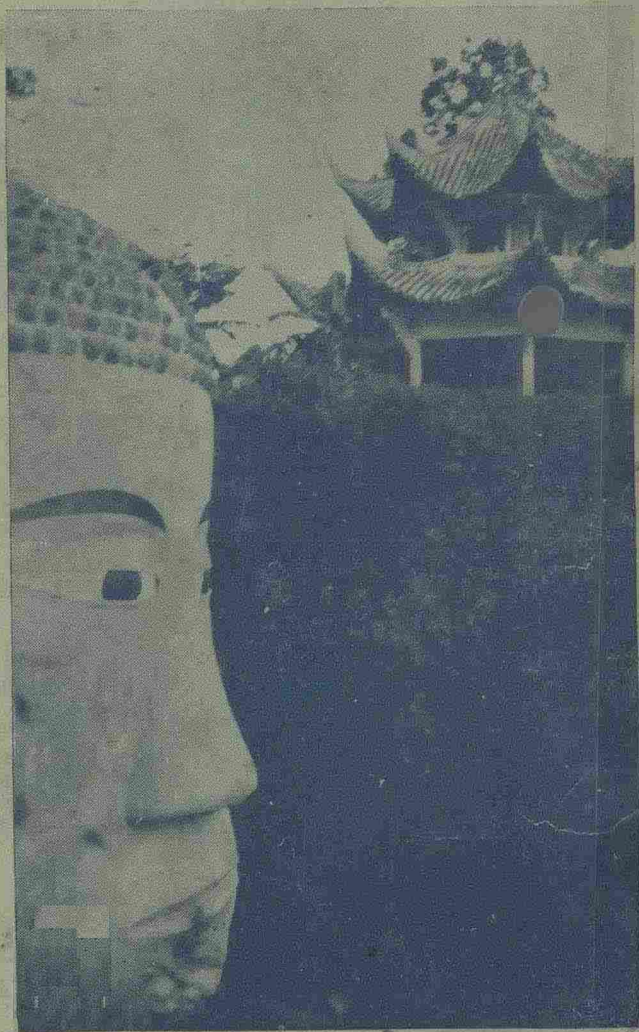


西行  
豔異  
記

支那の  
異



# 西行艷異記

第一册

第一部 四川西區情形

第二部 西康東部情形  
(未完)



在清季、有諸賢人陳國葆者、隨左宗棠入川、爲文案、以軍功得保舉川省知縣、頗有政聲、其第四子名重生、生於崇慶縣、自縣立中學畢業、卽負笈至日本習師範、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春、其父國葆死、重生西歸奔喪、年方十七歲、中英文俱已有根柢、性好奇、有四方志、遂以是年夏同英人韋爾教士等遊歷川西松茂等處、旋入川邊、得與蠻女杜幸生結合、賴女贊助、遍歷西藏青海新疆內蒙等地、沿路日記積存四十萬字、風土人情之奇、山川物產之異、與夫歷史外交之關係、詳搜博採、多爲書報所未見、誠補徐霞客遊記所未備、可供目下留心邊境者之參考、非第可作筆記觀也、今作者供職於新加坡裕記公司、及台山學校、年僅二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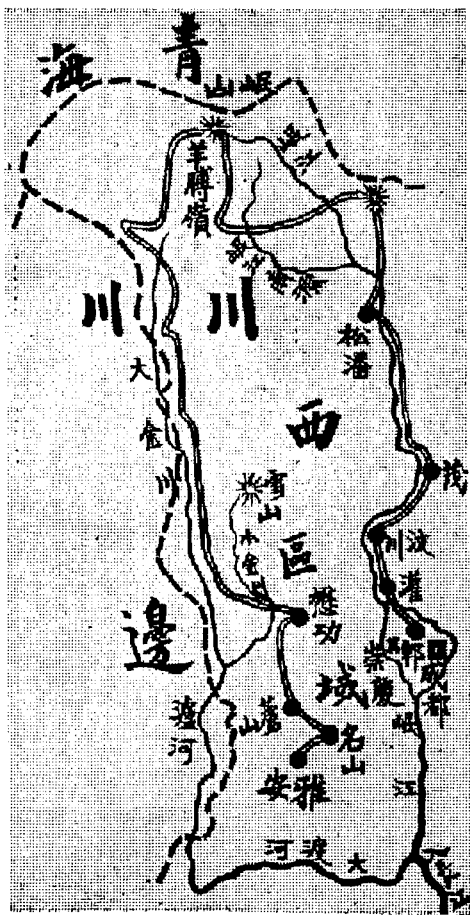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二・二一、編者識

余幼狂放不羈、而性又好奇、每思爲人所不敢爲或不易爲之事以自娛、民國十三年、自日本歸國、即欲爲步行遍全國之實現、十四年夏、遂走川西松茂等西番部落、凡有見聞、輒記手版、雖遇艱苦、亦未之間、日積月累、遂成萬言、十六年渡歐、此稿藏之篋中者、凡二年、今年六月、余兄秋水來婆羅洲、囑余譯原稿爲華文以餉國人、余自維識淺、茆茆所述、皆屬事實、山川風土之異、人物自然之徵、或可供留心國土之愛國者及從事新園地開闢之專門家之參考、亦未知也、譯成之第三日自記、一九二九·八·二二、重生於婆羅洲之舍門、

# 西行艷異記 第一部

## 四川西區情形

經歷：邛縣 灌縣 汶川 茂縣 松潘 懋功 蘆山  
 名山 雅安 大致如左圖



■羨慕哥侖布……魯濱孫……扶餘王

余幼慕哥侖布之爲人，嘗就韋爾敦帥及其夫人韋爾敦僕，索談哥侖布軼事，每當一談告終，輒低徊嚮任。久之，欲以哥侖布之遠涉重洋者，步行遍吾國。倘在旅次中有新發現，則爲魯濱孫，爲扶餘王，甚至在極好之機緣中得爲一華盛頓，此生此世，願亦足矣。然十年來奔走咕嗶于唐山大連橫濱間，無暇亦無能力可償此夙願也。

■母親再三阻止……意既決……終於成行

民國十二年，余自橫濱歸國，適吾兄招返成都共襄政事。十三年秋八日，始在戎馬倉皇中抵成都。時藏兵犯西康，勢銳甚。余兄之軍隊已調至川西之松潘汶川等五縣駐防。松汶之民，與西康同種，蓋即古三苗裔，西藏族也。其性質習慣風土人情，與藏極相似，余乃定至松汶游歷，再轉道至西康，相機由康入藏，歷西北各省，以踐余跋涉萬里之志趣。意既決，余母不可，至再至三，始成行也。

■十四年夏……偕美教士布爾等由成都出發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余整裝竟，同季平芝卿雲鶴三兄，及美人布爾教士自成都啓行，徒步出西門。余等五人皆步行，僕從三，行李七。五人中

布爾教士年四十爲最大，季平二十，芝卿二十二，雲鶴十九，余最少，而談話又極多，游興亦最濃，途次尚不寂寞。

■到郫縣……見杜鵑城……漢代楊雄之故鄉

是日行五十里，宿郫縣。郫爲秦代所名，古蜀帝杜宇舊都也。今縣北高可丈許之杜鵑城址，即其遺蹟。沱江之南流，自灌縣來，經縣南向東北行，俗呼爲郫江，又名外江。全縣農作物，冠川西十餘縣，尤以蔴及菜油爲大宗，川流交錯，地土豐沃，平原連阡，一望彌綠，溝溪四列，綠燈張如蓋。糧之牛植極速，年初雨水節插苗，年冬即可大至三四握，農人多伐爲燃料，其性喜水，濕潤則之生殖，有如上速度，若在乾燥地，則亦不易壯大也。漢代楊子雲，即郫西鄉人，名雄，治經有待，嘗作太玄經擬易。

■一百零五橋……到灌縣……信佛人多朝山去

六月廿六日，自郫縣西北行，凡八十里，至灌縣。沿途有小食攤及酒飯店，余等午餐，鷄一及鷄蛋十五，青菜數事，爲舖，價僅制錢二千文耳。由郫至灌之大道，多爲平面石版鋪成，闊者可七八尺。有石橋七十一，木橋三十四。道傍多柏樹，青葱蔭蔽，可籍行人休息。大道上往來者甚夥，肩挑背負，居十之八九，十之一二爲卒青城朝山進香之優婆塞優婆夷及遊灌江之客，後者多有代

步之轎及車。

朝山者，着緞衣，首蒙黃袱，或黑紗，腰繫黃布袋，袋上繪八卦，四角分書「地水火風」四字，袋內置香燭，經錢紙，頸掛蒲票製成之唵佛珠。珠凡一百零八粒，每輪一珠，則誦「南無阿彌陀佛」一句，謂之「轉佛」。彼等信念朝山可免禍爲福，可長生不死，可爲佛爲仙。每羣必有二專以誘人朝山爲業之道婆，彼等自號曰居士，男居士所談者，大都爲閨閩事，女居士所談者，則不曰「我之女多麼賢惠」，「她之姑多麼不好」，必曰「我之媳多麼不知事」，「總之皆已好他人不好之詞也，余甚惡之。彼等見余等以肩荷行李，而人則步行，汗流頰，皆大笑，似笑余等之不知享舒適者，余乃促躡行，逾時，始越彼等而前進，抵灌縣已燈火萬家矣。

■四川各縣多有塔……文峰？文風？文氣？

灌縣西三里有灌口山。縣城傍山而築，山之東麓入城中，可五百丈。杜子美詩云：「江從灌口來。」郡縣釋名曰：「秦蜀守李冰鑿離堆山，築離江堰，分岷源數十脈以灌益州千里之地，水中此出，故云灌口。」灌縣城跨山帶河，西北面臨岷江，而奎星閣在城中最高之山頂，遠在十里外，亦可觀之。余嘗詣四川各縣之城有一特點，即城外高地或高蜂建塔是也，俗謂塔爲文峰，有塔則所出之



文人必多 迷信者埤葬父母，亦必以向塔爲後世子孫有文氣之卜焉。

□川西一最大商埠……蠻女不可犯……犯者骨折

灌縣居岷江右岸，爲川西一最大商埠 川西二百餘土司之貿易 罔不交集於此 縣城不啻一商埠也。進口業以茶葉棉布煙葉鹽米草鞋爲大宗，出口業以藥材木材五金鑄牛羊皮毛爲大宗。蠻人之市貨者亦麇聚於此，皮帳櫛比。西門外漢商之狡滑者 每故貶蠻貨之值而倍高己貨之值，近年蠻人漸有知識 一切貿易 均有莊口堆積及交易價格之評定。其婦女初來，類多偃臥於地，不設帳幕，漢人就而淫之，伊亦不敢較，近年有犯之者，則攘臂劈擊當者骨折矣。

□川主大帝與二郎神……導岷江……有功於川人

二十七日，在灌縣休息一日，劉敬輔來邀遊灌口二郎廟及離堆山。劉故爲余父之戈什哈，以軍功薦任守備 故待余甚恭，上馬下馬，均親來扶掖。二郎者，秦蜀守李冰之子。冰知天文地理，繼大禹鑿河，導岷江爲二十一流，以漑川西二十餘縣之田。川西在中生代本屬死湖地，後因地質變動始乾涸成爲平原，岷江橫越走川北，下長江，數千里之弗得灌溉，冰乃鑿離堆山腹爲河，引水出平原，於是一片廣漠，悉成沃土，冰之功大矣。川人追念其勞，祀冰爲川主大帝。傳者又謂冰遣神役鬼以鑿山，實二郎之神通爲之，又謂伏龍觀下有龍被拘。

得不爲民害，冰子之法力也，故祀冰於伏龍觀，而特爲廟以祀二郎焉。此地之風景絕佳，江流有聲，峭壁千尺，水湧波平，山青似二月春初狀態。

■索橋十七丈……如蕩秋千……初登者心驚膽戰

出廟西北行，渡索橋，橋徑以竹纜結之，八纜爲底，橫結小纜，鋪木板其上，左右置繩欄。橋長十七丈，人至中點，橋身左右動搖如鞦韆，人馬安渡若素，然初至者觀此急湍奔浪，輒不能不心悸也。橋之上流十餘里，有飛水岩，水流極陡峻，天然水力，可供發電用，聞有人建議利用此水發電供給成都工廠用，惟開發工程，則尙需時日耳。

午後遍游各街，購楚玉器多種，楚卡爲本地所產尙未完成之玉也，是晚，余就一平面玉鐫「四川第一長途旅行家」九字章一，以誌余之此行。此後凡發表報告均蓋此章。

灌縣富岷沱二江分流之衝途，扼全省西北之鎖鑰，松茂七屬三四千里之進出口物均匯集於此，實四川西部之一重要商埠也。交通有灌成灌崇（崇慶）灌彭灌松等舊式大路，交通運輸器具有木船、鷄公車、轎、高車、挑足、（苦力）騾馬、牛驢。（驢極少）近年西人競來伏龍觀一帶設教堂，開醫院，聞將闢別墅爲避暑之需，川省當局，亦有修築成灌馬路之議，交通如一臻便利，松茂一帶數萬

萬元之年產，立可輸出以救濟各種新需要之費用矣。

■青城之峰三十六……瀑布如練高懸千尺峯

二十八日、季平之戚楊石侯作嚮導，約余等游青城山。青城之峰凡三十六，遙望如新筍。堪輿學家謂之滿床牙笏，信然。出灌縣南門，渡河前進，行六十里，止宿於楊君之友鄒孟孚家。麥飯菜根，饒有山居風味。主人殊落拓，晚餐後，導觀具花園，有亭三五點綴綠蔭間，溪水泓泓，迴繞門前，門對面有一高可八九千尺之山，瀑布如匹練懸千尺岩上，水接人澗處，激起浪花數丈，爲聲如雷鳴，然在室中，固不聞也。山上青點甚多，蓋居民所種之玉麥。

本日所經，峰連岫接，奇勝不一，道家者流，稱青城爲神仙都會，良非虛語。加以重岩覆澗，遠近莫測，梵宮古宇，點綴森翠綠陰中，山迴路轉，層出奇致，令人謳「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句不已。

■山溪曲折……牛背村童……如畫圖上行

七月一日，星期一。晨五時起，主人已備具早餐矣，並饋余等以水蜜桃，人各八。六時半，辭主人，復南行，十里觀音堂，又三十里關帝廟，又三十里集善橋，又二十里清風嶺，是晚宿嶺下一農人家。自關帝廟至天師洞，凡九十五里，路極狹窄，裁尺許。行李至集善橋，易車而挑，挑者年約四十，力甚大。

三車行李，彼輩二人挑之行甚速。余等奔赴尚時時落後。彼之皮膚作黑黃色，蓋一日炙天然火腿也。

此等路徑，多沿山溪而行，迴環疊折，順山勢之起伏爲路，兩旁茅草深蔭，間以杉柏松榆之屬，開曠平坦之地，多植玉麥及黃豆紅豆等植物。在曠畝中耕耘者，多爲男子，間有婦女攜小孩行路，俯拾乾樹枝，或喚鷄喚豕籬落卜，小兒三五，騎牛背嬉笑，所觀所經，極盡書圖風緻。

清風嶺爲青城最末之一小峰，余等午時，天已昏黃，略辨嶺巔及僧院一二點燈火而已。

□持火把登山……白光如雷……頃刻通明日出時

七月二日，星期二。晨四時登山巔觀日出，極有奇趣。先是大地昏黑，莫觀四周，余等持火把登山。俄而有白光發於東南山壑，行甚速，倏忽已進第二山，又倏進第三山，第四山，第五第六以及余等所立之山，白光所及，萬物均豁然開朗，以次在數秒鐘內，一切一切均依上述之現象而一一呈獻其真面目於吾人眼前矣。

晨餐爲玉麥釀及馬鈴薯肉湯，佐以酸青菜及二季豆米，季平犴嚙盡二器。主人來告示等，以登山不宜過飽，否則恐有肚痛之患，並折荷葉裹卡麥釀十餘

枚、置行籃中。

■奇竹！……方扁有刺！……苦茶！……野苦丁菜製

今日之行李，已易挑爲負，出門即沿山溪行斜上之路。十五里中峰寺，寺藏於竹林中。竹皆方而扁，節有刺，生筍極多。寺住彌勒佛，大肚隆起，笑口常開。佛所誦無衆生相者耶。寺築於道光中，年久失修，殿摧桷崩，荒蕪滿目。住持爲一半聾之老和尚。余等索茶，與談數次始得盂茶，茶味苦齷甚，詢之負行李脚夫，始悉茶桿乃野苦丁菜製成。

出寺西南行，十五里，至三大坵，又十里孤鶴頂。又五里即元明宮，祀太上道君，及呂純陽，葛仙翁諸塑像。地在山陽，樹木幽深，至有雅氣。住持名劉玄真。全宮有屋四五十間，有道士三十餘人，除炊飯種菜清潔看守等各專職一如僧舍外，其大部分則每日早晚須拜神誦經靜坐養氣，彼輩中道行高者多能通慧。余聞其和神樂，顧而樂之。有道侶名宗林者，是夜授余以吹笛諸法，并贈一笛，笛爲蘆葦製，漆其徑，音嘹唳甚。是夜月明如畫，宗林出鐵笛吹平沙落雁曲，音颯颯有聲，余甚異之。

■元明宮……上清宮……天師洞……道教上之附會

三日，由元明宮南行，沿山坡而上，十里一盞窩。窩大如一碗，貯泉水涼可

震齒、清徹如翠玉，余等七八人更番吸飲，不見枯亦不見溢也。又十里天井坡，坡上有古井，天然一石所長成，有三刻痕，似字，然不復可識矣。又八里黃金岩，小憩，問土人，始悉土人曾於此岩下覩岩上黃金燦然，及再過不復見，因名。又五里洪洞，有石裂罅如洞，泉水自洞出，水流細而音亮。又五里上清宮，宮之規模，較元明宮小，而幽雅過之。自元明宮而天師洞，先後越五山，青城諸峰，以此峰爲最秀美。上清云者，謂「太上一炁化三清」，上清三清之一也。上清宮午餐後，復行二十里，至天師洞宿焉。洞祀張天師，即漢末傳符籙之張道陵也。出而四望，趙公山（即封神演義上之趙公明）在其南，六頂山在其西，牛池山在其北，龍樓鳳閣在其西，蟠龍山在其西北。天師洞之左爲楠木崗老霄頂諸峰，若旗、若鎗、若鼓、若鐘、若馬鞍，若前代之紗帽，萬象畢陳，星羅旖旎，誠大觀也。本日所經，荒蕪居十之八九，惟多大木巨杉，及松竹之屬。天師洞下有三天門焉。

□石達開之同志……蕭觸遺詩……虎虎有生氣

四日 布爾教士因串先返灌縣，余等失一好伴矣，余乃代布爾任看護，季平任交際。早餐前遍游各峰。十一時決游六頂山，遂僱嚮導經捷徑登山。（由大路至六頂，約一百五十里，捷徑祇九十七里，但草路難行耳。）出天師洞而左

、十二里至紅岩子。又卅里紅紙廠。又念八里白雲菴。菴在小六頂下，屋小而腐，僅餘十七椽。東壁有詩，字飛走如龍蛇，爲雲南人蕭觸絕命詩，詩云：

「萬里秋風送馬蹄，拋戈廻首白雲低。未爲像讓先亡趙，欲學田單獨下齊。怪石有形龍已去，落花無語鳥空啼。而今天雨英雄淚，林咽泉聲着百谿。」

詞氣殊悲壯，英雄末路，亦可傷矣。觸爲清咸豐時人，以書生仗劍從石達開入川，兵敗竄川南，投劉短縫。縫既殺清昭勇侯楊大寶於嘉定，欲入成都，旋爲清兵所敗，乃竄青城。觸屢上條陳，不從，後爲清兵躡及，觸題詩于壁，自經死。題詩之日，迄余至日，恰爲廿六年，字猶如新，良可異也。

小六頂至大六頂顛，尙有三十五里。出菴而西，即上山大道，山已開半月，游人及朝山之香客甚多。（開山即開始朝山拜神之意。）沿路有小茶亭，但所飲者非茶而水耳。五里草棚子。又五里九龍樹，樹夭矯如龍形。又六里大蓮花，一天然石蓮花也，有枝有葉，橫撐路左。又三里觀音殿，山至此陡壁立。殿建於明初，旋爲兵所燬，今僅存一神牌。由殿後北上，行者左右手交替攀援竹木而上，路在溝中，若大雨，則爲瀑布所經，不能上下也。行二里，天門石，又一里，大殿。

□明人張三丰之木牌……因日光變色……四五百年不壞

殿跨石峰 依峰之峻峭刻爲神座 祀觀音三丰純陽雷祖諸神。佛座後有張三丰手書之佛字木牌 大可二尺許，舊懸石上。歷四五百年不腐朽。寺人乃遷之寺內。其字畫每日依太陽光線轉換綠紫紅黑黃藍各色。佞佛者以爲求雨之具。如某處旱則以鼓樂迎佛牌歸祀之，待雨後始送之歸也。三丰初人，有道行，洪武中嘗予明太祖以種種親骨肉求長生暗示 太祖不能從，乃入川。三丰有幻形術，嘗於同時化身至三十餘形 土人因附會之，謂觀音殿爲三丰由清涼山移至者。寺之住持，名海空，有異行，餉余等以紅薯及苔湯 薯大可二三十斤，七八人健啖果腹之伎，僅啖去三分之一而已。湯以河苔煮成，味如茗菜。

□大雪山終年白頭……大霧迷人 聞聲不見

山高可九千尺 在青城之東，俯瞰羣山 皆環拱足下，川流如帶，田小如米點，附近之縣城市鎮大裁若土地祠，山川巾野，歷歷在目，目力所及 可百五六十里，若假望遠鏡之力 則在二百里外。大雪山自西來，橫峙一方，白雪皚皚，經年不消。季平躡山後一洞中，霧忽由洞外溢，季平爲霧所迷，立失知覺。扶掖歸寺，寺僧飲以土茯苓湯，神志立清，亦云奇矣。山前有分州人來此求雨，放鐵銃四五，大霧忽四合，對面咫尺，可聞聲不可得見人，風景遂不復可



觀。殊敗人游興不淺。

■怪力亂神 和尚談吐。可發一笑

入夜、寺僧安置香客五六百人於廂廊下、席地招余等飲清茗於其方丈、彼善談、所談皆有味、茲略記如下：

雷祖之像、初爲棗樹 三十年前爲雷所霹、焦黑之點 宛成一持鞭猙目之雷祖。

每年五六月、各方之神、均來山朝觀音、神來必以夜、每夜必有神來、來卽由屋頂翻屋蓋而下 屆時鐘鼓樂器截然自鳴、膜拜聲隔室可聞 香客皆股栗不敢偷視 天中神去、樂又作如前。

牛池山有狐 已壽六百歲、上身姣好如小女子、左足亦女足、惟右足猶爲狗蹄。彼於每年六月六日來此、日子子步行。三年前 有人遇之 偶起淫念、身麻木如被縛、駭極大號、同行者聞聲而下之見、四覓亦弗得、僧乃告之、梅、倏忽間人已在面前 惟兩股已削去弗能立矣。又山下有農夫數人耕於野、仰見有黑雲如傘蓋、高二丈、行甚緩、羣疑爲狐 一人取獵槍擊之、黑雲旋散 俄頃大雨雹、擊者之玉麥苗盡爲雹所毀。有小狐七八、壽亦在三四百歲上下、常幻形求食 然不爲人害。一狐以靈芝草（俗謂此草爲仙草、服

之者能長生不老。通體透明，生近沙地，爲贊、受教於大木坪劉抱冰學易、宣統二年、劉病故，狐他去，草亦不見云。

夜半，余等展僕被寢廊右，朦朧間，忽有大聲發于正殿屋頂，未幾，風雨聲大作，人亦入催眠狀態。晨起展視，則大殿之蓋，已完全爲風揭致寺後，蓋本杉木皮，上壓五六十斤大石者，僧云「不要緊，今夜神自蓋之，言下似有十分把握狀，惜余等今日又須下山，不克親僧語之驗否也。

■五英里之山洞……千尺高岩……難得登臨

五日，晨起，復攀援下山，下十七里遂趨昨日未經之新徑，至董洞岩。洞深約五英里，外大內小，不易入，上有千尺高岩，崢嶸削矗，寸草不生，土人謂爲董楊洞主之遺址。有廣陵宿生同友人二三於己酉（宣統元年）夏月游山經此，題一詩於岩上，（岩甚高，題書頗不易，宿亦奇人也，）詩云：

萬丈鴻賓意氣雄，光芒直射斗牛宮，待到明年春雷動，殺卻胡王上九重。  
洞前有小溪，水聲潺潺然，有水點滴岩下，清脆悅耳。沿溪而上，五里至鷄池口，以產野雉著名。口外有磨麥麵之磨坊，坊大五丈許，磨大如桌，磨之下扇承於柱，柱豎溪底，下端有輪，坊之上流爲小溝，夾溪水入溝，急流入輪，輪轉磨上下扇翕轉，麵粉悉率下矣。據言每日能磨玉麥六石，輪轉時附帶打麥春

粉碾粉推漿，吾人見其一往一來，輒冥想汽力原動之不難明矣。

□作弄吝嗇人……召鬼來？……破費十千錢

地保王三皮來招待，餐於其家，佐餐之物，有腊肉岩驢肉野雞肉方筍軟薑六二韭苣苣簾等品，吾輩食之殊無味。且雞蛋既用油煎入鹽之後，復加黃糖猪油，余舉箸即棄下。王君言鷄池口在清初極繁盛，因避張獻忠之屠殺，入此藏匿者逾三四萬人。乾隆中，有吾岩道人者，具黃教吞符勸咒之術，授徒極多，其弟子李法師即此地人，李初爲有名之獵人，受術後，技益精，人莫敢侮，彼嘗以術凌人，父子可變爲仇敵，兄弟夫妻可以反目相爭。有吳翁者，性吝而深惡之，從不與言。會翁百歲，其家屬循俗召巫師四十爲祝齡添算之祈禱，李近其門，適樂大作，李指指門石，石飛舞入門，破諸樂器，巫皆奔避，主人知李爲難，跪逆之入，款以酒食，則樂器如故，紅燭猶高燒也。李去之次日，闔室鬼聲大作，走告李，李不之顧，哀而號，并餉以黃酒，（爲本地極名貴之酒，）允以夕至。至則索謝金，主人允以制錢一文，爲收一鬼之代價。天晚，入中堂，熄火，出袖中尺擊地，撮米洒水碗，鬼啾啾人，李口作叱聲，則悉倒擲李前之土櫃中。夜將半，候人之鬼猶林立，主人託辭使李稍憩，乃更謝金爲制錢十千，而李以完全盡收諸鬼爲條件，議既成，復熄燈擊地洒米如前，久之，始來一鬼

、後索之久久，鬼永不復來，主人始知受李之誑，然亦無法卻之也。

□變戲法？……戲及其妹……死於野牛角下

李有妹，美而慧，亦通術，常扣繩爲結，一繩可扣十四五結，懸諸叢莽間，信宿往視，一結繫一雞，母或誤。李日與友戲，適崗下來一婦，友勸李作法，李不可，友羣笑之。李怒，削道旁竹插於地，以刀削其顛，則婦停而脫帽，李再卜削，則婦脫衣，脫袴，及鞋，解裹足布，淨盡，有頃，李斂削竹，婦亦漸加鞋袴衣冠，及行近，則李妹也。李慚無可自容，妹亦面亦不語，疾行去，蓋妹雖受術，心固了了也。次日，李復獵于牛池山，妹傾其水碗，李遂爲野牛所及，角穿心，斷腿狂奔，同獵者奔告妹，妹急以圍布注缸水馳至，則李顛已碎，身毀成片段，不可施治矣。妹痛哭，以刀截髮，指山石，遂逝去，不復知踪跡，而野牛亦不復至牛池山云。

□紙廠中可見……經濟程度低落……財神！

沿溪西上十五里紙廠，廠大十畝，爲極舊式之廠，有工人四五十，年產萬担上下，（囤擔五十斤，每斤一百二十頁）值資在一千五百千左右。工人工資年最高十千，最低三四千。紙之原料有拐棍竹百加竹荊竹三種，而以拐棍竹製毛邊紙，百加竹製貢川紙，爲最佳品也。廠主姓馬，綽號財神，以此微貲本而得

此關綽稱號、人民經濟程度之低、於茲可見矣。

■黃豆在長頸甕中……一夾一粒……難得！

是晚以前途無人家、遂宿於此。天晚、工人羣聚浴於廠側小溪中、浴罷、競呼吃黑飯。余詢其故、始知土人以俗呼夜爲黑、而夜音近爺、工人均就食工頭家、如呼夜卽工人吃虧也。飯爲玉麥破粒米和白米蒸成、極硬、菜則方筍之外、有黃豆、豆貯於深頸之土甕中、人手雖靈敏、然一箸只能夾一粒、工頭之狡智實無以加矣。廠主款余等於辦公室、工人羣圍火爐烤火、時太陽炎威猶未全退、汗猶涔涔滴衣襟、彼等竟烤火取暖。俄而火漸熱、溫度漸高、羣挽袴管全勝際、又漸脫其袴、又漸脫其衫、又漸以手極力揉胸肘及腿、余注其揉處、已紫黑斑斑、均火力所灼也。余乃加入其羣、彼等極謙和讓坐、且奉余以葉煙、(旱煙)彼等對余之問詢、極願答覆、且攀余之眼鏡、互相駭語驚視、余以極和藹之態度及言辭詳爲解說、

彼等言此山多鬼、屢爲人害、夜深開門外出洩便、常多不返、天明覓之、則或坐於路角石上、或倒插溪中、其惡作劇者則生殖器已捶破、巨石納肛門而死。○并誦第二廠(距此廠十八里)中人常在廁所爲鬼所雞奸、鬼似侵佔廁所爲根據地者、故如廁吸煙、鬼則奪其煙斗、吸聲噴煙、一如人、人偶反視、則耳光下

矣。鬼極喜摸人臀，其喜人奉承，偶誤以一二語，則煙斗奉還，臀亦不遭冷手。極摩矣。余笑不可仰，其鬼歟，其花木之妖歟，抑山精與魑魅歟。

□三國時之板門關……埋卻多少英雄事業？

六日、出紙廠、西南行、登石級、涉亂流而上、行三時、才至十八里許之板門關。關在牛池山西麓、南連火峰嶺、北走烏燒林、地勢險峻、在弓矢時代、誠有一夫當關萬人莫過之概、然不足以語於科學發明之今日世界也。關爲石鑿成、有明洪武三年碑刻一、據稱關建於後漢姜維手、爲漢蠻交界地。余瞻視其左右、似有營壘遺跡、惜蓬蒿三丈、松杉四圍、鬱鬱陰森、埋卻多少英雄事業也。

□霧瘴有毒……食瓜後忽然暴腫……可怕！

季平自前日爲霧所迷沒、知識減少、下頰腫痛。十二時、羣憩關下五里許之柴洞溝側、小工以手抓地瓜、余等仿之、地瓜大如酒杯、皮青紅、成熟者全紅、藏糖汁極高、季平食後、下頰暴腫、突出長幾及肩、小工駭告、此霧瘴也、不速治必死、羣懼傳染、遠避去、余以職責（看護）所在、調大黃黃蓮末敷之、飲以清涼露。是晚以陰雨未再前行、就宿道傍輪棚中。棚闊可七八丈、隔爲三間、一爲廚房、及食堂、一爲宿舍、一爲貨倉、棚主未歸、主婦逐余等人宿舍。

休息、余等告以就宿意、彼立應無難色。俄頃主人歸、歡然道契、露誠樸氣、山居人敦厚、信矣哉。

主人胡姓、爲距此間八十里之胡家寨人、彼等來此才十餘日、有工人二十三人、男女老幼俱。彼等於每年搞過第二次卡麥苗後、即來燒鹼。鹼之原料爲生靑草、燒鹼者以長二尺之撲籬斬草、就日曝乾、焚之、置灰於缸、缸底側鑿小孔、以曲尺之小竹管挿孔中、注水於缸、水濾灰而出、凡三濾、入最大最厚之黃鍋、燃薪煎之、一日夜而結爲與鹽相似之固體結晶物。平均每十工一日爲一丁可燒一鹼、(一鹼之重量、平均爲百五十斤、)一鹼值制錢二千文。斬草期約自舊歷四月至七月、七月後草老無鹼矣。工人工資較低者、月得制錢五百文。彼等之飲食衣服極爲可憐、每日三餐、飯爲玉麥米玉麥餅湯、或玉麥饅、菜則野菜及黃豆二季豆、無豬脂、即菜油亦不常有、鹽則一斤爲一方、煮菜之先、傾半杯水於鍋、以力鹽入水、七八秒鐘後即促鹽起、其味淡如無。開山斬草之日、棚主以一雞及豬肉酒敬高山大王(神名)、主夥共享祭餘、以後濾水之日食肉一次、結成固體入包之後、再食一次、棚主以苧麻布衣一襲及草鞋一雙獎夥工、以示酬勞意。

□婦女以數嫁爲榮？……不則爲人鄙視……生育苦

棚主年四十五、主婦年五十、曾嫁人一次、棚主則其第四夫也、伊言婦女重婚、俗所歡喜、如畢身不重醮、必爲人所鄙視、同性者不與言、異性者視爲忌諱、噫、此地猶川西之邊隅也、胡爲乎風俗之異一至此哉？伊十六嫁人、至今凡生男十二、女七、伊向余求停經藥、豈伊亦深苦生育耶？惜余醫術不精、而所帶亦無此類藥、默無應之。伊似極重視余等少年者、季平是晚呷吟終夜、伊助余扶之溲便及煎藥飲湯諸事、可感也。

○土人衣非半腐爛不脫……不洗不浴……懶極矣

七日晨起、季平欲前行至三江口、轉道赴灌縣就醫、余乃雇人負之。負人者、土名背人。負人之坐具、土名背子、以木作架、布縛架四周、人坐架上、以手伏負者肩。惟此地人不知清潔、新衣上身、非至爛腐不脫卸就漿洗也、頸後垢膩積四五分厚、余笑謂季平、可就其頸上之原料、做成絕好之手工也。行二十九里、至鐵門坎、又十里梭羅樹、又三里黃洞、又十里大十廟、又五里齋子口、又二里三江口。

○四百餘條蛇……大者如井口……見了又驚又愛

本日所經、均爲草木茂密之荒地、蛇及螞蝗極多。梭羅樹至大王廟一段、見蛇四百餘、大者如井口、小者如指、長者可八九丈、短者三四寸、或盤地下及



石上、昂首吐舌、或下垂樹際、或疾行如風、或蹣跚河畔、色則或黃或白或灰黑或青綠或紫紅或紅黑、燦耀光芒、令人驚駭之餘、愛賞不置。螞蝗最令人厭、偶不謹慎、即被鑽入皮膚、被吮之後、流出之血、與被吮之血相等、彼之身極細、由毛孔入皮膚、凡草木石上均爲盤據之所、彼能令人喪失精神氣力。

■煤鐵礦二三百里……極大之森林……無人過問

三江口在灌縣西北二百八十里、汶川西南四百九十二里、懋功東南二百一十五里、爲揚子江上游之第二匯合處。自松潘南來之黑水及理番來之水、與青城山脈來之水均匯於此、江流約闊八十丈、深三呎至五呎。江頭有市、市有人家二百餘、多業商。此地有極富之煤鐵礦、礦脈綿互青城左麓、約有二三百里之廣。又有極大之森林、木之大者可十餘圍、木之種類、以松杉扁柏刺柏椿桐茶爲最多、惜以交通險阻、任其老枯荒山間、莫之或問。

■遇舊友……第一次見蠻子……跪而迎客……

下午三時、余等入市、初憩許敬三家、買馬送季平赴灌縣。旋三江口土司王墨泉來訪、并邀余住其衙中。王故銅靈山土司索懷仁之弟、索則余父之義子也。王去未幾、即有四五土人來、余等呼土人爲蠻子。蠻子同一通司來、通司任翻譯、得余之同意、指揮同來蠻子、搬移行李。蠻子至余前、跪而陳歡迎余

等赴衙之詞、詞畢、以兩手據余足、余令之起、不起。余等先出、彼仍跪行、置行李於首、隨余出、余以詢通司、則此地當差者之行動固如是也、噫、使日本下女見之、必謂吾道不孤矣。

未幾入衙、王逆於門前、作揖叩頭爲禮、余點首答之。衙爲平屋式、大堂二堂花廳簽押室位置井然。王爲漢族、官於此已卅七年、鬚髮日斑白矣。有十三人、長在灌縣所立高小校肄業、二在衙內從師誦讀、師爲滿清一不第秀才、所授盡四書五經三字經百家姓等類。王之三子年已逾三十、而所誦不過大學、認識之字、不逾二千、彼翹然自負、見余年幼、屢抄字考余、余笑置答、其父怒訶之始罷。

是晚、于土司宴余等、饋爲九大碗、(川菜名、凡念八事、計九碟、五小碗、五中碗、九大碗、九大碗者、一鑲碗、二燒白、三雜會、四海參、五蟬蛙、六甜燒白、七全雞、八敦子、九勝是也。)且行酒令、加以拇戰、則儼然吾漢家氣象也。席間至有趣、蓋王土司恭敬沉默、有老世故老官僚態。塾師說話不離四書五經、擺頭若加圈也者、有寒酸迂腐態。王之三子無識而能自負不凡、有不慧而文態。余等狂放縱飲、嘻笑高歌、雜以譏諢、有玩世傲物態也。

■ 疊石爲壁……上覆杉木皮……屋之製造極簡單

予八日、星期一、晨起、甫披衣、則當差之蠻子、已首承洗面盆跪床前、余戲就其首而洗、彼無愠色、日有喜狀、噫、奴隸之於主人、其權威竟一至於此耶。○雲鶴頭痛、芝卿病瘧、余獨自外出、土兵一人隨。○土兵盤毛辮於首、纏以白布、布齷齪如墨污、身着藍布衫袴、滿耳草鞋、足裹布甚厚、腿縛綁布、名打裹纏子、面黃黑、皮膚極粗。○此種出藏族、即古之羌人之別種、無知識、蠢然不可究詰。○市民住屋、大都壘石爲壁、架木爲梁、上覆杉木皮、間有少許瓦屋。○全市之人口、漢人約占十之四五、衣服則漢人仍漢服、土人間有漢裝者。○飲食以玉麥爲大宗。○街道污穢。○余行甚速、市人皆駐足而觀、觀余裝束、若甚驚異。○一店名劉洪盛者、余入之、則草鞋大王之支店也。

□草鞋大王奇遇……煤洞中拾金……積成萬萬家私

草鞋大王劉姓、年已六十餘、住新街子。○由灌縣至新街子、北至松潘、西至懋功、均有支店、而新街子爲其中心焉。○大王初僅爲肩挑背負販、某年由新街子回、中途大雨、惶遽中避入煤洞。○山水大卒、漸入洞、幸洞上斜、大王乃摸索漸上。○久坐無聊、遂吸煙、煙火紅、忽覩坐旁有袋、探袋、石纍纍、大王不知爲金也、欲棄之行矣、倏忽間、思拾少許以遺鄉人、及至灌縣示人、人告以金也、大王則大喜、因以致富。○大王初自灌縣挑負草鞋至蠻地販賣、而以藥材

如貝母、虫草、麝香等歸、及富、不忘其業、遍設店於各地、營草鞋藥材及鴉片爲進出口業焉。聞大千之資本、至少什五千萬元以上。(約合一萬萬元以上、)店內儲鴉片七八十桶、約什五六百噸左右、然川中近年禁煙極爲嚴厲、輸出殊不易也。

□ 一徑疾趨蟠龍寺……山下熱……山上奇冷

九日、早餐後、余等應銅靈山土司索懷仁之約、別于土司而行。于土司備馬七匹、人各一、然馬在余等背後仍空騎也。畢令喇嘛及寨主于懋與土兵二名從。于土司送余等至三江口、行十里始返、可感也。畢令喇嘛在三江口之左、結喇嘛寺已十有五年、寺衆二十餘人、畢令爲之長、惜余等未去命略也。

喇嘛能漢語、謂三江口之西九十里、有蟠龍寺、寺之風景絕佳、而氣候亦異。余爲所動、以問雲鶴芝卿、均頷首、遂改道赴蟠龍山。山爲青城左脈之最高峰、由大堂迤邐而來、至山東二十里、倏然中斷、越五六里、頓起高峰、左尖刀山、右牛頭山、中則蟠龍山翼然峙青城之東南端。沿途荒草叢薄、路徑極窄。○馬上道、即絕塵而馳、土兵爲前導、馳甚速、余懼甚、兩手握馬鬚伏鞍上、中午即至山麓。

上山約十五里、路壁陡、股間起泡、皮亦磨作紫紅色、痛甚、雲鶴亦然、乃

由二土兵扶之。于寨主扶余，慰問備至，余猶賈餘勇，忍痛馳上。未幾全山半氣喘如牛，汗淫淫下，于寨主反令土兵爲余等加皮衣，彼等亦如之。稍息，乃漸上，覺漸冷。至山巔，則溫度在零點，皮膚作波縐，齒搏擊有聲，呼奇冷不置。俯視山下，驕陽普照，溫度猶必高亢在九十餘度上，斯亦奇矣。

□老僧入定廿五年……不死亦不醒……石達開之畫！

入寺 土兵即閉門，謂防虎肆虐。四大天王之左廊有老僧正入定，面目枯槁，衣服破敝如污塵，土兵謂此僧人定已念五寒暑，不死亦不醒。其右壁有石呆走筆大寫畫一幀，長約四五丈，千松響岩壑，一叟披紅風帽策杖行溪邊，簡古蒼勁之氣，蕭然逸出畫外。佳作也。或謂石呆即石達開爲僧後之別名，然歟否歟？畫之右角，橫書一詩，辭曰：

扶杖閱岩壑，臨流且漫行，自得山中趣，何知世外情。

款署山游，字亦遒勁，高人逸士之遺墨也。過二殿，即爲方丈室，寺僧海能肅客入。室之右端，鑿地爲火爐，爐闊可八尺，深約三四尺，燃料如人嘗之木條，可二三十根，呼呼作聲。余等得此，冷心始熱，頃間極艱之呼吸，亦較爲活動。爐之三面，圍以高可一尺之矮足凳三。爐之中央，由梁懸鐵鍊下垂，其端繫鐵鍋，（土名頂鍋，深而小，容量可一斗左右，有耳，）鍋煮水及湯菜。俄頃午

餐備、猪牛羊肉之外，佐以草菜數事。先食玉麥饅饅、繼食玉米飯、粗礪難下咽，然緩緩嚼之，亦殊有味也。

■駭煞！……老虎來……風聲如萬馬奔騰

天漸晚 僧之徒以跛足几來，又以木燈座來 燈座可重十餘斤。又以土燈窩來 窩注捲油少許，一制錢覆油中 束紙爲線，燃線，放光不大，熒熒如豆。聽窗外風聲如萬馬奔騰，令人遐想不已。海能之師祖，即慧法禪師，而姣好如美女 精律戒、善詞令，得清太后慈禧歡，騙得金錢珠寶不少。海能從慧法自京朝普陀，盜沉香珠付賭資，爲師所逐，輾轉來茲山，已念年。正洽論間，寺後壁忽有大聲，石牆簌簌墮地下，海能謂虎來也 伏於爐側之狗，即瑟瑟作抖。未幾虎以爪抓壁，幸壁爲厚二三尺之石版所製，否則危矣。

蟠龍山之氣候 約與內地相反，內地夏煖冬涼，彼則夏惡寒冬酷熱，山川之氣有所積鬱而不能洩有以致之耶。抑地球之轉動其有掩蔽之規角耶。夜深，海能之徒，以獸皮五六至，張火爐傍，皮內施臥具，尙清潔 速客寢，并戒余等勿翻身，防傾跌，爐內焚燃料一如日間。

■蟠香撲鼻……石乳成形……如男女牛殖器……

十日晨起，坐寺門，持鏡遠望，則尖刀山之高度，約高出蟠龍山七千尺（蟠

龍山約高一萬尺。雙峰入雲。怪石崢嶸。無寸草。蓋新生代火山餘脈也。牛頭山巴喇山頭猶有積雪。(二山均在一萬五六千尺間)。炊煙縷縷出岩角水溪。青白氣化蔽林莽。煞有美趣。坐三小時。猶愛賞不忍去。入寺後。香氣撲鼻。視之。則燒燔香枝耳。香枝爲本山之杉枝。杉之味有異味。焚之則香。若沉若檀。氤氳濃馥。沁人心腑。夷然欲超世俗出人世。香之爲用大矣哉。晨餐。覺玉麥籩之味。特甘。水清所致。海能裹七八枚爲余等作打尖(便餐之別名)。用并囑於山半即食之。山下之氣候有變遷。籩全山下。即劈裂。香味亦散失。余等折燔香多枝。貯盒中。由土兵負之。至山下。啓盒視籩。果已劈裂。奇矣。土兵以馬來。超乘尋來路。中途改道。沿河北上。甘甲柑柚溪。又十里水洞溝。又十里大扁岩。岩夾河而立。左岩懸石乳如男子生殖器狀。婦女無子者輒來此仰吸器中滴下之泉水。而右岩亦懸一像婦女生殖器之石乳。男子往來。往往仰首望。望輒笑不已。

■百歲人多……山居有益……何必求仙！

又十八甲寨子坪。就山陽列山爲三四十畝之坪。聚衆爲寨。立木爲城。削石壘泥爲牆。房多平屋式。室均祇一窗。堅固固堅固矣。其如不通風何。室中低濕。日光終年不獲一照。人畜茶居。臭穢不可嚮邇。據寨主言去此西南一百八

十里有老人寨，寨中人之年齡，平均皆在百歲上下，山居使人恬靜寡欲，寡欲則妄念不生，妄念不生則心不動，心不動則長生可得，豈獨駐顏而已哉。是夜宿寨中馬洪家，洪家業農，有梅蘭菊竹畫三四頁，象棋一副，三字經百家姓四五本，鑼鼓一二器。然已稱此地唯一之詩書人家矣。

晚間，寨主馬林宴余等，陪席者有私塾先生郎某，年已四十，僅略識之無，但對客殊傲慢，談話時頭左右搖擺，且誦其所撰擬之對聯，如「五客來寨中九碗擺桌上」等不已，使人十分討厭。酒後，彼忽高吟坊本千家詩上之解學士詩如：

「解開石榴殼 珍珠出蚌門。」

等俳句，殊可令人失笑。塾師放言「彼已進夔門，受清廷厚恩，至今國破家亡，皇上蒙難，彼寧死不仕民國，故垂髮辮以爲紀念。」言時，舉辮以示一尾。修然。實則此種人身牛，在民國世界並無立足噉飯地也。席終，老幼男女，都來環視。一老者垂長髯拂胸，髯白如銀，颯颯有所謂仙氣也。異而問之，則彼曾隨左宗棠征新甘回疆，後因受傷，爲一回民所救護，彼因感激而無軍事生活，從事農，日寫恬淡，今年已九十八，鬢髯猶如四十許人也。

十一日，由寨子坪前行，廿里三灣。又廿里掌老坪。又十里銅靈山，歇索土



司衙中署。同座有戚串隊子和先生同漢軍統領張丈秋聲、方自松潘回。張丈述今年春正月間、彼在大金川受叛夷之包圍、外援斷絕、糧食又盡、乃漸退至明甸西之剛克果山、據山爲陣、殺馬爲食、皮革青草均充食料、馬瘦人便視同甘露、困守二月、始率軍由山、百尺岩壁裹毡滾下、突圍生歸。言時日、炯炯作光、示艱苦狀、余等爲之肅然。索土司領其姪索高來拜。其子已歿、一寡媳及遺孫尙存。其姪年二十八九、面貌與漢人無殊、少年英俊、將來可大有爲也。

■蠻人不蠻……有義氣……漢族多不明事理

午餐後、相率遊覽銅靈山。山爲青城山脈之最東餘脈、高出海面約在一萬尺間。土司衙署約在四千米高之山麓、依地形之紆曲迴環高下、建築迴廊樓臺、遙望近觀、均有雅趣。土人呼索土司爲老大干、途中人問土兵、馬到何處去、土兵答以到老大干那裏去、人皆對余等特別恭敬、蓋余等爲其老大干之座上客、彼待余不恭、即不啻不敬其干、專制之酷、誠有如此。

日來旅行各地、深覺土人性質和易、頭腦雖簡單而對人尙不落漠、廣交游、喜結納、情感好動、無論何事、有一人倡之、則所在之人皆和之矣。故無論何人、假使與某寨主某人發生惡感、則全寨之人皆爲仇敵、全寨之人、不問事之之是非曲直、惟覺彼全體中有一人被人渺視、即不啻全寨被其輕視。過去漢蠻

之出，常常發生鬪毆事實，而漢人常指摘蠻人，謂其不講理，發蠻性，實則漢人不明事理也。

■蠻人喜吸煙……小兒亦嗜之……又喜牛奶酒

土人對各有一共同之習慣，即奉茶（白茶）敬煙（葉子煙）是。土人嗜葉子煙，雖三五歲小兒，亦喜吸。昨日經過一家，有小童裁四歲，抱頭大哭，問之，則欲吸煙耳。土人嗜煙若命，而不知種植，凡所消費，均須斥資，如以一人全年消費量計，則吸煙之費，可抵兩年之衣服費矣。（土人吸煙，人有煙桿一具，將煙葉裹成小筆管大，七八分長，插煙斗內，燃火吸之，一日夜平均吸九次至十一次，每斤煙葉值制錢二十文，至其衣服一着全身，終年不換，衣不爛不去身也。）

是日余同陳子和先生飲奶酒。奶酒者，土人擠生牛奶貯盂中，以青蒿爲薪熬之，摻以蜜糖，三四日後，奶蜜發酵作酸味則奶酒成矣。土俗有一日三醉之謠，蓋每日三餐，每餐必飲，每飲又必醉也。雲鶴善飲，然遇此酒，亦無能爲力。晚同芝卿一床眠，蠻婢來爲余等解衣履，覩余等之皮膚，纖手摩撫，若甚欣羨。余等既臥，揮手示出，彼猶目灼灼注視，不去，食色性也。蠻豈有異。余等以疲乏過甚，頃刻間即失知覺。及一覺醒來，殘燈熒熒，窗外紉雨作淅淅聲

、了婢已不知何時去矣。

□決定以後行程……生活辦法……覓商人爲伴

十二晨起，昨晚服侍余等之了婢，爲余洗面穿衣時，向余喁喁語，惜余之全不解其作何詞也。餐後，干寨主來辭行，二土兵亦頓首地上，余等謝之。陳子和先生及張丈決是日去灌縣返成都。張丈爲余作沿途土司所在地及經過路線圖，并謂上下瞻對土司與彼感情均好，余欲往遊者，彼可作書介紹也，云云，余從之。本日，余同芝卿雲鶴商議，決先游覽松茂五屬，然後至大小金川，再渡大雪山，遊川邊草地，經西藏青海新疆蒙古山西陝西河南湖北返川，惟待季平來始作此長途旅行也。余等此行，以所經之地，除內地外，其他有許多地方，均以貨易貨，行動較爲遲慢，決覓一二人商人同行，資本由余等出，彼爲余等負販賣責任，則沿途不致有生活困難，或需要缺乏之苦。一面飛函告余兄及友人，約以今年九月抵川邊，并告以所經路線，如彼能先爲余等介紹與沿途之土司土官者，則更不致有困難發生也。

□愛河波起……索土司之女……清秀如漢人

索土司之妻女及寡媳本日出拜，余匆遽間竟以自御之玉戒指及一汗衣爲贈品，但受者反有喜意，意者此舉表示傾慕耶。索女年十六，面目清秀，裝束如漢

人，頗不類其母，伊視余而笑，余則面赤不可仰，頗爲芝卿所匿笑。

□喇嘛異術……砍額出血作符……謂可治病

午餐同席有一喇嘛，名索札薩圖，屬紅教徒，彼有吞刀吞火砍額剖心腹諸術，餐後，余心好奇甚，請彼一一面試，彼笑謂恐余驚駭。言次，有土人欲延喇嘛爲之治病，余隨之往。則於室之東南立一桌，桌置水一碗，喇嘛左手持斧，右手食指嚙口內，口唸唸有詞，云誦經也，俄頃疾搖其右手，云套令也，旋以斧砍額，血出如注，則蘸血黃紙上作符，繼以手指水，水碗立合額傷口上，碗去，額已完好如故矣，即焚符水碗中，令病者飲水，謂病可良已。

喇嘛有一預知術，術具爲二骰，骰以男孩之膝骨爲之，大若豆，骰之六面，注一二三四五六種數字。行術時，口唸咒，手擲骰，六咒六擲，即爲斷驗，所判無或爽。余手握袴帶上之綠玉墜試之，彼固不解玉墜爲何物者，但彼道其形狀則甚似。彼謂凡逃亡走失從彼判決，無不應驗如響。射覆之術，吾國古代即有之矣，乃內地不傳而傳之野蠻區域，甚至利用之以制衆生，（喇嘛藉術以制衆，）可憐極矣。

□紅教爲黃教所迫……勢力僅及川西川邊等處

彼言紅教自十二世紀以來，代有異僧，僧有異術，後因黃教喇嘛宗喀巴出。

命其弟子成立達賴班禪兩喇嘛，侵奪紅教政權，霸佔西藏，紅教因內部分裂，無法抵抗，遂漸衰微。但川邊特別區及川西松茂五屬，以及蒙古新疆之一部分，猶爲紅教之勢力範圍也。彼爲此間拉納呼札喇嘛廟主，常往來汶川松潘間，汶松各地之喇嘛多其徒也云。

彼年已五十許，面貌略似漢人，但細察之，則粗陋之皮膚，固與漢人有別也。○彼早午晚必靜坐一次，頭戴尖頂皮帽，高二三尺，身着布衣，足高底鞋，食肉飲酒與人無殊，惟不娶妻生子耳。○彼等之生活，高出土人約三四倍，土人每年生產所得必以若干奉上司（地主）及布施於喇嘛廟，而布施之數量往往超過其總收入十分之六七。○喇嘛廟中金寶菩薩造像甚多，多至一廟有三四千具，大率皆信仰者所布施也。○土人佞喇嘛甚，凡吉凶生葬婚嫁遷徙必取決於喇嘛，或且請喇嘛誦經祈福消災一如川人。然其最甚者，則水火風雨荒旱等災及疾病口舌均賴誦經祈禱爲改進之具，而絕對排斥一切科學知識，如以科學行爲示之，則亦不崇拜科學而崇拜示之人，土人之易被人利用及過去喜內侵好械鬪皆坐此弊也。

□三眼崗之古事……白煤不採……荒地無人耕

十三日，丫婢爲余梳髮竟，又邀索女來，婢已能一二漢語，稍坐即去，蓋彼

此語言隔閡，而余又不願與蠻女有婚姻之好，靜對無言，伊不去不可得也。早餐後，浴於河，裸臥大石上，視石底鯉魚出沒，爲狀至有趣。旋偕索季高馳山間。銅靈山右有三眼崗者，堪輿家謂其地可出皇帝，新津有堪輿蔡大鵬與其徒許某謀遷葬其祖若父，欲價購，土司執不可，乃僞託建茅菴，修道，庇材爲屋，潛以祖骨埋之。入夜，土人見崗頂有紅光，侵晨跡之，得菴，毀菴折墓，以人便溺浸屍骨，箠蔡師徒幾死，始已。侵人之地而欲滿足個人之愉快，蔡氏因果，足可爲千萬漢人迷信風水者之陰鑑矣。此地之山峰甚奇特，左右山水，均作擁抱形，山峰或秀麗或偉大或像器具，宜乎蔡氏之有野心也。

諸山煤層最富，河邊煤水四溢，煤積地上，俯拾即是。有採煤洞三五，煤質爲有煙煤。銅靈山北麓，有白煤，因地陡壁尙未開採。此等出產，全供本地紙廠等消費之用，年產極少，每洞有工人五六人。山上未耕之地，約佔全面積萬分之九九九分。其中大木參天，木身端正者，爲白楊爲水櫟爲松爲柏爲杉爲荆爲椿。其大而粗枝橫出，或斜曲者，爲椴爲榛爲漆爲茶爲柑梅杏桃李梨枇杷柏葉等品。此地農人年種植一季，農作物以玉麥爲大宗，副產有黃豆黑豆二季豆馬鈴薯番薯油麥小麥大麥黃瓜白菜青菜蘿蔔及自生之油菜（囊蕒）等類。人民生活均極簡單，工作者日食三餐，不工作時日食二餐。餐以玉麥粉作饌，或飯

、菜則一事，略有鹽氣，油則終年只食五六次也。食不多用桌，人持一碗於懷，就鍋中食，食必過飽，無奢侈之具，鮮過分之慾。富有者及土司之家，稍有白米佳肴及器具用品，然以之較漢人，亦不過具體而微。

■天九精……百子攔……惡習慣原來普遍

土人之生活，因鮮知識，未有若何進步，近來漢人來者日衆，耳濡目染，稍有改變，出門遇人，知爲禮，衣亦較在家時爲潔。其最惡之習慣，即賭博是已。賭具分木牌與骨骰，牌之賭式，爲天九精及百子攔二種，其義不可考。精以骰點爲斷，雙數爲正門，單數爲點子。依天九·地八·人七·和五·長二·長三·梅十·四六·么六·虎頭·么五·次序爲大打小之式，精屬何牌，以最初所擲之骰點定之。四人爲一桌，依方位次序爲頭家，頭家有最先出牌之優先權。無論何牌，遇精有折無打。百子攔除牌之名稱同天九精外，虎頭名賢王，最初擲骰所得之牌爲百子，皆無牌敢打而彼且有打別牌之資格者，凡欲得最後勝利者，須有贏牌六對，否則不能贏錢也。

土俗，凡親鄰有疾病婚喪等事，里人必往弔賀，遠者竟來在三四十里以外。弔賀之客，恒以米麥豆一二升或錢數百十布數尺茶鹽數事爲儀，卒則致儀於主家帳房，而不行弔賀禮節。有三人，則聚地而賭，每賭必徹日夜，賭具均由客

攜帶，主人只飭人照料飲食而已。成日無事，則聚賭，負者有時爭毆，如在夜間，則一執燈座一執木凳爲武器，甚或毆人致死。

此間男女問題，尤爲複雜，極盛行其掠奪制，一婦往往被掠十餘次，與十餘不識之男子結婚。男子以有妻爲榮，然地方習俗，染漢人「溺女」之習。加以生活低落，遊手好閒，所在皆是。漢人之來是間者，除極少數爲發展農工商業者外，大多數爲遊氓土匪及逃難與落魄文人。彼等所發揚之漢化，均爲下流爲不正當之行爲。吾人如注意此等地方民族之進行，則此種危險現象，不能不亟求爲一適當之改革也。

□第二蠻女……裸體對客……不知有羞恥觀念

十四日，星期，爲余旅行之第三週。早餐後，偕芝卿雲鶴出遊，參觀附近居民之家庭。了婢掖余行，且常斜睨作鸞鸞笑，伊之行動，均爲余等談笑之絕好資料。依此地風俗，則余等與此婢及索女發生若何關係，在未受孕以前，固不受法律之裁判者，但余等格於一己之資格，強自遏制，芝卿尤常誦柳下惠「坐懷不亂」等故事。噫，新學小生，血氣未壯，俯仰羣倫，猶不解南北東西，輒欲効矚目中無妓之道學家，使宋儒見之，得無失笑乎。了婢謂伊之親眷在極近，可往觀。抵室前空地仰望，則室築於山坡，室基由平面石壘砌，高二丈許。



室爲平屋式，凡二間，間大可十六尺。入室有陰濕氣，蓋室之面積大而只一門一窗，光線不足，空氣欠佳，故有是現象也。左室一床一火爐一桌及鐵鋤釘耙，鑿刀短斧長矛烏鎗之屬。右室一貨倉，一豬欄，一雞籠，及木棍竹籬等物。門外青草一堆，狼籍地下。二室無地板，高低不一，污穢至極。

主人外出，只一女孩在家，見余等至，臥床上不起。固問了婢，始知女孩年已十五，本日洗袴，因無第二袴遮羞，故匿臥云。余等大笑，芝卿促狹甚，脫裏袴給了婢，令女孩起着之，強而後可，則肌膚瑩然，細諦之，孔毛甚長，野蠻人進化未久之象徵也。所可異者，伊對余等徐徐着袴，雙峰一溪，皎然可觀，亦無忤色，習慣則自然。此地婦女，固已根本推翻男女間一切神秘矣。伊着袴竟，亦不言謝，取木瓢之茶飲余等，且先飲示，余等笑應之。

未幾，主婦及其夫荷鋤歸，丫婢趨前握項喁喁語，鈎舟格磔，莫辯一詞。主人夫婦釋鋤向余等頓首，又與其女語五六。其女即來余前，雙手抱余頸，語余面驟赤。余又不辯一語，視了婢，則伊與主婦已作笑意。男主人取足上裹纏布中短可三寸之草煙桿，裝烟以敬，余等謝之。主婦取頂鍋中煮熟馬鈴薯相餉，薯大可三四斤，味殊清脆，女孩剝薯皮，置薯余口。芝卿笑謂伊欲嫁余，余應曰「其奈使君有婦何。」余與伊語言不達，則以手作勢，如啞子狀，伊亦笑頰

領首。丫婢謂「主婦欲留余等午餐，未知可否」。余顧芝卿曰「可」。女孩坐余側，兩手白皙如其體。挽余出室後，登石級，上室頂。頂上有土，土上種蔬菜，羣雞集一隅。伊捉余手令指一雞，余笑指一肥大者，伊即捉之，余亦不解何意。後始悉爲余等佐餐之用，第一次必由客指者，示尊客意也。

午餐既具，尊余上坐，酒味淡泊，玉麥所製，主人競以箸置肴余等之飯碗內，堆如山積，未免近似惡勸矣。女孩於座間目頻頻視余，姣憨令人可愛，青年性情純潔，固應有如此表現也。余以手巾贈之，伊不知何所用，反覆疊折視，丫婢爲說明巾之用途，伊張目視余良久。——午餐有一特異之事，蓋飯碗已如普通菜碗，而菜碗之容量，當在二升左右。彼等吃飯，須盡三四碗，菜尚在外，若成都之一般貴族式市人見之，得毋吃驚不小。余臥床上，令女孩爲捶額角，仰首間見玉麥包猶累累懸樑上，金黃爛然。旋主人取下十餘提，每提約有玉麥包四十至五十，劈去其葉，置麻布袋中，二人各執袋角，上下搏擲之，包因自相摩擦，所含之玉麥粒，即散落，每袋約得淨玉麥五六斗。二人各以一手執七八十斤上下擲搏一二小時，其手力之偉，去專門技擊師幾何？曩讀稗史，每見鄉僻村夫匹婦舉重一二百斤，殊以爲異，然以此例彼，寧有奇哉。

室中之一切器具，均粗笨闊大異常，其足令余留戀者，則天然器皿，如籐杖

如岩瓢、如石桌、如樹根凳、如通草火筒、(吹火之用)如石碗、石春等物也。夕陽在山、鴉聲四噪、暮煙縷縷、橫山腰、余等辭主人、女孩攬余衣隨行至衙署、入余室、目四顧若不知所措者。餉以麵製糕、伊甚甘之。入夜始去、余亦就睡。

■再訪蠻女……入跳舞會……半夜多裸人

十五日、晨餐既罷、獨往女孩家、伊之父母已出外工作。伊甚悅余、余亦悅伊之溫婉純潔、不似索女之外矜持而內輕佻、見於面盎於背也。是日爲此地敬天節、家家焚香葉子爆革蚤(二樹名)及懸松枝於門爲禮、少女均濃裝相率游山、亦有於此時選覓伴侶或竟野合者。女孩之髮分三縷結辮、蟠辮於頭、插鮮花野草、插花草之役強余任之。着蘇白布衫、水綠短袴、衫爲左襟式、長及膝、袴口與衫齊、腰繫白帶。伊欲吸煙、余示不可、伊亦不吸。俄而大雨、雲霧四合、室頓晦暝、伊臥余側、枕余膝、余甚憐之。雨止、日光復烈、東山飛水岩瀑布掛五六十尺如匹布懸岩間、聲如雷鳴、壯觀也。此地均砂土、雨止路即乾燥、與物質文明到極點之倫敦巴黎之馬路相較、想亦未見有若何遜色。

返衙、偕索女及三丫婢與季高芝卿雲鶴游山、登最高峰、攀折樹枝野花爲諸女一一插戴之。下午返署、則索土司所屬九溝十八寨之溝主寨主及三土司均來

慶祝、羣坐客廳、縱談。余等人、索起迎、其屬皆作揖爲禮、索與余談、間與所屬語、所屬惟唯諾而已。

午餐、三土司與余等及主人同席、其餘則由季高及喇嘛陪食廊下。酒爲麥製而加以桂花釀者。香烈甚、芝卿未盡三已爛醉。余倩女孩代飲、索女不可強、余飲。五爵之後、頭暈失態、女孩扶余入室睡、飲余以苦茶、嘔餘酒、醉始已。夜晚、索女邀往其戚家宴會、芝卿醉未醒、雲鶴亦疲不能興、余賈餘勇、隨之行。戚家有屋五楹、同宴之客約三四十人、而青年男女居其大半。燈以玻璃製、點牛油燭二三十盞。飲五六巡、羣起離桌、男女互抱、且歌且舞。索女抱余舞、余隨之。覺伊之步武無定式、所歌亦多不解、大概皆快樂及男女相悅之詞。約一小時、解抱休息、余目視女孩、則伊因張大其雙目視余也。息稍頃、余招之舞、伊甚喜。舞罷、同宴之女五六人均來請舞、余不應不可、應則精神已告疲乏。索女乃婉言代謝。羣女勸余入別室休息、飲糖茶、糖則蜜糖茶則刺龍包也。談笑未終、余已沉沉睡去。及醒已午前二時矣、探首四顧、則左右前後臥者悉同席少女。除女孩外、大都未着袴、女孩枕余右臂臥。余起伊亦醒、即覓濕巾洗余面。未幾、余復睡去。

□鮮果可摘……蜂蜜可吃……野鷄美豔可裝飾

十六日，早餐後，羣邀往八面嶺下游玩。余令索女之了婢去，衙邀芝卿雲鶴來，人各一馬。馬之最高者不過四尺，而矯健特甚，索女及女孩在余左右並轡行，馬至道上，即疾馳，歷二時餘始至嶺下。下馬繫韉於樹，扶掖上山。芝卿疲甚，至山半稍憩。有枇杷梅李桃樹結實纍纍，林立對澗，一女以繩繫腰，繩端懸岩上大樹，攀躍渡澗，繼渡者五六人。伊等旋蹂升樹杪，摘實而下，又以前法返。伊等食量至巨，一女竟食酸梅子三百枚，一食桃李二百六十餘枚，伊等浣手澗內，掬水飲之，亦不生病，體格之健，至可羨也。

旋上山，山漸陡，路峻險不易上，女孩負余行。七八里，道更窄，余憩岩石左。左有洞，洞深可六尺，有蜂一羣，聚居洞內，藏蜜甚富。一女提議吃蜂蜜，衆和之，即束薪燃煙以進，蜂轟然盡出。衆折窩，以白布擠之，蜜從布出，握蜜食之。岩蜂大於黃蜂四倍餘，身長可二寸，色灰黑。蜜潔白，味亦芳烈。吃蜜竟，仍攀援行，約三里，至嶺顛，一峰兀出，羣山在望，山之四幅成稜形，故名八面。余等之上也。時時有野雞飛出，野雞有娃娃雞黃臉雞金雞數種。娃娃雞因鳴聲如孩啼而名，色多麻斑，黃臉雞身灰臉黃。金雞甚美麗，有五彩，頭若鸞鷲，修尾翹然，可作戲劇家帽上之裝飾品。有一獸名**犯子**，馳驟草莽間，聞人聲則鼠竄，鳴則聲「外外」然，其肉尚清新，皮可製袋及袴，因性軟也。

○山上木漿子極多，結實如貫珠，實白如花椒，味麻而過木，羣採食之，似可餐者，余食一二，覺氣促，亟吐之，甚矣。土人之另有心肝也。

■灌縣以上之土人……均西番族……又得三遊伴

灌縣以上之土人，均屬西番族。此族在漢爲氐羌，屢爲邊患。魏晉之際，遷居關中。五胡之亂，羌氏奄有中原五分之二，子孫與漢族同化者，漸爲漢人，今陝甘川北豫晉之地，猶有大多數人，固番族苗裔也。川西之番人，因受明末陝寇屠川之影響，閉關自守者數百年，遂養成保守性極強之民族。道川中居民由閩粵湖贛移徙，漸臻充實，文化亦漸發皇，與西番工商業之關係，日益親密，而西番保守之野蠻行爲，遂在天然淘汰之下。余漢人也，使余生二百年前，目尚不得親青城山水，安得與異族子女相戲萬山草莽間，余亦足自豪矣。

暮煙四合，始超乘返。入室，則季平坐室中，創已愈。所可異者，季平左頰舊有一瘤，瘤上有鬚，彼受霧毒後，瘤之全部悉在腐爛中，及創愈，新肉生，而瘤復長，鬚仍如故。江山易改，季平之瘤及瘤上之鬚永古不易矣。同季平來者，有永清黃玉蘇張希平三人，永清善攝影，玉蘇善測繪，希平善番語，彼曾商於松茂七八年，去冬方以兵亂返灌，今則應季平之邀伴余等游覽也。索土司請余書聯數紙，余並畫今日所歷之山之一角贈之。

■蠻女多情……送行二十餘里……沿途多藥材

十七日、晨、微雨、大風、黃色漠漠、相去數十步、即不復可識、俗謂下黃沙也。余等定本日北行、主人集親屬餞余等。酒數行、索女握余腕請舞、謝卻之、數日嬉娛、一旦離別、喁喁兒女之情、不無悵悵。席終更衣、了婢戲探私處、余肢其腋、伊笑不成聲。出行篋檢針線數事分贈索土司之親眷。了婢喚女孩來、孩目赤腫、詰之、則伊欲隨余行、而伊之父母以余不見納導勸之、伊哭已一夜也。余亟憐之、贈衣物外、並慰以將來如由此歸成都者必納之、伊始輾然喜。

余等於十二時辭主入行、共有人十五、除余等七人外、尙有通司二、土司一、土兵四、喇嘛一也。有馬十九、四馬運行李、及茶鹽米草鞋布針線等物、備沿途自用及交易者。女孩索女送余等行二十餘里始返、青年人天真純潔、行動誠摯、可敬也。

是日所經之路、均傍山沿河夾岸行。水流湍急、不利木舟、怪石狎犖、峙立河中、河身又絕陡、水激石上、迴發巨聲、震耳欲聾。沿途有木通藤及通草樹、甘葛花柴胡羌活草等、滋生森林叢薄或岩石間。此等藥材、一至灌縣皆可值價、而此地則委葉溝壑、無人過問、使土人有知識、破懶惰之習、日夜勤懇、爲

居積之謀，一日夜之間，二三十金亦不難羅致也。嘗聞老僕言，廣東人只要勤快，無論岸上水裏費一二點鐘，即可弄幾千錢，今觀此地，信然。

是晚宿金叉坳，凡行八十里，渡河二，越山十七，山均小而坦。午餐吃玉麥饅饅，晚餐吃白米。米每斤值一百二十文，玉麥麵每斤值八文，鹽每斤值五十文，猪肉每斤值四十文，雞蛋每百他二百文。

二百餘人同行……牛頭山上……放屁聲徹夜不絕

十八日，晨四時起，早餐出發，正五時五分也。同行之商旅，約有二百餘人，騾馬都八九十匹，人負馬載，囊橐纍纍。人負重平均一百六十斤至二百斤，馬負重平均三百五十斤至四百斤。客店主人戒余等在山上言語須謹慎，蓋通常習慣，如在大山狂呼，則巨雹大冰立至，如說餓則立餓斃，如呼渴則必渴斃，故來往者均由店主特別戒囑也。店主和靄，來往之客亦然，彼此間從無爭論。出店門即沿石級上山，是山名牛頭山，高一萬九千尺，人行山腰間，由山下至山坳，凡一百二十里，故有上山一百二下山一百二之語。行者均緩緩上，每行七八十步，則羣立道旁稍憩，人口中必度氣成聲曰「噓」，前一人噓，則在後之百十人均吹唇噓矣。

是日至山坳，凡行一百二十里，山路難行，目爲直上，余等鼓勇行之，然路



亦不足七百二十步，一里之老數也。至山半，寒甚，憩道左，取衣禦寒，是夜微雨，左腿作酸痛，不能成寐，窗外風來，清涼沁骨，起視，則除余等一小室外，餘均睡於連舖上，蓋被爲極長之棕薦，若地氈然，覬薦之上下兩角，均有足有頭外露，則旅客數至少亦當在四五百人上下，放屁聲徹夜不絕，既放之後，間以呻吟聲，野蠻極矣，是夜無一蚊一蚤騷擾，爲旅行以來第一舒服之夜也。

■女子力大如牛……能負重三百斤以上

十九日，晨餐既罷，整裝下山，由上俯視，山紋益清，牛頭山與連接之巴喇山均雪山支脈青城山脈發源而來，逶迤千里，沿途山脈極多，白者水田，白而長者河流，青者綠秧，及玉麥苗，黃者麥類，深綠者初長之嫩草新枝，一望千里，歷歷在目，孟氏登泰山而小天下，使其登此山，則又將何如，聞人言下山較上山困難，上山雖易使脚軟氣喘，然較之下山須兩足向前伸腰膂受磴達之影響而發痛者，實有難中之易之別，行八十里，衆息路側作午餐，各出袋中之玉麥饅，就道傍拾野草燒火烤之，草雖濕亦能燃火，火熄，搗饅，拍饅吹灰，灰盡始可食，故俗有三吹三打（諧前清大官僚吹打就食）始吃飯之謠也。

肩挑背負中，男女雜居，本日所遇者，女少於男，約三分之一弱，女裝束如男子，負重亦相若，便溺不避人，百分之九九爲土人，體極健，操作不亞於男

子、負販商賈均任之、有時在操作而將生子者、則奔坐河邊、子生、掬河中水洗之、即裂布包子、近家者送之家中、遠者攜帶同行、而伊仍繼續其工作、子亦不病、余、今日所遇、最奇者爲一負豕之女人、伊貌約二十歲、負肥猪二、猪重當在三百斤以上、沿途猪叫喊呼號不休、同行者厭之、語女、女乃以兩指箝猪鼻、猪大嚏不復叫、道左有油菜一團、然尙隔約里許之峭壁、女置猪地上、以兩手扼猪陰、猪痛暈絕、伊乃攀援採油菜數十斤而返、復負猪行、薄暮、猪乃醒、伊亦入旅棧休息、油菜所以供伊晚膳也、聞油菜之滋生甚奇特、蓋森林或叢薄、一經火焚、即密生油菜、(油菜所以打油、俗名菜子、)或謂油菜種籽係鳥雀所遺落、或謂係幾千年前有人耕植時所遺落、非從實驗、無由證實也、

□同胞姊弟爲夫婦……直無倫常禮教可言

下午六時入旅棧、棧主爲女性、本地人、年約四十許、有子一女二、長子與長女去年已結婚、蓋由姊弟而進爲夫婦、直無倫常禮教可言、幼女尙白皙、在棧前招待過客、高聲曼呼、呼聲近似漢語、掖余馬入其棧、衆馬隨進、室爲純土及石版製成、陰濕空氣中、蚊蠅叢集、臭穢滿地、季平問希平、尙有較好者否、希平答以「除此棧較好、其餘簡直不能住」云云、相與一笑。

□裸體自薦……似妓非妓……爲何脚下穿被人？

入室後，解裝就火爐，幼女挾余入後室，室中有一女，幼女趨與語，長女目視余，若甚喜，余深懼伊等有邪術，極防之，款洽有頃，始悉伊等係姊妹，姓馬氏，幼女尚無夫，長女之夫，即在外室煮飯之男子。晚膳後，幼女復邀余入後室，旋強脫余衣從之臥，余既臥，伊乃裸體從余足下穿被入。夜深，其姊亦來共余臥。其夫臥於爐下，鼾聲大作。天將曉，姊去而妹留，因大雨如注，乃堅臥不起。午中余起，慚對衆友，及出視，則人擁一女臥，余又深慚余之少見多怪矣。

□吃酒新法……猶如滬人吸冰水……以竹爲管

二十日，天大霧，大雨淋漓，空氣益加混濁，時聞虎嘯猿啼聲。晨餐後喇嘛及土司自其宿處來，謂今日寒甚，不可行，余等然之，希平提議設宴宴昨夜同宿之女，衆贊和。午後二時，宴既開，凡五席，姓馬者居十之三，姓楊者居十之三。蜀故（書名）謂蜀西初無人，有女三人樵於山，爲妖所戀，生子數人，妖若羊若馬，於是其子孫遂以楊馬爲姓，說近荒誕不經，然此地土人，千人中此二姓常佔十之六七，其初必有一因緣，惜失真傳耳。飲食不上桌，席於地板上，箕坐跪坐不一狀。置酒甕於席中，甕口沿有極多之小孔，主婦授客以二尺長之竹管，人各一，插甕孔，隨口吸之，酒輒飽口。是日除余等外，皆大醉，醉則

頭向後傾，倒臥地上，甚者盡脫衣袴，裸立水中，以土人之體質當之固無大害，若漢人效之，死必矣。

天將晚，太陽返光，虹出東山，天清氣爽。閒步街外，見土兵三四十人持刀叉之類演習，小土兵擊鑼鼓慶祝，煞有中世紀趣味。有數人在地中爬翻馬鈴薯，詢之，則馬鈴薯正在揚花，欲其多實，惟有日日翻之，今日翻向東，則東結一實，翻向西，則西結一實，屢試不爽也云。遍山脚均爲玉麥苗，雜有黃豆黑豆二季豆黃瓜及野生之黑芋等物。野猪較家豬爲小，嘴尖齒極銳，性凶惡，所過之地，莖折葉摧，一無所有。農人異常恨之，每伏於路陬，以鳥槍擊之，槍實寸許長之鐵籤，若一發不中，則望煙拚命，非經驗豐富之獵人，不易使彼就死也。猴之種類甚多，有青猴（大種）黑猴金猴及墨猴，（小裁如掌）性靈慧甚，均聚羣而居。常衆猴寢息時，則有司瞭望之猴防外侮侵襲，衰老之猴則有小猴供養。猴在深夜，常出竊取玉麥包，出必成羣，農民恨之，乃於隘口及猴常經之道鑿木爲阱，插刀以誘。猴似知之，則故噪叫，一若有過分之歡樂者，猪牛虎豹等野獸，聞聲趨出，先出者必懸木上爲猴之替死鬼焉。猴居多在峭壁外，上下攀援，有若坦地，其盜竊人物，必設法使人離去，竊得之後，則必越走人不易行之崖壁，使追者無如之何。性淫，好盜人婦爲妻，土人防之甚嚴，不可使食鹽、

食則長如人、易爲人患矣。晚返棧，女等已醒，除喇嘛及土兵土司外，均仍如昨晚各擁女臥。

■娘子嶺弔古人……殘碑斷碣供唏噓

二十一日、星期、天晴明、越娘子嶺而進。娘子嶺高凡七千九百五十八尺、紆曲拾級而上、上下凡三十里焉。俗傳楊貴妃隨唐玄宗幸蜀、思荔枝、玄宗飭吏馳驛至金川、採荔枝以進、至此、路難行、乃飭縣治道因名云。又云係蜀王妃花蕊夫人費氏之軼事、未知孰是也。由娘子嶺北行三十里、至巴喇山。山之上下亦如牛頭山、路程亦相若。草坡河在其左岸、尤溪在右岸。是日行至山腰、宿、凡行九十八里、人馬均告疲乏矣。路傍有石刻一、鐫詩一、署名爲唐幼明、詩云：

「萬山躑躅赴眼底、千林紅葉滿天飛、夕陽殘照徐徐下、老矣詩人款款歸、明月清風兩無極、殘碑斷碣供唏噓。我來山左白雲起、引起人間好音語、我弔古人弔我、百年誰復知生死。」

一望征塵繞暮煙、羣山抗秀○○○○○○○○○○、室中帝子奈何天、

○○○○○○○○○○、○○○○○○○○○○、○○○○○○○○○○、○○○○○○○○○○。

○者、字磨滅不復可識者之標記也。草坡河流距人行道約深八九千尺、余等持

傘以障，不敢旁視，有一段名截刀崖者，路闊，裁四尺，倚山架木成之，下爲極深河流，又鮮草木障蔽，人行其上，眩駭不已，枕上憶之，猶有餘悸。

□ 蟒蛇吞食行客……小刀劃破蛇身而出

是晚晚餐，都由余等自備者，一女來伴寢，固辭不獲，終夜無他狀。余日來已學得土話不少，就伊久談，稍洽切，余於是始知少女之求伴侶，不一定爲性交而來，伊慕漢人之文明，以一親密爲榮耀，余等男子若就而淫之，雖性交不爲伊所拒，然與伊之所求者相遠矣。女言「巴喇山左麓多蟒蛇，大者若巨甕，若五六圍之老樹。以前上山均經左麓，後有一客荷米越山，路次倦甚，倚石壁假寐，及醒寤，則不覩天日，所聞皆腥穢，又水聲湯湯浸足下大懼。以手左右捫，覺手指及處頗軟膩光滑，偶憶腿上裹腿布上猶縛有小刃，（山行者類有此器）因拔刃左右刺，則所居大動，似奔騰狀。客知爲妖，極力刺之，力盡得露一洞，漸刺漸闊，由洞探首視，則身在蟒腹中，蟒背已穿，腹已裂，氣亦絕矣。出蟒腹匍匐行數日，始遇人家，人驚客爲妖，蓋客之耳鼻鬚眉毛髮皆脫化，血污滿身，不復成人形也。幸客善土話，詳告之，乃得棲息，病半年始愈，迄今耳鼻口僅有孔道，頭則猶禿云。客脫險之地，距巴喇山左麓，約在二千里外。蟒竄極速，半日即至，自客失蹤，旅行者繼續發生同樣之事實數十次，行者恐甚，

乃改行今道。今道爲山之右麓，樹林森密，陰霾不大覩天日，而蛇蟒絕少，意蛇蟒畏冷也。

余因乏甚，遂止談，入睡。天明，余醒，女猶倚余懷作鼾聲，伊髮微黃拳曲堆兩鬢，兩頰作粉紅色。

■與少女同浴……驚奇！……海綿之功用

二十二日起行，少女強送余越山，二人共乘一較大之馬，馬名烏溜子，乃女家所豢者，女挽韁，余抱其腰。女且行且告余以沿途景物，若爲某樹，若爲某籐，若爲某寨，若爲某山，某溪，某地，百里之地，瞭然在腹，內地曾受高等教育之學生，類皆百九九不能識其生長之地理，余擁斯女，榮於教授大學生多矣。本日凡行五十五里，而下山坳，馬馳甚速。

下午六時已行百八十里，止宿山下茶棧中。棧有客室八九，每室可臥三四十人，床爲聯式，被蓋爲棕製，百千人聚居，飲酒食飯煮菜打饅，或臨時共舉，或邀人一桌，無爭鬪聲，亦無鬪失竊事，誠樸風可貴也。余等旋入浴，張布爲障，土人小兒女多來竊窺，且有來要求入內展視者，好奇之心，一至於此，蓋余等天天沐浴，固不以沐浴爲奇，彼等終年不一浴者，固當以爲奇也。聞土人言「彼等一生，只浴三次，計初生浴一次，結婚時浴一次，其最後一次，則於

死後行之。」少見多怪，世界同然。余浴時，少女要求同浴，強而後可，則又挽余爲之執役。伊浴竟出，則又導一艷者來，余又爲之服役。及余出，則刷身之海綿爲彼等所傳觀，兩女述海綿着肌膚之功用，則彼等張目視海綿舉手弄海綿，設有人提倡海綿爲有神者，余相信彼等必下拜禱祝爲求庇佑之詞矣。

是日所經，有鈎鈎岩倒吊岩養尸坑倒馬坎草店子大坪二坪三坪十戶坪等地名，草店子十戶坪有人煙數家，餘均無一人。行者渴則飲於泉，或岩罅滴水，休息時喜採野花草菓食，猶以女子樂爲之也。此地不出糧食，消費品均由別地運來，各種貨物，較爲昂貴。

此地豬種極大又長，肥重者可得三四百斤，最輕者亦在一百七八十斤上下。諸山均產竹，有白加竹拐棍竹吹吹竹棕葉竹等種。夏歷五六月，新筍成熟，土人採折爲一時食品，不知製爲筍乾，供他時食用，殊可惜也。余是晚，自煮鷄蛋，和以白糖，諸女環伺，垂涎數尺，余食竟，以餘餽諸女，皆大甘悅。夜深伴余寢者凡五人。夜半，一名宛達娃者，起坐，余駭醒，問之不語，旋即臥下，未幾又起，又未幾臥，天明，俟其醒問之，則伊亦不自覺，蓋所謂夢魔也耶。

□到桃關……三江口……少女揮淚別去



二十三日、晨起、以針線數事布數尺餽諸女、均拜謝、旋各以土產來、余亦受之。一女誘余欲性交、固拒乃免。出門向西北行、納泗河流於左、合汶水南下、行四十里至桃關。有居民三十餘戶、土牆矮屋、夾綠陰中、依地勢高下起屋、遠視若樓臺然。關口左右夾高山、峭壁千尺、蠶叢鳥道、蜿蜒數里、有土兵二挾鳥鎗左右坐、喇嘛前導、與土兵語二三、即回首招余等人。

市上有雜貨等物陳列。余等下馬、小憩於茶店、店兼售飯菜、有豆腐豆花豆皮豆芽及蔬菜數事、一盆內有滷炙豬牛等肉。店內壁上、有財神關雲長雷祖等肖像。店主何姓、名老千、四川雙流縣人、避難來此。往來文人、或詠打油詩三五句、或塗梅蘭竹菊起碼畫一二紙、以故何老千家中之富藏、不啻本地文化展覽薈萃所也。何家有藏金、喜結納、尤好文人墨士。余等坐未幾、本地之男婦老幼、擠擁一室。喇嘛返言此地有一喇嘛寺、彼所轄也。

由桃關西行廿里、地名三江口、蓋沙派溝龍潭溝天赦山之水所匯合處。上十五里、即加葛瓦司所在地。瓦司有土司、姓郎名尤溪、年可四十七八、着藍布袍、發黃洋緞馬褂、足登寸底湖北鞋、眼掛老花眼鏡、長鬚垂頷下、隨侍有着號褂之士兵七八人。署內亦有公堂、惟無籤筒戒方硃筆等物、每刑人必假之漢官、據謂「籤筒硃筆戒方、乃天朝所有、天朝得之天老爺（即青天之謂、）彼等未

能得天老爺之允許，不敢私制抗天老爺也。」

少女辭回、善遣之、並告以余等回時、必掣伊外出、伊歡騰與余接吻、又以手摸余足、始揮淚去。此等天真爛漫光瑩純潔之青年、苟能有新知識、運用其固有之一切能力、則何事不可爲、何地不開化、何蠻之有。惜夫官是土之漢人、惟知剝削金錢、肥己貪囊、一切民生、不聞不問、致此堪爲國式之一切型儀、均囿於野蠻社會而不得一加光飾以白於吾國爲國內婦女之矜鑑、余書至此、余心痛矣。余曩在日本、深喜彼國之人之忠厚誠樸、（城市例外）而憎惡本國人、今得親此新園地、則又深自慶幸。惟願將來學有知識、又得一臨茲土、竭吾所能、在良心上爲之幫助、使此可母儀國內者、潤之飾之、則余願足矣。

□地主財主剝削……佃戶債戶苦欲死

下午、土司約余等游山、經天覽崗麻柳坪雙眼丫古龍古井等處、郎土司謂此地舊多蛇、漸爲人害、人乃於其出入之隘道、削竹爲尖截刀、插地下、連長可三五丈、蛇出必羣、每過、必裂腹而死、蛇遂遷徙、不復居此地、人乃得安居、書此策者、即其三世祖、祖以是功爲鄉人所推戴、始得受職云。

此地農業、以玉麥爲大宗、馬鈴薯及二季豆次之、麥及黃豆又次之。地之成熟者以種計、每升種之面積、約等於三千平方尺、每人有三升種、年即可穫一

石半一石五斗玉麥、三斗黃豆或一季豆。土司年收租，有一〇〇〇石以上之租課，其出租也，每斗種約需押金十千，年收玉麥二石，如佃戶無資本種籽而由地主供給種籽肥料者，則一切人工，由佃戶担認，收穫以後，佃戶與地主，爲四六成或三七成之均分。然佃戶往往因舉債致新收後顆粒無存者，其情形至堪惻憫也。舉債之事甚多，茲略引數端如下：

夏歷三月種玉麥，四月搞玉麥苗，同時必吃豬肉，放債者必於期前蓄肥豬屆期殺之，強分售於本寨或別寨，約於秋成後，按豬肉二斤半收新玉麥一斗或三十八斤，放債者必爲素有力量的者，故人不敢不承售也。

六月中，農事既竟，羣居寡事，放債者因聚衆打蘸，藉以聚賭，無資者貸與資，如貸資一千，實數只有八百五十文，且尙須扣回一月息金念文，每貸資一千文，於玉麥出市時，須納二石八斗以償本利，爲時不過三月，而本利幾爲一與七之比矣，

習俗，婚喪疾病慶弔之家，均以賭爲款客之品，即客之卒，亦多爲賭而來，因賭資則假資於人，其利率多高於放玉麥債者。

因吉凶慶弔招待賓客，因而舉債償逋，利率均在三分以上，竟有至七八分者，聞有馬某因欠人三千文，七年之後，子母互生，竟將所有之十七華里之山

及礦苗木材全部與人而債則尙欠一半云。

是晚，宿於郎土司之內室。伴余寢者，爲郎之季女及鄰女二人。此地之氣溫正華氏八十六度。室無蚊蚤，尙清潔，有木傢私三五，黃銅之洗面盆，白葛布之手巾，且有皂角油（功用與肥皂等）豬胰（防凍裂）等品，蓋自索土司家以來所僅見者。床以木製，面積甚大，如連床式之客人所臥者，直可容十二三人矣。四圍似鮮窗戶，土氣時時觸鼻也。

□愛你哪之山歌……馬上傾聽……曼聲悅耳

二十四日，晨起，試入冷水浴。水乃寒浸骨，作奇痛，急返寓，倩郎女以葷油熱擦關節，又飲生薑湯，久之，始稍可。芝卿沿途咏詩極多。雲鶴左足發生麻痺症，據云，始於牛頭山下旅棧中蚊吮之後。余爲主攻毒消濕驅風之方強之服。精神最好者，惟希平一人。永清季平日來耽於性交，身體極爲羸弱，余乃私自正告之。午後，乃啓行。郎之季女送伴約至汝川縣始返。季女與余同馬行，則余控輻而伊抱余腰，與前日行式稍有異耳。伊時探余懷作奇癢，不止。余令之歌，伊曼聲度愛你哪之山歌，意譯如下：

東山一個好哥哥，西山一個好妹妹，哥哥呀，愛我不？

紅花開呀，多好看呀，妹妹你戴起，好待哥哥來看呀！

天上一株梭羅樹，地下一隻大雄鷄，哥哥妹妹同遊玩，歡歡樂樂好舒服。  
紅花千萬一齊開，一年只有這一回，哥哥妹妹要注意，機緣當面莫疑猜！  
啊，紅花好看，我背你去看看，你和紅花一樣好看，我愛紅花哪，我也愛你  
哪！

紅花唉呀呀……  
妹妹天生巧。

這一類詞語，表示小兒女性情活潑淋漓互相愛慕之狀，畢倫畢肖，詞雖不文，  
余殊喜其真實也。

越四山、復橫渡沙派溝、東北行五十里、至汶川縣。汶江在縣西、流而南下、  
即岷江上源也。汶江四瀆之一也。源出岷山、(崑崙中支之岷山脈之麓、)經  
茂州至威州入汶川、轉而東南行、與阜江合。戰國策蘇代告楚曰「蜀地之中、  
浮船於汶」即謂此水也。漢書「汶江道」注、華陽國志曰「澁水躡水出焉、多冰  
、盛夏凝凍不釋、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汶川之名、本之汶江者如  
此。

□汶川舊話……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母舅

二十五日、天晴、溫度爲華氏六十二度、本日決在此休息遊覽。汶川本川西

第二重要城市、舊名汶川府、有知府一員、守備一員、知縣一員、鎮撫此地、民國初元廢府爲縣、設知事一、駐節於此。縣城爲木城、有一段尙有土壘、蓋古代遺迹也。汶川改歸內地節制、尙有一段極有趣之故事、亟錄於此。初汶川本番族所在地、自漢以來、時降時叛、屢爲邊患、明初、成都知府某討降之、問番酋服誰、酋謂「天不服、地不服、只服舅舅」、(母兄弟、)某知府謂「假令汝舅舅臨汶川者、汝將如何?」酋謂「如舅舅任汶川者、將永勿復叛。」某知府遂奏請大吏、以其舅舅任汶川、會果奉法。其舅舅死、繼任者爲漢人、酋以有服汶川之誓、遂亦奉法如初。自是汶川四野七八千里之土司番酋、均惟汶川之命是聽云。

汶川縣城有居民二三百戶、列棚爲肆、有城市小規模焉。氣候較西川平原稍冷、山地之可種植者、年祇一次、農作物以玉麥爲大宗、蕎麥次之、副產品有黃豆黑豆二季豆毛豆刀豆缸豆紅豆巴山子(紅豆之另一種)油麥大麥洋芋乾芋黑芋(一名鬼肉)番荖等物、菜蔬極少。土人不知種植、又極懶惰、故生產不多、而生活亦清苦、高山峻嶺之中、均以牧畜爲生。家畜有犁牛山羊騷羊黃牛等種、山居者多數恃獵畝或打魚採藥爲副產。採藥者必漢人爲之、此輩又多因在內地犯罪竄徙而來、久則入贅人家、爲妻子作牛馬矣。

□漢文識者少……讀幾本書……居然先生

萬人中識本地文字者，可得三四十人，識漢文者，則不過三五人而已。本地文字，多由喇嘛廟傳出，漢文則由一班無聊測字先生窮而無路逃至謀生者所傳，文化程度雖低落，然上自土司喇嘛下至一班小蠻子，無不以羨慕漢文能說漢語爲榮者，漢人往往在土人家中，猶可視漢文之紅紙對聯也。此地有私塾五家，塾師皆白鬚皓眉，戴老花眼鏡者，見土司伴余等至，則兩手脫挽上之袖口，大拍其灰，取下眼鏡，一揖到地，揖竟，又鞠躬及膝，行其一百二十度之敬禮焉。生徒十餘人，年齡大者三十歲，最小者亦須十三四歲始發蒙，（川諺即開始讀書意）彼等讀三四年，即可設帳授徒，謀升斗食。憶在桃關晤一塾師，年可四十，彼僅由大學讀至先進，即輟學作教授，彼在塾之時間，年不及百日，蓋彼略窺醫卜星相堪輿諸書，即以諸術爲迷信之漢人及少數土人服務，爲個人金錢作積蓄狗去矣。其人姓蕭名卑元，綽號卑壳子，（壳子，川諺也，即愛說大話者之特稱，）此等糊塗蟲，在地方作崇，無怪其徒輩之好大自誇，野蠻人常妄誕夸大，得毋即受是毒歟。

□五女伴宿……不能自己……自討苦吃

有劉姓者，業草鞋，爲此地漢人之首富，且有政治勢力，招待余等極恭，彼

自言曾侍先君子，是晚，款余及季平希平於其家。夜深，季平希平辭去，劉之次女三女四女及鄰女二人伴余宿，劉女則漢人而蠻化者，蓋寢時亦盡卸衣袴從余足下鑽衾枕上。余自十二日同女性共寢以來，迄未有一次苟合行爲，惟是夜不能自己，而又礙於衆，輾轉不寐，亦自討苦吃也已。

□畏官府如蛇蝎…… 官府貪得實勝虎狼

二十六日，晨早，主人宴客，縣知事張君漢軍統領陳輝耀土司彭近兒剛達循仁夫守備黃蓋臣均同一席陪余等。席爲合坐式，長可三丈，同坐凡三十二人。席次，拇戰唱歌聲並作。未幾，余漸醉，劉女招余去，食瓜醋及黑豆腐，酒亦漸解。瓜醋者，凡黃瓜筍瓜成熟時，以針探瓜腹作數孔，裹醋媒，醋屑別稱）入瓜，以泥裹葉封針口，食時去泥，即有巨濃之醋汁出矣。黑豆腐即黑芋所製，土人於年冬掘芋去皮，曝乾研爲細粉，製腐時，熬水使沸，撒芋粉於水，化鹼水點之，俟其凝爲軟晶體，即沃冷水以去其過烈之鹼，其味或甜或鹹，隨食者之意調之。土人又嘗於大冰雪中置豆腐，使受凍，成無數之孔竅，如以清油煎此冰凍風壳豆腐者，其味誠鮮美莫比也。

宴罷，張君邀余等過其署。署在城西偏，署後屋據山坡而成，廳後花木數事，具見風致。其夫人請見，余隨侍者入後堂，曲折二三，始抵內室。夫人年三十



有八、有公子一、小姐一、母家與余同姓、眉洲南溪產也。公子幼弱如女子、年十二歲矣、方讀千字文等書。夫人詢余家世甚殷、餉以瓜果。旋張君送客出、返內室、告余以當地狀況極詳、記其大概如下：

汝民知識極低、又處於封建部落專制制度之下、畏官府如虎蝎、然天性兇狠、酒酣必發、平昔仇讎、在耳熱之際、必盤旋腦中一度、性暴者不問敵之強弱、在此極高熱潮中、尋仇圖報、或勝或敗、均所不計、勝者高呼、負者喪氣、然貧者雖卒死傷、亦不敢訴之官府、懼負債也。一土俗、每有訴訟、當事人必先借債爲訴費、凡進呈寫呈遞呈抄批均須納手續費、而費亦極多、每視當事人之財產爲十之七八之分配、或需索焉、一富戶寨主、每以細故盤算他人財產、或如上海癩三之拆白手段以勒索他人土地財產、細民明知而畏其勢、莫之敢較也。間有訴之士司、或上訴於漢官者、亦多負而少勝。蓋漢人之官斯土者、鮮有求治之心、大多數專以剷取地皮侵奪土人牛羊草料金錢爲主要任務、一面勾結土司土官及大小頭目以免地方反對、一面用種種剝削人民方法以榨取人民血汗、但總核此間人事、常以械鬪復仇之事爲最多。漢官於此、幾無所事事、彼常出遊各地或往福晉堂聽講、爲消遣之具、月入可一千元、生活以外、尙餘大半云。

張君雙汀鎮人，年四十許，前清舉人，官此已四月矣。驟觀余等來，極爲欣悅，蓋無論何人，於不同風俗之地，一旦遇一同類者，其中心慰快，自必美滿。余曩在日本，每遇同省人，雖不相識，亦必曲盡友誼，一見如故，今茲觀此，又油然而發其同情焉。夫人勸余「不必再進，謂由此而上，或冷或熱，癘氣極盛，恐非幼年人所敢當，」慰勸再三，然余之志豈能以此奪哉。余欲回，夫人不可，辭以須伴寢人，夫人毅然令子女及一婢來伴，不得已宿焉。小姐無多語，余亦靦然和衣臥。天明，夫人來，拍余臂令久臥，余笑謝，亦漸睡去。

□蜀漢姜維……唐朝韋臯……立功之地

二十七日，早餐後，辭張君及其夫人等返寓所。午後，啓行，出城，渡由雲山來之登溪河。東北行，三十里，至風沙關，爲由灌縣以來之第二飛沙地。俗謂關左右山頂之沙，雙日由東山飛至西山，單日又由西山飛至東山云。又東北行五十里，至舊威州。威州古冉駝國地，後爲羌夷所居，蜀漢平武將軍姜維討汶山叛羌，即戰於此。唐武德初，於姜維故城置維州，宋景祐二年，以與濰州聲相亂，改名威州。取威制西羌意也。姜維討叛羌，由彭縣什方進兵，行冰雪地，三戰三克，戰場在威州城址西北，土人鮮有知之者，唐德宗時，西川節度使韋臯以吐蕃屢東侵，乃勒兵川西，會大雪，臯集文武張宴，夜深，引兵襲汶

川吐蕃兵果不爲備，遂大敗之，乘勝追擊，逐北至維州，獲吐蕃將索哈以歸，自是吐蕃兵不敢窺川西者垂二十餘年。

大溪山峙於州東南，綿延百餘里，與九頂山脈相接，高於海面一萬三四千尺，最低者亦在三四千尺間。舊威州城有人家一二十戶，氣候在華氏四十一二度間，大溪山之水，來繞城外。

余等稍息後，復前進，路漸低，又行三十里，宿牟托土司所屬境內之二石坪之萬家。此地產當歸，生植期爲夏歷三月至九月，一斤種可穫一百二十斤至一百六十斤，但味麻，性臭，不及秦當歸之佳。初本野生，漢人近年來，始種之，年產不下一千餘斤也。余等之居停爲當地寨主，姓吳名小雙，業剝瓢。晚餐後，余偕一土兵出覓女伴，得吉零者，因至其家，伊約三五女伴來跳鍋莊（跳舞也），赤足大袴，勝東洋女郎一籌焉。

□原始時代之山石……採藥人如武陵人

二十八日，星期、天陰、晨、大霧、良久、稍霽，始啓行。十里迷墩。又念里三壩。又十五里莊家橋。又念里竹根橋。又廿里老木林。又十里文壩，白水河流於右，蓋岳希土司地也。又十二里，至茂縣。東南距綿竹縣二百二十里，東北距石泉縣二百七十八里，西距里番縣二百五十里，北距松潘三百四十里。鹿



則乙之聲又在西山矣，乙遂不還。

三•有二剝瓢匠在山得厚朴一株，約可值三四百千文，二人伐之，負返廠中，久久不得路，肚飢甚，不得已，置朴山間，釋朴後，即得路，及再往，朴不見。

此等神話，均由土人之保守性所造成也。茂縣全面積約有九萬方，計牟托土司有一百三十餘里，岳希土司有三百里，靜州土司有三百里，竹木坎土司有二百五六十里之地。縣有知事一員，漢軍一營，鎮守此地。是晚宿劉草鞋家。

■拒絕洋火……用火石……可敬亦可憐

廿九日，星期一，天晴，自茂縣起行。十五里火石溝。沿途火石礦極多。土人呼火柴爲洋火，因拒絕洋人，遂不用洋火，一切火之所自，皆仍取諸上古傳來之火石。火石礦大者三四丈，小者一二立方寸，外形多稜角，外色爲淡灰白或雜淡黃色，以錘擊其外包石，即五六裂，又以小錘擊爲片，作淡紅黑色，以鐵片擊石稜，在七十度溫度上，即能生火矣。預以粗草紙載閉之煤承石火，爲炊煮或吸煙之用，土人無人不吸煙，即無人不備此火石，及鐵鏈。（土名火鏈，槌火石之用具，）大概火石礦之年產，至少亦在百萬斤以上，各地有採火石之礦廠數家，各有工人四五人二三人不等，工人多本地土人，工作時間以夏季爲

多，每日每人可出礦五六百斤，間有鑿洞採礦者。

■金礦……硫磺礦……大森林……綿綿不絕

由此而進、煤礦與森林、蔓延三四百里。呼那山爲最高大之峰、拔海一萬七八千尺、山石爲水成岩所組成、有漢人某於此設金廠、初來工人六五人、全爲野畜所噬、因而輟業。金廠附近、有極富之硫磺礦。土地嶺較呼那山約高二千尺、聳峙茂縣之右、爲鹿頭山脈之第四高峰、途中可望見之。山頭白雪皚皚、受日照作晶光四射、惜未久即爲霧掩。此段地面多荒蕪、植物中以杉木爲最多、沿山蓬蓬作叢者皆杉枝葉也。其滋生極易、每年雨水節、土人就老杉根劈其細桠枝、以刀削枝作斜口狀、插土中、一星期後、枝即生根、第一年可長至一尺闊、二三年稍減、第七年後、則每年僅長三四寸、衰老期約在四十年後、然其主幹已在三十尺上下矣。山間之杉、質粗易腐、不及平原之細密經久也。平原之杉、其截面之紋極細、且內外如一、山嶺之杉、內紋潤而外紋細、以在砂地生長之故、質較脆薄。

由火石溝前進、三十里西山寺。又二十里東山寺。又十五里太子岩。又五里一盤棋。又六里魏門關。是日凡行九十一里。

魏門關屬竹木坎土司、全境森林最富、竹則以拐棍竹及百加竹爲最多、百加

竹大者可闊六寸至九寸、長二三丈、拐棍竹大者闊二寸至三寸半、長可至二丈、爲土人建築及什具之最好資料。森林中除竹杉外、杉樹及果實樹如梅李桃杏、枇杷橘橙等亦多、此地習慣、果實不值錢、成熟時無論何人均可採食、但不能帶走、如有違者、則羣捶擊之、死傷不問也。魏門關建於漢代、所以防羌之用、今則已成過去陳迹矣。市上有人家十七八戶、房屋卑陋、狹隘殊甚、且皆爲平屋式、余等宿一葛姓家、并饋以針線等數事。

■用筒接水……遠至七八里……池中置田蛙

卅日、天晴、晨五時啓行。十八里二道關。又六里馬子坪。由此路斜向西北行、此地有大路五線、南線返茂縣、東南線去隴木土司、東線去靜州土司、北線去實大關土司。及五盤山境各地、西北線去松潘。余等遵松潘線行、地多煤鑛。溪水澗水或池水、多作灰黑色、土人飲水、普通用接水、土音讀接爲筒、或謂即澗水、實誤也。接水之水源、大概爲山穴罅出之泉水、土人之接水、或就地鑿溝、通至家內、或用梭幹及竹筒爲水筒、或用石爲水筒、遠者多至七八里外。而最特異者、即水池中嘗置一田蛙、謂可免除水之不潔。土人呼蛙爲柳柳魚、如小孩嫌食時、其父母即呼「柳柳魚來了」、則小孩即食矣。路傍時時發現接水筒極多也。

隴木土司有土地八九十里、靜州土司有地五十餘里、實大關土司有地七十餘里、竹木坎土司有地八十餘里、各土司均不相統屬、而受節制於附屬之縣知事、然知事多貪、一有金錢、即不聞不問矣。

□按戶徵兵制……行之於灌縣以上

自灌縣以上之土司、均有極大之兵力、彼於所轄之人民、有隨時點驗之行動。俗例爲徵兵制、按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七丁抽三、所謂丁者、男女在五歲以上之稱也。總計各土人之武器、有如下諸類：長刀·（五尺餘長或單或雙隨其所慣）短砍刀·（長三尺以手持之左右砍舞）鳥槍·前膛洋鎗·矛·鎚子後膛·車車砲·抬砲·劈山·洋檯·毛瑟槍·村田九子槍·漏底五子槍·單筒五子槍·手槍。土司及溝寨主所在地、以及主要四塞之關隘、均有土兵常年戍守。土兵由所在地之排頭率領、每日在更番休息時、且須如漢兵之下操習射擊技術。練習時、有小鑼鼓助興、蓋中國古代武備制度之遺也。土兵之各種用、均自備、或本人所在地所公釀者。各溝寨各排輪流任役、每三日爲一期、故以排爲單位計、則全排三分之二之人民、均于一年內受軍事訓練三月矣。土司如有徵調點驗或對外作戰時、則傳知各溝主、各溝主又傳知各寨主、各寨主傳知各排、各排傳知各戶、各戶應執役之丁、即束裝持戰具至排頭之所、集合至



寨溝而至土司之所。由土司至居戶、二十四小時內、通常可召集其全部。此種組織、爲軍國主義極完善之行爲、惜無文明思想以改進之耳。土兵作戰、無戰術、戰略之規定、遇敵即擊、人自爲戰、各利地形、進退迅捷、百里山嶺、半日可馳、至十人同列、九人死、餘一人、仍戰不稍怯、非有鑼聲不退也。但是散漫兵力、在前線之高級官、無指揮之可能、能正而不能奇、能猛攻而不能包抄、且易爲敵所包圍、此其弊也。又其作戰也、勝則合羣猛進、敵當之全軍覆沒而後乃已、若敗則聽忽藏匿、敵軍搜索不易、歷次外兵未得利者、以此。

■ 潘姓家……金菩薩以千計……價值數萬萬

由馬子坪西北行三十里、至王家扁。又二十里即長寧宣撫司所在地也。水草坪土司在其西南、沙坝土司在其西、大定沙坝土司在其西北。大定沙坝土司之境與宣撫司之境連接、作犬牙交錯形、岷江流於右、黑水河流於左。岷江之水、清涼沁脾、爲夏禹王導江所始、源出岷山南麓岡出山及羊膊嶺、南北二源、流至松潘縣北六十里之黃勝關而合、水深僅達五寸、至巴堤受雪裏堆之水、至永鎮受三土之水、至此又受黑水河之水、已深一尺二寸矣。河多鯉魚。余等今日宿土司潘姓家。潘姓爲蒙古族、清乾隆中、受封於此、已及一百五十年、家極富、有數寸高以至七八尺高之金菩薩以千計、爲值數萬萬也。

□兩腿跑慣……夜偕蠻女跳舞……快樂之極

三十一日、天晴、芝卿疲甚、仍騎行。余等日來兩隻腿已跑慣、白日行且談、晚酣臥竟夜、偶飲或擁蠻女跳舞。其慰快乃無藝。憶初出門一二日、足底且腫、又漸成泡、痛苦異常、及至銅靈山、休息二三日、又以清油拭脚底、泡者漸平、腫者成厚皮、從此乃不覺苦。近來余同芝卿且捨鞋襪效土人纏包足布、着麻窩子草鞋（滿耳者）柔軟適意、手持土製杖（本地木石板柴極堅硬、以火燒其皮、皮脫、木作殷紅色、艷麗無比、余在桃關時、製一曲形杖、同行相效、人各一具矣、）上下健躍、欣樂之極。

□三道溝……隨地金沙……鑛產豐富

北行二十里、至鴉嶺、因多鴉得名。又二十里埡口。又十五里三道溝。沿途煤層豐富、林木森然、水草偏地、極適牧畜。人行道紆曲縈迴、依山形爲路、十步之隔、即前者不見後者、水聲潺潺響澗底、可聞聲不能見水也。又一十里永鎮。又十里疊溪營。有人家二三十戶、屋宇相衡、爲市、簡單日用品尙不缺乏、但昂貴之價、較汶川加三倍、大概米一斤值一千四百五十文、菸一斤值一千二百二十文、鹽一斤值六百五十文、白布一尺值三百九十文、至五百五十文、犂子一尺值二百四十文、其他稱是。此地之屋有一特點、屋爲樓式、樓下棲

牛羊、人居樓上、屋頂種菜、此地極卑濕而少蚊蠅、地勢過高之故也。無論何人於肚飢或疲乏時、可任意入人家覓食及臥眠、但不得於無主人時食用一切、否則須受習慣之懲罰、此懲罰又極嚴酷、捶楚之下、雖不死亦當成殘廢矣。三道溝金鐵鉛鑛頗豐富、以草鞋踰地、金作沙沙響、均因土人無知識一一猶儲於地庫也。

本晚宿一溝主家、家有男女九人、是夜特宴余等、食米和玉麥粒之飯、肴則粉絲一、鱈魚一、猪肉一、鷄一、野畜肉七八、饅以白菜紫菜海椒茄子等生菜、殊有山林隱逸奇趣。晚膳後、余捉數女爲迷藏之戲、教之數四、始曉。又告以鬪草之戲、伊等心領神會、若甚有得者。余細察之、即伊等之腦、非無思想者、特以囿於見聞、故自覺生活之美滿、若有比較或受少許之教育、余敢相信此筆路襤褸之民族之進步、出大科學家大智慧家、必遠在我老大漢族之上也。

□又聽少女說趣話……：吻吻新娘之生殖器

八月一日、星期四、天晴。下午微雨、但大霧隔天、啓目遠視。不及二十尺。濕氣低降、行者易患爛腿瘡、然有特生之石菖蒲、以之治爛腿、應如響、天生民而爲之俱生存之具、眞無微不至矣。由永鎮北行三十里至干均。又二十里普安堡。又二十二里平定關。又二十里靖彝堡。又三十里平番營。希平謂可上

馬馳至松潘宿，衆從之，乃馳馬又行七十九里，經北定關歸化堡，至松潘縣南五十里之葛家坪宿焉。

是日所經，凡越山十七，渡河三，逾無人居之森林區二十一所。普安堡至葛家坪，沿途均明代征番戰場也。抵葛家坪，人既疲乏，馬力告匱，月光未出，恰爲舊歷六月十九日，黑暗甚，道路莫辨，乃拍居民之門。門皆有大石，重量逾二百斤，以力推之，則門呀然闢，力小者則石墜而門終不可開，主人乃於樓上憑窗笑矣，蓋此地習俗，主人不爲客開門，客入門，主人始以禮待也。干砌在六千尺高之山腹，居者多王姓，故名。地多松杉，大者合抱，居民多伐爲薪。居民由內地移植來者，多出資購薪，每華尺五平方尺，僅值制錢廿五文。土人於冬季多燒木炭，燒炭者類於天晴伐木斬草掘地爲坑，製一門，將草木堆積坑中燃之，雖青生或過濕亦能燃燒，燒盡，即以泥漿糊坑門，蓋以乾土，洒水土上，至水恰能息火而止，水少則炭燼爲灰燼，過多則炭濕漬不易燃矣。

本夜之居停，有男女八九人，皆裸臥一坑上，坑燃木炭及煤團，溫度極高，觀余等入，男女皆起肅容。二少女弗起，僅以面視客，兩手按枕作微笑。余以杖輕叩其股，伊乃強拉余共臥。余令之起，爲余覓浴具，浴竟，始食晚餐，已午後十一時矣。少女名達佑，最少者名恬眞，拍枕令余臥，枕上娓娓談本地故

事極有趣：

葛家坪西有磨盤山，山上有金土地（神名）二尊，金土地能使人想什麼變什麼，如人想要白米他就變白米許多石，如人想要布他就變布許多匹，有許多人天天想覓金土地，裹糧入山，二三月草鞋穿破，足指都裂，迄未能覓得也。有甲乙二人入山，尋得靈芝草十株，二人以爲立可大富矣，乃沽酒市脯酬神，甲任燃薪，乙執役灶上，乙思獨得靈芝草，乃取毒藥（土人均常置身上，用以防毒蛇猛獸者），置酒中，欲以毒甲，時甲亦思獨得，乃乘乙不備，突以鉗薪之木火夾猛擊乙，乙應夾倒，首碎矣，甲大喜，乃自飲，未幾，毒發，甲亦斃，靈芝草亦隱去。

二坪有九龍樹，九龍樹有顯道神，月色昏濛及微雨之夜，常出現道傍，有人過，則與之比肩，彼則漸長過人，旋以口噉人首，遇之者，鮮不死。

三年前，蜈蚣坡出蛟，一吳某家連土連屋爲蛟所移，去其故居七八里，片粒未損云。

蛟如牛，首有長鬚，眼球閃閃發黃光，初爲一極小形之動物，蟄伏土中，漸長漸出土面，長成後，即於夏歷五六月化去，未去之先，必鳴二三日，聲如牛之洪虎豹之猛烈，一出土則土即化爲水，水爲先導，平地可突漲至二三丈

、所過稼禾牛羊，鮮不被損者。一年前，有蛟全山之腰，去河猶有二三里，突爲所擊，水止雨收，蛟遂涸死。

疊溪營有任昌巴豬黑虎椒關松溪關水土茹兒安化關等三十八寨，居民强悍，自明以來常稱兵寇邊，尤以大魚口下游白草堪及普安堡東之大姓土司平番營之呷哈寺土司之生番爲最蠻悍，屢次作戰，均彼所主動，彼處男女結婚日，新郎以吻吻新娘之生殖器，即成禮，且有當衆大談其性交之經過者。

■渡索橋

……見神泉……十里至松潘縣

二日、天晴，七時始行，大霧迷天，東西莫辨。渡雲長溝向西北進，二十里至王坳，爲丟骨土司所屬地。土司在大道側十餘里，姓哈，有地土約二千餘方里，轄寨五，人口一萬二千，馬牛家畜四百餘萬匹。又行十里，渡東勝河，河身有索橋，行者結馬牛尾連綴而行。又十里至神泉，泉深五六丈，清瑩徹底，夏涼可震齒而冬則溫煖特甚，傳爲韋臯所鑿。臯伐叶蕃，軍次於此，不得水，鑿石，泉湧出，足軍食用，臯以奏之唐憲宗，憲宗因錫名爲神泉，同行者罔不掬水飽腹，獨吾儕點滴未入也。又五里勒旺，有人家二十餘，爲市，有一飯店，簷口掛木招牌，大書「爛招牌」之漢文，奇矣。聞店主吳姓，一老孝廉也，逃藍大順之難，隱居於此，已五六十年，設帳授生徒，性質頗迂腐，但爲人尙端

正、爛招牌蓋其先人在秦時飯肆之名號也。又五里、抵松潘縣城。

松潘古氏羌地。縣瀕岷江左岸，依山建築，大磚巨石，古代工程偉壯之徵，雉堞鞏固，形勢天險，四川邊防軍事上及商業上重鎮也。附近氣候良好，地土肥美，苟能經營得宜，以新式生產方法開發之，則即成我國西部之樂土矣。是晚宿希平戚友張敬孚家。敬孚四川彭縣人，商於此已十五六年，家漸富，所市進口爲米麥布鹽油葉子煙草鞋。出口爲犛牛尾藥材等。據云「在灌縣負販至松潘，一千之值，可獲四千五千不等，如運至公西北境販賣，更可獲倍蓰利，特路遠難行，以是去者極少」云。本晚晚餐，有豹肉，味酸難食，且草氣撲鼻也。

■山亭短塔……溶溶綠陰……不輸江南

三日、決在松潘休憩一日。是日天晴，晨，大雨如注，一小時後，天清氣朗，據云半月來日日如是，可謂風調雨順民安樂矣。午後，展游各地，山亭短塔、溶溶綠陰中，與江南暮春三月草長時之風景，相去又幾何也。松潘之山，發源於沙嶺堡山，爲崑崙中支之幹脈，沖鋒嶺岫，高達萬尺，內外支脈，紛披如走龍蛇。崑崙中支幹脈自松潘西北七百八十里之岷山脈起，繼續起著名之高蜂、如羊膊嶺高一萬三千尺，岡出山一萬四千二百尺，白馬嶺高一萬二千五百尺、沙嶺堡山高一萬五千八百尺，摩天嶺高一萬二千七百尺，甘松嶺高一萬二千

四百尺，大分水嶺高一萬尺。

松潘面積約有十五萬方哩，甘松嶺南北麓及白馬嶺，有極大之森林，樹木闊一二丈者，以無量數計，白馬嶺北麓，即甘肅界，羊膊嶺北麓即青海界。羊膊嶺以西二萬方哩之地，均在崑崙中支幹脈之北麓，小山叢沓，森林茂密，煤層豐富，可耕可工，惜乎居是境者，均爲生蠻。彼等自號曰生蠻，行動兇惡，喜生食，牛羊肉不烹不調，切片微蘸，即充口腹，松人號之曰黑骨頭蠻子，實則彼等之骨頭非有黑色也。

松潘主要產物，爲牛羊皮肉毛角，其次爲天然之藥材，其次則農作物，木材礦產，則猶深藏未一發露。人民生活所賴，主要爲牧畜，次則以採獵天然之蔬果及野畜爲補助品。每人年銷費牛羊肉約七百五十斤，以十萬人計，年消費額當在七千五百萬斤左右，假定每隻重量平均爲一百五十斤，（牛重羊輕，）則年生產額，當有七千五百萬隻也。

松潘之工業，僅由先民遺下之各種粗笨日用器具之製造，一家之中，男女類能打鐵縫衣煮飯種菜砍柴挖煤及經營初步之商業，木竹棉器之製造，故彼等如能稍受知識，有所比較，則自能改進。土人日用之菜蔬，均自家耕種，或採天然之品，如白菜蓮花白青菜芥菜劍南菜紫菜萵苣蘿蔔而油菜（即蕓薹）刺龍包蔴



基台六二韭等野菜亦極富、豆類甚少、薯類亦少、因氣候通常在華氏四十五六度間、太冷故也。

此地之商業、除有極少數土人外、大部分攬于漢人、各寨各溝有場所、每三日結一次、名曰趕場、各地人均以貨來集會於此、互爲交易、或以錢爲介、或直接交易。常有一種商人、挑負油鹽煙米及餛餅針線刀剪布匹之類、貿易於鄉僻山谷間、年一二至、亦可隔年始收貨值、其所獲恒七八倍於所值、且有因此致小康或巨富者、蓋一二十文之針線刀剪、三四年後、可得子母相生之本利一二十千文之值也。業此者多爲漢人、近年各地擁有土地之漢人、多由此而來。蠻人重信、三五年之子母、只要債權人有理由可說、彼無不應命、且彼如不應承、則漢人可告之官吏、官吏責其土司、土司震怒之下、彼身家破碎無完膚矣。嗚呼、外人之壓迫欺侮我國人、猶可說有種族觀念之在於心也、胡爲乎同色人之相殘一至於此、余於是不能不有所慨然不釋者矣。

是晚、仍宿張敬夫家、有女伴四人來邀、未允、伴余者、爲本日認識之鄰女桃十秋、深夜共話、蠻語鈎輈、殊有拔劍斫地自異於世之氣概矣。

□黃梁洞口……黃勝關下……

四日、天陰、由松潘啓行。是日減去土司喇嘛及二土兵、而代以漢軍三人、

駐松營長張仲明所遣來任衛護者。十五里白楊岩。又八里小壘口。又十里黃梁洞。俗傳唐時士人羅隱應試成都，未售，歸途息於此，倚壁假寐，時方大飢，隱忽夢神謂之曰「洞有黃梁千萬，汝曷不以濟衆」，隱驚咤，覓之，果得黃梁，乃設施梁所於洞口，盡施之，洞以得名。又十七里黃勝關，關下水響如雷鳴，左爲參天之森林，右則峭壁千尺，下懸一線水，流亂石堆中，水花高十餘丈，驚瀾追逐，人語不可復聞，奇觀也。瑞士以風景名天下，其視此又何如耶。

■新娘十八九……：新郎鬚滿腮……：賀客雜沓

關有土城、雉堞頽廢，猶有七八垛匿長蒿巨蔓中，頗具中世紀遺蹟。城內有居民十七八家，一家正行結婚禮，余強羣衆往觀之。新娘年十八九，新郎已鬚鬚滿腮。新娘着四川戲子所着之霞披雲肩，色已陳舊。新郎則着黑洋布長袍，白布襪，黑布鞋，黑瓜皮式之氈帽，藍線掛耳之老白石眼鏡，手持長煙袋，作笑容。余等以錢二千爲禮，導者不至禮堂，即至客所休息。女客極多，大都袴而裙，行時，風吹裙角，白肌隱約可觀。女客衣飾之種類極多，有一衣陳五色者，有作滿裝者，有似西洋裝束袒胸露臂者，有博衣大袖作古代裝者，髮多蟠於後頸，或橫盤額上，髮色或黃或黑，或首戴男子氈帽絳帽，比較上男女之戴帽者，較包帕者少三分之二，帕或藍或白或青，先以帕頭蒙頂，次以帕橫纏

十數、有若印度人然。新郎自煮麵絲一碗送於新娘手中、謂之曰「希屋哈達那、喝（讀如活）著莽、」羣圍觀呼噪、新娘亦面赤矣。旋即就席、主人特爲余等設桌、餘均坐地上、八人一桌、人爭箸及碗、喧噪繁音、不復聞他人語。未幾、看來、猪肉片大如手掌、彼等大嚼如食油菜、余等則不敢一下咽也。彼等謂：「土俗、無論任何人家有吉凶事、三十里內之人、均全家往、弔賀之儀、或物或幣、而來客單則七人或九人、雙則八人或十人也」。席散、男女紛沓來窺、禮堂中紅燭高燒、有青年男女擁抱、大跳其鍋莊、且歌其山歌。有一人吹笙、且吹且舞、爲狀至趣、吹竟、羣侑以酒。余等旋謝主人出、則石上廳中皆陳賭席、大概有六七十桌也。

□二同伴以病先歸……將西行入大金川

黃勝關屬商巴土司地、其西境接下泥巴土司、西南境雲昌土司、西北接祈命土司與東丕土司、東北界挖藥及阿按土司、東界寒盼土司、東南界雪山嶺、地土饒沃、出產以犛牛羚羊麝香爲大宗、松潘北部土司中最良之地也。雪山嶺高二萬尺、其南雪瑤嶺高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尺、屏幃千里、山下暴熱、山上奇寒、一如蟠龍山。余等是晚宿於祈命土司境之烏都寨、凡行七十二里。是晚、決定芝卿雲鶴以多病先回、余等亦改道、由此向西行、經理番入大金川之道矣。

附岷江北源流域之土司調查表(以黃勝關爲南面終點)

土司名	稱	佔有面積	轄寨數	主要產物
商巴土司		約一〇〇〇方哩	一八	牛羊藥材
寒盼土司		約一五〇〇方哩	九	牛羊稞麥黑芋森林煤鐵
中岔土司		約五〇〇方哩	一一	牛羊森林鉛硫磺
郎寨土司		約一〇〇〇方哩	一〇	牛羊煤森林
羊崗踏藏土司		約四〇〇方哩	一二	牛羊森林煤
挖藥土司		約五〇〇方哩	七	藥材稞麥
祈命土司		約九〇〇方哩	一九	稞麥洋芋牛羊
東丕土司		約一〇〇〇方哩	一五	豆半夏藥材豬牛羊森林
阿按土司		約一〇〇〇方哩	一六	牛羊豬野畜
羊峒土司		約一一〇〇方哩	一七	藥材牛羊煤森林
中羊峒隆康土司		約四〇〇〇方哩	二九	野畜牛羊豬犬森林煤
竹咱土司		約七〇〇方哩	二〇	森林牛羊
裏頓土司		約七〇〇方哩	一三	森林牛羊豬煤硫磺
達弄土司		約五〇〇方哩	一八	森林藥材煤稞麥

香哨土司

約三〇〇方哩

森林牛羊煤油鐵礦

八頓土司

約三〇〇〇方哩

森林牛羊煤礦鐵礦煤油鑛

營馬土司

約五〇〇〇方哩

森林藥材野畜牛羊煤鑛

岷江南源流域之土司調查表

土司名稱

佔有面積

轄寨數

主

要

物

產

作路土司

約一〇〇〇方哩

一五

野畜牛羊豬森林煤

崇路土司

約九〇〇方哩

一七

野畜牛羊森林煤鐵

上勒凹土司

約九〇〇方哩

九

牛羊

下勒凹土司

約六〇〇方哩

一九

牛羊馬匹

上撒路土司

約八五〇方哩

一二

棕森林野畜

中撒路土司

約九〇〇方哩

一七

森林牛羊馬

下撒路土司

約九五〇方哩

一〇

森林牛羊馬

雙則土司

約一二〇〇方哩

一〇

牛羊馬森林野畜

留爾堪土司

約一一〇〇方哩

一一

金銀鉛錳煤牛羊森林

川柘土司

約九〇〇方哩

一三

牛羊馬匹森林

上包坐土司

約八〇〇方哩

一二

下包坐土司 約 六〇〇方哩 一五

包又寺土司 約一五〇〇方哩 二五

■冒萬險……排衆難……決意攀登沙噶堡山

五日、星期一、天晴、余等先行。十里至黑狗坳。又廿里青山。又五里黃王墳。又五里卓家坎、路狹、上下均須以手攀援、行程較緩。余欲登沙噶堡山、衆不可、余商之漢軍、決以二人從余、二馬載行李食物前進。季平等則即循黑水河至理番、約以一月相會於雅州。余今日始作書報余母、信由驛遞、漢軍營所設也。

午餐後、分道。余向北、季平等向南矣。初余之欲北也、衆有難色、余立以「不强邀個人獨往」爲言、衆始喜、余相信衆必以余獨行不數日、必反覓彼等、蓋余以孑身步行此較寒之區域、生活必較已經之地爲困苦、如有大難臨頭、又將如何之禦也。然余所持無恐者、一因余父兄有威望於土人、土人或不敢加害於余、二則災害之來、固不能預防、亦不必預防、余如欲策萬全而行者、則哥倫布之事業、必不能降於余身、余惟有大膽進行、俟有禍患發生、再設法爲之防備耳。自本日起、箱中之七子連珠手槍、遂不離余之身。余前行之路線、決由阿按土司境、經理頓土司香咱土司境登沙噶山、溯祥楚河而上、入八頓土司

境、再越甘松嶺歷山西北諸部落至大小金川。

是日又行四十五里、經草坡新塘關浦江青水等寨、至裏頓土司境、時已午後八時矣。以火把（束枯竹燃以照路）照路、行十八里、始至一安姓家、主人以菜根麥飯相餉、味甚甘也。十時、余將寢、請主人之女相伴、女來、談數語、伊即縱聲笑、謂：「伊所識之男子、從未有若余之白哲者、余如有要求、伊無不應命也。」云云。

■又逢一女子……皮膚有草氣及腥氣……

六日、天微明、余已欠申醒、聞伊之鼻息極粗、皮膚有草氣及腥氣、伊等專以嗜畜肉爲生活之故也。如會旅行蒙古等地之人、必知余之此言不虛也。伊眼不似漢人之過斜、頰作淺紅暈色、較昨夜猶艷、髮微黃、臥終夜、均仰面、因憶自上月十九日同余共臥之女性、無一不仰面臥、豈俗習固如是耶。余搖之、伊雙眸略閉旋合、惟以手握余項、令再臥、力過大、折余頸、皮出血、余呼痛、伊驚眸復開、覩余苦狀、伊亦淚潛潛下、且自抓不止。余旋以繃帶縛傷處、赴主人之早餐、餐竟、投以錢、不受、贈以葉子煙二三兩、彼則大喜。

出寨東北行十五里至接天關、傳因接待明太祖之使臣而得名也。又二十里木瓜坪、以地產木瓜著名。又二十里黃水塘。有獵人獲野畜極多、正掛獸於樹、

施剝伐皮毛之工作，觀余等過，即吹口曰「噓」！漢軍亦以「噓」！答之，旋漢軍謂「此地習慣，以「噓」爲口號，如不能答者，必遭殺害。」又東北行三十五里至白芒寨，宿焉。

□白芒寨中……牡丹花好……犬尤靈敏

白芒寨爲大姓，全族姓安，有人口三千餘，世代以强悍著稱，爲香哨土司之中堅寨戶。余至，由漢軍導至寨主家，主人頗謙恭有禮。余洗足竟，抽紅紙（書春聯之紅宣紙，）書二聯贈之。旋即有老者數人來談，彼等有曾至灌縣者，有曾至汶川者，有曾讀書三年者，有曾讀書數月者，但彼等之視至灌縣，不啻漢人之旅行倫敦巴黎，視讀三年書者，不啻內地一般無知識市僧之欣羨洋博士也。羣聆余縱談火車汽船，不啻講天方夜談也。有女數輩邀余跳舞謝未去。

本日所經，黃水塘以南多爲草地，水草肥沃，一望百里，黃水塘以北，森林叢茂，煤層四溢，有一煤洞，煤塊堆積似無人燃燒者，塊上油漬盈盈，最好之白煤也。植物有貝母松杉椿柴胡大黃之類，動物有虎豹狗熊猴麝鹿岩驢野豬野狗犀牛獨角獸毫豬犴子獾子麝子黃鼠狼灰貂金貂草貂草狐野兔等，家畜有犛牛水牛黃牛山羊騷羊貓獵狗等，礦物有白煤有煙煤油鐵金石白玉鉛等鑛。

白芒寨有牡丹七八種，或紅或綠或白或黑，大者如盆，小者如錢，千奇萬幻



各盡其趣。川西之牡丹，除此地外，惟新街子尚有一地有此等種籽也。據獵人言：彼等專以獵爲生活，必畜獵犬七八頭十餘頭不等，犬生五月即能搏噬，主人出獵犬則後隨，即隔三四日程，犬亦能踪跡。至此地之犬種，高而細，毛緊貼，雙耳下垂，其耳膜之組織，較他種爲銳敏，犬常救主人之危難，如渡雪，如履冰，如覓棲宿地，犬均能之，故彼等視狗不啻其第二生命也，食與犬同食，宿亦擁犬臥。此等犬雖不如西洋叭兒狗之養尊處優，然每食必肉，爲人所敬愛，視內地看家狗之以人糞自給搖尾終日尚不得一飽者，誠有天淵之別矣。

□帶獵戶八人……登沙噶堡山……所見尤奇

七日，早餐竟，主人帶獵戶八人，伴余登沙噶堡山，漢軍隨去。行二十八里，即抵山麓，涉亂流，攀援渡一極狹窄又極凌亂之石徑，路纒如線，如無人導引者，余信無論何人必迷於於此中不得出也。上念七里至一岩窩，（岩石下也）羣拾柴作薪，出袋中玉麥籩就火烤之，烤既熟，以奉余，彼等則傾牛角中肉末少許於掌，舐食之，又略飲水，即稱果腹。自松潘以上，肉末已成居民之主要食品，類於秋深草肥畜壯之際，屠牛羊，切爲薄片，曝乾，研爲細末，貯土甕中，每食，至多只能服一匙許，蓋食肉末之後，必服食水少許，肉遇水即澎漲，如食肉末過多，則肚有漲裂之虞也。牛羊肚肺等物，則和油及臟腑共熬爲

油餅、土名、掌巴、夏歷初二十六、則人必食豬肉掌巴一二枚、若富有之家、則日日嗜之也。此地豬長五六尺、重二百餘斤、食法亦同。余欲食肉末、漢軍勸余、謂「未曾食慣者、食後常患大便閉結病、非有極強健之體質、不克勝此任也。」云。

又上念里、即遇毫豬一羣、毫豬之行也、喜橫跳、且跳且叫、爲狀百趣。其毫毛至硬、銳如鋼針、人當之鮮有不被軋成肉糜者。惟毫豬身極短小、最高不過華尺一尺、長不過二尺、其奔走時、毛聲琤琮、人聞聲可避之也。獵者預以截斷之木樞置路傍、伏石上、先發一槍誘之、豬聞槍聲、爭突而前、獵人連續以木樞擊之、一木一豬、樞連豬身、豬行即緩、俟其疲、即出捷徑、以叉叉之、俄頃之間、殺豬三十餘。

二獵人隨余等直上。又行十七里、天漸晚、不能行、大霧四合、天地爲晦、乃覓一岩窩。折石爲門、獵人脫披衫作墊、余疲甚、蹣曲臥。寨主蕪火、漢軍拾柴、火光熊熊、窩爲之煖、余視華氏寒暑表已在四十度下、知此地已高出海面一萬一千尺矣。未久、獵人均來、初未知余等之在此也、則呼曰、「咳！」在余側之獵人、即出洞如聲應之、彼等即能循聲至。時已入夜矣、衆剝豬皮、就火烤肉、以刀劃作片、嚼之、若甚可口者。其剝法：先以巨石壓豬四蹄、以快

刀剖豬上下唇，即從剖割處，旋抽旋割，即脫皮下，皮上宛然一豬像也。衆啖豬肉，且言「寨中有老人，現已不能行走，彼壯時，常與虎豹鬪，鬪必勝，勝則食虎豹肉而貨其皮，彼因以打虎將名噪遠近，家蓄虎膽虎膝（能愈風濕膝痛）虎骨極多，即所寢之皮所服之衣無一非出之虎豹身也。虎豹肉酸，不常食，餘餒乘澗中，嘗有虎來嗅。某年，老者夢一少婦素裝朝拜之，并告之曰「後十五日我與三女有難，惟君可以救我，但同時君亦有難，難非我莫解，如君能救我者，彼此均可慶生也。」老者曰、「我何從救君？」曰、「後十五日午時，君過前山傍，有黃衣者擊殺吾時，君預藏石灰饋投其目，吾即能脫厄。」曰「黃衣者何人？」曰、「吾夫也，彼棄我以結歡於其主，吾衣黑，三女亦如吾裝，君勿忘也。」老者年秋必宿山中，伺虎出。孤山一茅棚，塊然獨臥，忽憶夢境，遂逐徑至其地，則一黃豹撲一黑虎於地，虎力敵將死矣，老者逕前擊豹，一拳既出，豹齒盡落，黑虎之子嚙豹尾，豹迴首，老者乘勢撲豹額，額立破死矣。方喘息間，一玄豹猛自頂上躍下，不及頂上毛髮間耳，老者與之撲，不勝，危甚，汗涔涔下，忽黑虎騰觸豹腹，老者遂跨上豹背，兩手反持豹足，但苦於不能擊，三小黑虎競來吞豹股，老者得拔一手擊豹，思脫險，及返茅棚，憊甚，乃倦臥。朦朧中，爲虎聲驚覺，出棚四望，則聲在左山，方縱步上山，而坡上木石四

滾、茅棚已埋亂石下矣。老者感虎活命恩，遂不復擊虎云。」

■一千餘方里掩冰雪……三千餘方里蓋森林

八日、天晴。仍食玉麥籩二枚。霧散山清，樹木葱籠，張揚如蓋。余等再上、約三四十里，已近積雪區。皚皚白雪，長年不化，寒風刺骨，着肌欲裂。寨主告余：「不能再上，雪窖迷坳，若失脚墮虛空者，則無救也。」云云，余乃循西山下，下約五十里至祥楚河之南流。又越二山至浪架嶺東麓，即八頓土司地也。由此而北，有三千餘方里之地，均藏於森林叢薄中，其掩於冷雪者，尚約有一千餘方里也。余乃辭寨主，令一漢軍隨余，一漢軍赴白芒寨取行李，約會於營馬土司之奉化關寨。

是日所經之地，多沙礫質，木本植物極發達，巨山岩岩，未有一方寸地示濯濯者，合抱之木，至少亦在千千萬以上。動物中以蛇爲最多，蟠者行者，爲狀不一，本日所見，大概數亦有五六百尾也。沿途，有人家七戶，山上寂無聲響，鳥雀不聞，所有者獸蹄而已。

浪架嶺在沙嘴堡山西面，直徑之距離，約有二萬米突，高出海面約一萬二千尺，距崗出山約二百里，距白馬嶺約一百六十里，距章灰山約一百四十里，西北距岷山幹脈起點約一百五十里，西距甘松嶺約一百二十里，支脈約二百三十

餘支、山頂積雪不化、爲岷江南源主要山脈。營馬土司挾浪架嶺四圍之地、人  
民不知耕植之方、然食肉寢氈、猶勝八頓土司之生食寢皮進一步也。

是晚、至八角寨、宿薄特家。有塾師一、買字于此、三數日不見內地人、驟  
過之、喜甚。彼語雖陳腐、余亦不計較、惟詢彼之行踪、據彼所言、則一極可  
憐之人也。彼在滿清時中式、從人學道、其師令彼須走三十年、始脫盡塵劫、  
歸青城證道、彼已奔走二十三年矣、不求諸己而求諸人、不齊其本而惟務其末  
、彼之謂矣。薄特土人、元代即居此、以強武稱、五十年前、猶長八頓、後以  
族人驕縱、沉湎淫逸、武備廢弛、遂爲其部條溝族所篡取、前曾任八頓土司之  
郎兒、已祝髮爲喇嘛矣。此族有人口四千餘、散居五寨、處八頓土司營馬土司  
間、一老者對余述此故事時、至爲嘆息、若不勝感慨者。此寨之女性、皮膚極  
粗陋、髮蟬結、年不一梳篋、余不惟不敢與之近、并且惟有望望然去之也。

□ 一女下部少露……：尙行若無事

九日、天晴。晨、五時、自八角寨西行、二十里大梁頭、又二十里三堡。有  
土堡三。明所築。堡內有居民三五、均爲土人、垢面黑膚、幾如化外、衣不蔽  
體、一女下部外露、尙行若無事者。又二十五里糧扒、有漢人二居於此。邀余  
至其家休息、室亦平屋、雖土牆草壁、然頗修潔。入門後、觀其家、婦女均着

單衣白袷藍布袴、紅布鞋、足則纏如椶，則尙未同化於土人者。中堂爲客室，壁於神龕，龕供有紅紙之神號多位。龕左右有紙聯一、聯云：

「晨昏三叩首、」

「早晚一柱香、」

壁上貼春報圖、圖上七印本年陰陽歷對照表、左有喜神方位、圖下繪有一牧童持鞭擊牛、牛方掛犁、從事耕耨也。余異之、彼言今年三月、有春官來此、所贈、春官者、始於明代「每歲孟春輜人以木鐸巡於路」之遺意也。但彼等能在隨便意識中即行至此地、余等之來、乃告千難、視之能無慚汗哉。

□金山銀穴……要有心人去開發

又十里奉化關、有人家十餘戶。余入寨、則負行李之漢軍已早在此。遂又行三十里、至包又寺土司境之達碉寨、宿。包又寺土司之境界至闊、東連松潘、南界熱霧土司、西南接毛兒革土司、西連括佑土司、北至甘松嶺、均沃壤可耕地也。地在濱岷江南岸及黑水河北岸、有小面積之平原、約佔總面積十分之三、後之人欲建設松潘者、其着意於此即可矣。本境南部多水、北部多山、山地產金鐵鉛煤及煤油鑛、若能開發、不難致富、如預有三年資本、從事新工業之建設、第四年即可自立、只要學識超過事業、十年之後、松潘不難一躍而爲金

山銀穴也。主要方法，在能一面提高本地生活，使人民知所仿效摹法，開其勉奮向上之心，一面擴充教育，增高其知識，則有限之慾望，有限之消費，爲無限之建設，無限之儲蓄，自必事半功倍也。此地吸葉子煙者，多在十二歲以上，無論男女，都臂繫一圈，或銀或金或銅或鐵，乃至所蓄之貓犬前蹄，亦同樣戴圈一隻。女性較昨日所遇者韶秀，然尉遲恭面孔終失卻女性天然秀氣。夜漏既下，二女袒臂來把臂，余從之，爲跳鍋莊之戲，彼等以紗布斜披兩肩，若正步法壇之老僧，若步入舞場之歐美女子，雖然，此欠文明而彼亦較爲悅目也。

□白煤……鐵……藥材……遍地皆是

十日，上午，微雨。冒雨行，大霧四至，臭甚，硫質極多之故也。西行三十里，盡反復往來於岷江南源之山溪間。道左爲邛崃山脈之第一支脈，忽高忽低，出脈至結脈，約有二三千脈，山道高於松潘約一千二百尺，高於汶川約二千尺，高于灌縣約六千尺。未幾，日出，霧未盡散，半空突露山頂一角，蒼翠欲滴。又行十五里至拈佑土司境。拈佑土司位於黑水河南岸，地土亦較腴，惟北部山嶺叢疊，稍見差耳。黑水河之土人，俗呼之爲黑骨頭蠻子，其族有二十三種，均住於黑水河流域，列表如下：

土司名稱 佔有面積 所轄寨數

拈佑土司	八〇〇方哩	一九
麥襪土司	九〇〇方哩	一〇
七布土司	一五〇〇方哩	一二
下泥巴土司	六〇〇方哩	五
雲昌土司	五〇〇方哩	六
松坪土司	七〇〇方哩	一〇
小姓土司	一〇〇〇方哩	一五
大姓土司	一〇〇〇方哩	一三
毛兒革土司	八〇〇方哩	八
熱霧土司	七〇〇方哩	九

黑水河之上游凡二源、南源在麥襪土司及七布土司中境、名雅爾隆河、北源在大分水嶺東麓、拈佑土司與麥襪土司中境、名楚納克河、東南流至毛兒革土司境而合、始名黑水河、又東南流二百八十五里至靖彝堡、合於汶江、全流凡長三百九十里、惟水流寬濶、巨石橫立河底、水聲四號、流速極峻、不任舟楫行馭也。黑水河流域鑛物極多、山則水成岩也、煤則白煤及含有極富油量之煤也、藥材則遍地皆是、鐵則沿有煤區域皆有也、新式工業、有此三種原料、又何



患不成乎。以此三種供給松潘之建設、交通一關、財富自生、不必十年、亦足使松潘人民、人人擁有三四千萬之資本矣。

■主人以妻女伴客……認爲禮貌周全

又行三十里、至七包坐土司境之老寨作午餐、所飲之茶爲苦丁茶、味瀟甚。苦丁茶者、土人所製、四五月間、採山間青草揉爲餅、伏暗室中、三五日後、去其外皮、即成、味較白茶爲廉、有清火涼肺之効、但肥人服之易生病也。

又行三十里至白頭坡、宿坡下小寨中。坡屬留爾填土司、距岷江北源匯流處約七里。寨前小澗中有打麵房八九、西北嶺一二百里之居民皆來打麵於此、故地方尙不寂寞。夜間自上透視、星火熒然。寨主姓光、居此已三四百年、人極謙和、款客甚恭、惟房屋卑陋、飲食粗劣。全寨能識漢文者不過二人、能說漢語者尙有十餘人也。夜深、余欲臥、寨主遣其女二人來伴、姊名邦兒、妹名雙小卜、爲余解衣脫履、余問之、蓋此地待上賓、主人當以女妻伴客、始爲禮也。此地語言稍異、然大概尙可使余了解之、且可在與彼等對談之後、仿其發音也。

■遍地黃金……土人不許偷竊出境

十一日、天晴、寒甚、溫度僅在華氏三十四五度間、地高出海面約六千尺矣

○由白頭坡西進、二十里至饒饒溝。又十五里山查子。留爾堪土司境產金甚富、山查子一帶尤多、人行路上、常見金露土中、土人常掘土埋之、如有偷竊出境者、則追殺之、其理由謂：「金爲地寶、金盡則地陷、故彼不掘探、即所以預防地陷之禍也、」噫、愚極矣、迷極矣、全國之想發洋財者、何必膠膠擾擾於人稠地密之地、爲「牛打死牛填命」之競爭、而不一臨斯土、利其山川、發其寶藏、教育其人民、利己利人、爲一本萬利之事業哉。又西北行二十里、入川柘土司境。又行二十里、至黃茅嶺入中撒路土司界。又西北行二十二里、至雙則土司界內之白草嶺、一盞燈寨中憩宿。

■莫須有事……土人虐待漢人……以火炙足

本日所經之地、全爲牧畜部落、但有固定之房屋、有固定之牧場、間有游牧者、亦不過七八日即返故居、此其異於蒙藏風俗之特點也。男子多赤足、持竿驅牛羊、竿以鐵製、重量常在三四十斤間、野畜當之、顛靡不碎。人種頗高大、有若山東人、男女長度通常在五尺外、體力之魁梧強健、孔武有力、中國最佳之種也。食必肉三四斤、飲必盡二三加侖。男女裝束如一、普通頭包白布或藍布帕、身着窄子衫、長僅過膝、博大不亞於內地老年人所着之古式大衣、色如帕、足纏袱布、腿纏裹腿布、袴束裹腿布內、短煙桿及快刀長五六寸許插袴

管外，肚腹上繫軟皮製成之兜肚，腰繫白棉帶或皮帶，葉子煙包火石火鏈一古腦貯袋中。出門則攜土製杖，上山則攜彎刀、簑衣、斗笠，弔貨往人家則着氈帽或改新衣，結婚時加著鞋襪。女首蒙紅巾，死喪之當事人俗所謂孝子者，束草於毛辮，（土人均有毛辮）不著白衣也。聞留爾堪爲明耿忠留番酋八達地也。土人晚間常親山坡有大燈，光耀如大光燈，趨近則莫之見，有人預立於常見燈光處，及燈出，則立者不之見而在遠者仍見燈未移尺寸也，奇矣。俗傳，土人遇有單身之漢人至，則捉而置之暗室中，暗室四壁偪仄，才容肩臂，光滑不可上，室底有平鍋，鍋底焚柴，鍋盡紅，因以炙漢人足，成寸許之焦厚皮，然後遣漢人赤足爲之牧牛羊馬匹，以足底厚可赤足供奔走母須費草鞋也，本地人所着之草鞋，均由外輸入，費甚高，余在茂州時，即聞此說，今履此地，方證實此言之謬妄也。土人雖野蠻，何至有如是之殘忍，漢人雖至蠢，何至上門送死，許多地方故事，每多故甚其辭，好事者更張大之，傳演至今，遂造成文明人對野蠻人之特別懷疑與畏怖，造謠文人之肉，豈足食哉。

□今之桃源……高山環抱……在四川西北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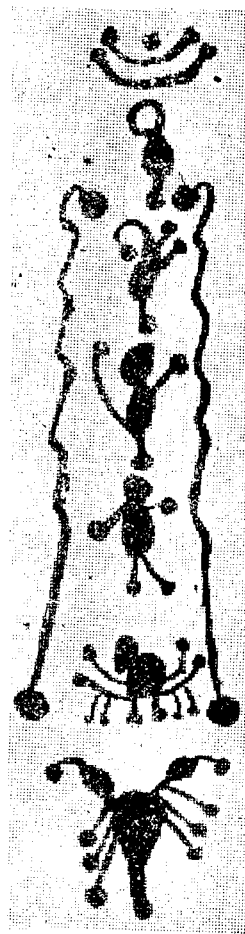
十二日，星期一，天晴，寒風颼颼，如有雪意。余味爽即行，出門不遠，即觀瀑布念餘處，林木夾道立，人行綠陰中，然已恍如隆冬天氣也。余等前行十

八里、即上羊膊嶺下之幹脈之山坳。是日約行一百一十五里，經紅帕嶺黑峰灼火峰林仄納山瑪爾雅山拉爾東山拉爾西山。路之最高處，達一萬五千尺，初出門寒甚，漸行漸熱，行一二小時，則汗流浹背矣。拉里山在幹脈西麓，高出海面一萬八千六百尺，東北麓屬上勒凹土司，西麓屬熱當土司，南麓屬雙則土司，東麓屬上撒路土司。都拉坤都倫河由拉里山北麓發源向西流，都爾達都坤倫河自拉里山南麓發源向西北流，而卓作克阡通拉山東麓發源之德特坤都倫河亦向北流，三流均入青海土爾扈特南前旗南境，合注於黃河，三河流域，均在邛崃山脈之北，與四川本境別隔一境，若粵贛湘桂之相別然。此別境有面積約二萬方哩，有土司三，寨三八，人口六千餘，馬匹牛羊三十餘萬頭，東西南高山環抱，中湧平地，最低者拔海僅二千餘尺，今之桃源也。

□ 以貨易貨……游牧生活……上古之遺風

是晚余宿於熱當土司所屬之瓦舒寨。寨中語言與山南微異，土人行動及風俗習慣亦有別，全境均爲游牧生活。土俗愛牛，以牛多爲富，馬羊次之，婚姻交際，多以牛酒，交易以貨易貨，不用介幣。一般人家，重女輕男，女爲家主，女勤男逸，女襲祖產，男爲贅婿，女可任意更換夫婿，男不敢較也。每夫婦二人，只准育男一，女二，過多則棄之。寨中土人來盤詰數四，土兵荷鳥槍繩索往

來室外、經漢軍示以證明文件、彼乃去。此證明文件、極簡單、僅一木板、上繪紅符、如下：



寨主來晤、語格磔不甚明晰、幸有一通司來、始得申明來意、寨主謂「前有八人來此偷寶貝、用筆記載、并將寶貝樣子取去、全境人爲保存祖宗土地及寶貝計、決打殺洋人、先生初來、鄉人不知、謂先生即前次來之洋人、欲求余不利於先生、幸余親來見、知先生非洋人、而大老爺之親人也、禮當叩見、」云云。言已、即下拜。余若不得符及通司今日必危矣、彼所稱大老爺、蓋指余先君子也。旋邀余赴其家、室湫隘陋甚、三五幼女、裸體立余側、年皆十五六矣、詢之、則其子姪、俗例、女子不出嫁、不着裙也。

客不脫袴……令女罰酒一大碗……苦事

寨主姓馬哇，年約四十餘歲，伊曾招贅夫七人。旋其夫來拜見，則一白髮蒼蒼之老叟，誠樸無多言，蓋山南人。天漸晚，即促余就席，席地而坐。同席十洋人，女皆跪坐，男則矮立，均無袴。通司請余脫袴，余不可，三強，亦不應。諸女來勸，亦不之從。寨主乃耳語一幼女，幼女趨余前，斟酒一大碗，令余飲，所以示罰也。余不飲，伊下跪，余詢之通司，則此地俗例，客不脫袴，則以狗年生之女罰客飲酒，客不飲，則幼女須受三十笞刑也。余駭懼，一飲而盡，飲後，即失知覺，及醒，天已大明，則已臥在一帳中，（皮帳也）寨主及五六幼女，均臥余側，諸女或伏余腋，或倚余臂，或枕余腿，或臥余兩腿間，且余衣袴亦不知何時爲彼卸去矣。余起，諸女爲余着衣履，且以手撫摸余身不已，蓋所以示親愛也。

十三日，天陰雨，余以葉子煙數兩布一丈鹽數兩分作十餘包遍送寨主及諸女，皆大歡悅。諸女之皮膚，惟手足面孔較黑，其他部分，頗白皙。晨七時，辭主人行，諸女叩頭拜送。余行十餘里，至小山頭，廻首，猶望見瓦舒寨前一羣人尙佇立也。行二十七里至都頭岩，兩山均大石峙立，峭壁萬尺，一望無際，人行道上花木夾立，綠英紅絮，片片飛舞，澗水一泓，青綠如圖畫。沿溪約行三十里，僅遇二人及人家一戶。一果實林，桃李纍纍如貫珠，余等採食之，味

尙佳、人煙稀少、大好食料、都半廢棄、可惜也。又行二十里、至合填土司境之扶桑寨、作午餐、路漸向南行、蓋余已折而南矣。又行三十里至磨下土司所轄之清水寨宿。

是日凡行一百零七里、三土司區域過大、人口過少、既鮮知識、改進其生活、故日僅糊口、亦能滿足。天然財富、蘊藏至多、迄未開發、可惜也。此地屬松潘管轄、然考之官書、官松潘者、未嘗一至此地、亦無方例之報告、故內地人知此地狀況者、恐除余之外、尙無第二人也。此二萬方哩之地質、爲石灰系之硬砂岩石灰岩黏板岩。有原田池沼、又有小湖、即最高之拉里山頂、亦有小湖二、蓄水至多。全境作三面高山中間低下形、如能利用地力、做四川內地山田開墾、則氣候溫和（通常在華氏四五十度）、必能牛植、不過較內地稍遲耳。○（以桃李結實例之也、）同時、煤鐵鑛極富、可供新式開發原料之用、土質多灰黑色、若所稱爲油沙者。森林茂密、物產富饒、若以耕植、天然之水即足灌溉、乃以廢棄於道路阻險萬山叢沓之中、殊足爲有志者立足之所也。

□再北千里無人煙……爲衆阻止前往

十四日、由此南下、越第二幹脈出大金川矣。余初欲循都爾達都坤倫河一窮北境、寨主及漢軍以「北境千里、無一居民、菁林深密、無徑可通爲難」、相勸、

乃止。本日此地之氣候，在華氏五十六七度間，土人言「年秋九月，即下冰雪，直至次年春末始化，開種蔬菜，亦埋雪中。蘿蔔尚大，重者可達二三十斤。土人食菜，以油菜蘿蔔爲主要品。無蝗蟲、無貓、無驢、無內地樂器、無綢緞衣飾、男女頭無金屬飾品」。由此南下，即越高八九千尺之山四、始達物藏土司境，是日行一百一十八里，宿於榮作革土司境之二道毛。

■大金川一帶土人喜得小惠……頭腦簡單

此地女人之而貌衣飾及風俗習慣，較昨日所遇者，較有進步，非復裸體赤身之野蠻。大概因頭腦簡單之故，性躁易怒，然人不之犯，彼亦不犯人也。彼等遇生人，頗客氣，奉煙敬茶，彬彬有禮，然久則慢且狎，故久處其地而不與之狎者，必遭彼之仇害。余履行各地久，益知土人之好小惠，已成爲一種習慣，如余等有菓子煙則彼即索煙，有鹽則索鹽，如能應之者，則雖令其效死亦可得，貪小惠而債大事，土人之謂矣。在昔土人好搆兵叛亂，其原因亦不外彼好需索日用品而漢人不之應，且夥竊其金玉，或以威勢凌取其財富，彼抗拒而發難耳。清乾隆中大小金川之亂，即坐是故。又彼等因不善居積經營，見他人富有，則思篡取，故剽掠爭戰之事常起焉。漢人漢官，不明所以導之方，而惟一以峻刑示威，或貪婪奢索，于是往往有殺戮官吏之事，實則彼等非常懼官府。



且亦知漢兵於克平後屠戮之慘酷，然挺而走險，彼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也。

■尙武！……爲女子而決鬪……得勝者成婚……

此地尙有一種奇俗，即男子常常爲女人而犧牲是，有時一女愛三男或五六男，女令諸男決鬪，得最後勝利者，得入贅，因之爲「決鬪」而死者年以數數聞。「決鬪」余所名，俗名「捉同打」。當「決鬪」時，女集諸女高坐，諸男互鬪，每鬪必二人，互鬪竟，得勝者跪女前，撫女足，兩手抱女腰，女吻之，諸女共舉女於肩以示慶賀意，最後則上下拋擲，而得入贅資格之男子，必須臥於地，女被擲下時，即抱之歸女家，婚禮即告完成矣。

■天葬……地葬……火葬……水葬……風葬

十五日，天微雨，余仍冒雨行，東南行三十里至紅岩寺，喇嘛廟也。有喇嘛二十餘人，方爲一死者行安葬禮。土俗，安葬有五式，一曰火葬，置屍於薪上，舉火燃薪，以焚屍，取屍骨灰，揚之天空，云可升天也。二爲天葬，懸屍於死者家之南山之樹上，任鳥獸食，云可升西天。蓋不啻基督徒所吹「基督死十字架以替人贖罪」之意也。三爲水葬，沉屍水底，屍落水而不沉者，則認爲罪孽深重，死者之家懸白幡，下水剖屍腹，去其腸胃，實以細石，更以大石繫屍背，云可贖罪也。四爲風葬，五爲地葬，略如漢人。然土人通以火天二葬爲經

、余本日所見者，即火葬也。僧衆著紅袈裟，擊樂器，唱經，繞屍行，屍伏薪上，面目如生，云方死一日也。

又行二十里，至白花作午餐。白花有漢人三人，商於此，市油鹽柴米等日用品。屋一如土人，但尚有漢文對聯及日歷，余一見心殊喜甚。有土地廟一，供土地壇神（俗傳即趙公明），觀音文昌財神等泥像，廟立於清乾隆中，已重建二次矣。土人亦有來拜禱者，王陽明先生有言，「夷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瀆禮任情，不中不節，誠有君子而善居焉，其化之也蓋易。」余可以易於斯地。余語漢商張季二君，可延漢人設帳教漢文，二君以人民知識低落對。

■二匹布……一合米……贖得一僕

旋即辭出，仍南行，五十里至河革土司境之小花溝蕭姓家宿憩。此地有漢人十餘人，除二三人設肆作小貿易外，餘均業趕牛羊，贅於女家。一何某者來會余，具述其生活之痛苦，謂：「贅於人家，不啻供牛馬走，晨，天未明，即須起，洒掃煮飯洗衣赤足上山趕牛羊，寒暑無間，日食二餐，終年無一文積蓄，衣穿脚裂，辛苦備至，又不敢逃，設逃被捉回者，殺無赦，土俗也。喇嘛廟之嘛喇，類能巫卜，凡有逃亡走失，經彼一算，無不立獲，如得余一言可倖免。」

彼如得脫險者，願侍余一生，雖赴湯火，亦不辭。余乃憫其遇，乃商之寨主，以布二匹米一合（約三斤許）納於何某之婦作贖身資，強而後可。何某鄂縣人，年十九歲，名北狗，余更其名曰更生，令爲余任看護馬匹之役。余馬二匹，於十一日越拉爾東山時，山路陡滑，失其一，蓋墜岩下死矣。余等日來之飲食，全以交換得之。尙有白米五升，（約二十一斤，）葉子煙十斤，鹽十斤，油五斤，白布六匹，藍布十四匹，茶葉二十餘斤，預計以此交換飲食，尙足支持二三月之糧秣也。蕭姓有入口四五百人，屬河革土司，有面積約五六方里，生活惟牧畜及少許稞麥。

□大金川發源處……氣候近似熱帶……多山多樹

十六日，由小花溝啓行，行二十里出河革土司境，入郎情土司境矣。大金川河流，即發源於左。大金川有四源，一出轄漫土司，一出鵲個土司，一出物藏土司，一出郎情土司，四流至郎情土司西境之神元寺而合。沿河小山叢疊，樹木葱籠，天氣蒸鬱，近似熱帶，植物中以貝母虫草爲最多。郎情土司以北至物藏土司北境，約有面積五千餘方里，右爲邛崃山脈之幹脈，左則橫互川邊東境之大雪山脈也。有土司九，曰物藏土司，有寨一二，曰七作革土司，有寨四，曰下作革土司，有寨七，曰班佑土司，有寨一，曰河革土司，有寨一三，曰中

四土司、有寨一二、曰轄漫土司、有寨八、曰鵲個土司、有寨九、曰郎情土司、有寨五。全境有人口約四萬人、重女輕男、幾成定律、然遇外來人尙有禮貌也。全境均蔽草叢中、高山巨嶺、森林區也。煤鐵銅鉛、無鑛不備。廣野一望百里、皆供牧畜之草地。牛有黃黑花斑等色、毛長者斃牛騷羊也、牛大者重四五百斤、羊重七八十斤、牧者騎一牛或羊背、吹唇作聲、羣遂集、或行或止、無不應命。郎寨及鵲個土司境、均有極富之金鑛、尙無人開採。中四土司境聞有玉鑛、又行四十里入上阿堪土司境之黑竹關作午餐。又行五十里至下阿堪土司境內之滄塘山寨憩宿。是日凡行一百一十里。

阿堪土司有面積一千五百方里、兄弟三人分居之、遂號上中下三阿堪土司焉。地產金、有小規模之採金廠、所出之金、僅供鑄佛像用也。

十七日、行三十五里、即休息、自松潘起、直至今日凡行一千餘里、始得爲半日之休息。此間氣候亢熱、通常在華氏八九十度或竟出百度、秋冬大雪晴後、更爲暴熱、百里之內、三四年雨雪一二次、往往秋雨雪、冬則酷熱如暑、男女浴浸河內以避渴熱、因之土人皮膚均堅厚如韞皮。余息一漢人白姓家、何更生所導也。餐後、即睡一覺、醒、紅日已落西山矣。地名水頭溝、有繩橋一、河流淺濁、沙泥隨下、以木垂水中、沙金觸木作瑟瑟響。主人之女、侍余沐浴

竟、導游喇嘛廟。廟建於山坳，土名大圓色，廟作圓形，上小下大，如覆鐘，均石片所捲成，內外漆硃紅色，佛堂以內作黃色，佛像遍地，供台作覆曲式，皆金所鑄也。此廟爲最近之大廟，屬下阿堪土司，有喇嘛三十餘人，信紅教。喇嘛自謂「有吞刀吐火等術」，土人甚信之。川西人極迷信神權，寺觀廟宇，星羅棋布，然余從未見有如此地之迷信之極者，是夜余飲奶葡萄酒甚多，本地所釀也。此地果實極多，成熟時，土人羣往採食，其難於採摘者，則任其腐爛而已。

■最危險！最危險之一天！……爲浪捲去一同伴……遇虎！……何處生慘死……急急猱升樹上……

十八日，天大霧，余乃遵水道行，水道較旱道遠二三十里。然恐迷失道，故只以水道，較不易遇險也。行三十里至張浪，渡橫流，人馬方過，澗水驟漲三丈，一漢軍任姓者爲浪捲去，無法撈救矣。又行五十里至大坪。大雨如注，奔避岩石間，倉卒中馬失足折其股。一漢軍名長興姓洪者，爲馬所絆，亦折一腿。雨止，余乃扶傷馬，何更生負洪長興行。二十里始遇一茅棚，不得已，止宿棚中，肚屢呼飢，雖有貨物，山深入少，又何從交換食物也。

天漸晚，寂無燈火，乃扶洪長興臥，更生解裝，馬嚙草道傍，而禍作矣。馬

之嚙草也。更生未繫其繩，馬逸，更生逐之，余方立崗上望之，倏忽間，風驟緊厲，一虎自上躍而下，近更生咫尺矣，更生猶不知，遂爲虎所及，僅聞一哀號聲，而更生遂仆地矣。余大驚懼，不知所出，急呼長興，告以虎至。長興示余上樹，倉皇中，急援樹上，樹大可一圍，藤繞四周，藤多刺，余升半樹半，兩手已血淚斑斑矣。方立一枝上，虎已躍至，余驚大號，幾墮地上，兩臂緊抱樹枝，兩腿縮縮抖，牙齒方在口中瑟瑟作聲響，天已晦冥，不見地下之長興作何狀，亦不聞虎聲息。又久之，兩臂麻木，殆將死矣，方欲直立換氣，倏見雙星熒熒在半里外，愀然一聲，則虎嘯也，雙星其虎目也。余自念如虎不去，余必死無疑，蓋余已不能再在樹上支持，而肚飢特甚，汗如豆涔涔下，氣促力憊，不能興矣，旋念如下樹而虎又至，則又如何趨避，夜中莫辨東西，即下樹亦無從得食，乃一手扶樹，一手解腰帶，繫腰樹上，伏臥，驚懼交作，及後忽念人死則死耳，又何足憂，又何必憂，且徒憂亦無濟於事，反覆之間，漸涉遐想，神志亦較清晰。余於是知古之忠臣孝子，臨大難而能不屈不撓進退有序者，因明白人生意識，早已置生死於度外故也，嗟夫，余幸而不死，得脫斯難者，余將爲人所不敢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以紀念斯難也。

余心反覆思索，遂漸漸睡去，未久，天又天雨，淋余身盡濕，雨止，天已明

余左右視始下樹、手杳且數四、蓋余之上樹也、倉卒中不顧一切、及下也、則親刺稜、手軟心弱矣。是以磨麥之驢、如不蒙其眼者、余惟信其必不甘長日旋轉奔馳也。

十九日、星期一、天晴、余自樹下、則長輿已死、貨物棄地上、余乃各檢數四、約五六十斤、自負之、向南行、初行尙可勉強、行三十里、肩臂痛且腫、肚飢力敝、乃掘道傍地瓜四五枚食之、味較平時甘美五六倍。未幾、余氣漸聚、兩腿可行矣。又行約二十里、始得下山大道、循道東南行十餘里至卓克基土司境之拔畢塘、下十九里即松崗土司地矣。趨山寨、得午餐、餐後反憊甚。又強行三十里。至松磨河左岸白茅寨宿焉。

□ 出虎口……慶重生……老夫婦驚嘆

余今日之主人、爲一老夫妻及一小女兒、彼詢余甚詳、余具告之、彼等皆驚嘆、謂余「受天老爺保佑」不止、老主婦雙手合十拜天數次、可感也。余之衣服鞋襪、全爲水所濕透、又受汗漬、發奇臭、乃脫衣令小女兒洗漿、苦無衣換、乃袒坐床上、以被蓋下體、銅靈山小女孩之現象、余今當之矣。雖然、余等昨晚以失路陷虎窟中、得慶生還、已大幸、使余母聞之、不知流落幾許老淚也。獨是何更生不死於土人之家而死於虎口、二漢軍之死、不先不後、同死於一日。

、而余亦受此進退不得之難，余於是信人之生死莫非命也。

是晚，老主婦爲余具酒食，以牛薑炙厚朴乾一撮食余，謂「可祛寒疾」也。

余是日以經 多荒地，拔壘塘以上，且無人家，窄徑僅容一人過，肩上常覆樹葉，蛇虺鼠兔之屬極多，余一無驚容，蓋因昨夜所受之驚嚇，勝蛇虺鼠兔之恐怖千百倍，而余且泰然處之。余在此刻，始感覺無論何人，均當趁時爲英雄爲名士爲草頭大王爲時代先驅以自立，慎勿因循自誤，一日遇急難而死，有鴻毛不若之嘆也。

二十日兩臂酸痛，十二時始起，一時啓行。老主婦已爲余僱一僕，月給資二百五十文，僕能負重二百斤，持淺淺之物有若無也。行二十里至飛沙關，關左有塔，高十八九丈，不知何代何人所建築，路陡峻，埋荒林中，不可上，因未一窺其究竟。又三十里至松岡土司署所在地之松塘，松塘有人家四五十戶，日用品略略具有，然較之松潘，約昂一倍有奇矣。是地之日用品，均由灌縣經三江口臥竜關日隆關八角喇別思滿至小金川轉運至此間者，需時約十餘日，無怪其昂貴也。松塘去灌縣千三百里，東距梭磨土司百三十里，西距下阿樹土司八十里，東北距峨眉壽土司西南距下果羅克土司二百里，西北距中果羅克土司二百四十里，南距黨坝土司一百里。大小金川流域之土司，產金甚富。而積寨數，調查



如下：

土司名稱	所有面積	所有寨數
上果羅克土司	五〇〇方里	六
中果羅克土司	三〇〇方里	七
下果羅克土司	二〇〇方里	八
下阿樹土司	七〇〇方里	一〇
卓克基土司	五〇〇方里	一一
峨眉壽土司	一〇〇〇方里	九
上阿堪土司	五〇〇方里	一二
中阿堪土司	五二〇方里	五
下阿堪土司	五〇〇方里	四
松岡土司	九〇〇方里	六
梭磨土司	八〇〇方里	七
黨堪土司	五〇〇方里	五
綽斯甲布土司	五〇〇方里	一〇
巴底土司	八〇〇方里	一一

巴旺土司

九〇〇方里

一二

本日又東南行行四十里，至蘇填土司境之松坪小寨休息。是日所經，多爲牧畜場所，疲甚，僕負余行三十里。及抵宿所，即搬柴汲水做饘煮粥食余。且覓一女來伴寢，雖不知漢文，不大了解余語，然余甚愛之也。

□龍湖……土人謂一葉投水……立震雷電

二十一日、五時啓行。二十里章鼻象。又二十里黃土嶺。又三十里磨盤山。又二十里猴子坡。宿坡下山寨中。地名小海，有小湖可二畝，潞水二三十丈。土人云「有龍潛藏於中，故水絕清，如投一葉於水，必立震雷電，雷電一過，則葉已不知何往。」是地土人以牧畜爲主要食品，然尙知播青稞，但性太懶，不知灌溉，故所收穫極少，大概夏歷三月以鋤挖地，洒麥地內，不施肥料，一任其自生自長，秋九月則刈之，無改進之方，亦不知所謂改進也。人民性好詐，多大言，富有者著布衣，普通着牽子。一老子者對余言，彼「曾至北京見過皇帝及老佛，」（指慈禧太后也）余詢以何狀，則答語甚趣，蓋彼謂「皇帝與老佛所住爲金鑿寶殿，所食爲珍珠瑪瑙，所著爲天老爺孫女嫦娥所織之衣，」又云「皇帝及老佛老後，其下體變金，上體變銀，」彼曾親見其食珍珠，若本地人吃胡豆（蠶豆之四川名）然，」其妄談如此。

二十二日、天微雨、六時啓行、路傍河南下、三十里舊爾丹思。又三十里茹岩、即大金川北境。又四十里勒烏圍。又廿里薩斯甲嶺。遂宿鵝嶺下漢人家。是日凡行一百二十里。此地有小市鎮、市民約五六十家、二四六八十日、遠近士人均來會集爲交易、一三五七九日、則羣赴木果木矣。木果木即舊大金川土司所在地也、土司自乾隆裁廢後、不復置、而劃其地爲四土屯、派綠營兵千五百人分駐焉、即今之漢軍也。計河西土屯有兵四百人、(在大金川西境)、綏靖屯有兵三百人、(在勒烏圍之西南角)、河東土屯有兵四百人、(在木果木勒烏圍之南)、崇化屯有共四百人、(在河東土屯之南)、卡撒有兵三十人、崇化屯都司輪流派遣任之。木果木之東北即小金川上游匯流處。

□ 小金川……大金川……隔一大山脈

小金川與大金川隔一大山脈。蓋印嶸山脈自大分水嶺西南行至雙則土司西境折而東行、又折而西行至甲凹土司境、又折而東行、至峨眉壽土司東境、起一萬三千尺之雜谷山峰、又南行至梭磨土司境起一萬六千尺之雪山高峰、分三支南下。中支即印嶸山脈、繞懋功縣(即小金川)東境、折而西行至大邑縣西印嶸縣西境、結一萬尺之印嶸山高峯、又分爲二、一直下結六千四百尺之蒙山、一西行經懋功縣南境蘆山縣天全縣榮經縣西境、又折而東南行、經清源縣東境、

又折而南行，至峨眉縣南境結八千尺高之峨眉山高峰而止。東支即青城山脈至灌縣西境結六千八百尺之青城山高峰。西支介大小金川間至撫邊土屯下結一萬尺之崇嶺而止。

在大小川之金河流，茲亦連帶述之。大金川自物藏等四土司境發源，行三百餘里而入川邊特別區東境，凡一百八十餘里，又折而東南流，入四川境，至黨堪土司南境，受梭磨河之水，復南下，至卡撒下八十里，受小金川之水，折而西南流沿邛崃山中支脈入川邊，至瀘定縣受俗霍河瀘河楊柳河之水，至越雋縣西南二百里，又折而東行，改稱大渡河，至峨眉縣受大涼河之水，又折而北行，合注於嘉定之岷江，梭磨河東源發源於甲凹土司東境，西源發源於河革土司南境，經峨眉壽土司卓克基土司境至黨堪土司南，合注於大金川，凡長約一千二百里。小金川發源於雪山南麓，中支西支間，上流凡三源，一在泥淖，一在巴郎畢山，一在喇達匡，至紅泥崗而合，西南行三百里至底木達，折而東南行二百餘里至石門卡又折而西南行，約三百里，入注於大金川，全線約長八百里。

■木果木……趕羊商人……好利子

二十三日、越甲斯嶺至木果木，凡四十五里。漢人來往者衆，驅馬叱牛，熙熙皞皞，無復昔時戰爭凶狠遺蹟矣。木果木有人家六七十戶，土堡已破其半，

有漢軍六七十人戍守於此，滅人之國，分裂其土地，不准其有所反抗，此英日俄法等列強所施於我者也，不圖於此亦見之。漢人居此者，大概有二三千人，士農工商皆具，土人甚少，大都散居各寨，任塾師堪輿醫生卜筮等職，均一知半解之流，害人不淺者。專以農業爲生活者甚少，一因此地氣候變化太劇，夏暴熱，冬奇寒，農作物生殖困難，一因氣候關係，居民易趨懶惰，不願有改進之思想，爲改進之事業，一因業農者均本來不是農人，即中國舊有農事亦非素悉，遑論有所改進，第一年種麥不成，第二年又棄而之他矣。土人更不知種植，以故大金川梭磨河左右岸許多可以種植之地，均一任其荒蕪，僅供牛羊之牧畜。工人有所謂七十二行者，如打鐵織牟子石匠木匠泥水匠裁縫匠等工業，大概均漢人爲之。漢商除販賣油鹽布米麥等日用品外，兼營出口業，出口貨以牛羊皮毛牟子貝母蟲草麝香白木耳燕窩及其他藥材等爲大宗。並有一種趕羊子商人，專往來大金川小金川間，黨坝土司以上，羊易繁殖，價極賤，小金川石門卡勝因寺，及日隆鄂克什土司等處，則較貴。此等趕羊商人，以油鹽米布匹葉子菸等物交換，可獲利七八倍，葉子菸一兩，可易羊七八匹，若在鄂克什以下，則羊一匹可易菸一兩，四五日途程，即可盈餘七八倍。聞近來有運蜂蜜外售者，蜂悉岩蜂，大而偉，色灰黑，蜜汁不亞黃蜂也。金川土人不耕不織，惟恃牧畜，

懶惰性成，漢人之臨斯地者，亦不知教導之，可歎也。

■ 悲喜交集……遇堂兄……同至懋功縣

午餐後，越七嶺五坳至別思滿土屯，凡三十五里。此地有人家三十餘，人口約七百餘，有喇嘛廟二，內地菩薩廟一，土地廟廿八，有家神土地燈杆土地街坊土地橋頭土地等名稱，山坳上常有高山大王廟，廟供泥塑或木雕之神像，有若吾鄉五月初五送醫生之藥王然。神均坐蓮花台，左手仗執金鞭，雙目向右視，黑鬚拂胸，未知何所見而云然也。

又行三十七里至撫邊屯，天已晚，遂宿於此。居停爲天全縣人，設米糧市已二十餘年，子女七人均家於此，余持刺往謁駐此地之漢軍第二標第一營長陳國俊，吾堂兄也。官此已八年。相見後，悲喜交集，彼甚驚異余之此行。俄而嫂出拜，已兩鬢斑白矣。據云，此地白米斤值七百文，鹽斤值三百五十文，他物亦如是昂貴。今日之溫度，爲華氏九十二度。

二十四日，余堂兄因公返懋功，遂同余行，嫂揮老淚送至土城外，始返。憶余見嫂時，余初能行走，而嫂侍余母凡十餘年，時堂兄方隨余父服務新疆大營，爲千夫長也。人世匆匆，嫂已老而余亦漸臻壯年，緬懷舊事，曷勝歎息。是日堂兄爲余設騎，余仍欲步行，彼強余至再，乃騎而行，凡馳一百四十里，抵懋

功縣 城中人方午餐也。

懋功縣在小金川東岸，跨山爲城，山頂有小城，與大城相連，儲軍火爲守禦用，堞高溝峻，全城險要處也。余同堂兄至縣署午餐，縣知事李君、人尙和靄，聞爲川督尹昌衡之友人，滿清一榜也。彼聞余兄道余所自來，則大驚，然彼之言則殊與余志異，中年人名成則思利，爲子孫作牛馬計，非必乏進取心，余常言之，今始證實之也。午後，登山四躡，則羣山環繞，鳥道紆迴，巖巖奇兀，蔚爲種種馬形牛形虎形，峰巒挺直，倔強不可擬，宜地方之多事也。江厓岩穴，湍水吞吐，泛濫徹擊，其聲清越。小金川河流兩岸，峽狹江窄，林木森然，然水勢險惡，洄漩奔激，亂石嵯峨，轟水如雷，即皮船橫渡，亦時遇險焉。

■千龜洞……懸岩飲水……被阻不得探

縣城爲川西交通要道，灌縣至邛崃山脈以西者罔不由此，商賈輻輳，貨物雲集，實一重要城市也。如能加以改進，開闢其道路，傳播耕種方法，必能成一天府之國也。由此至灌縣，一直向東北行，十一日可至。北行至雜谷腦土屯約五百里。東南行經虎跳山圓覺山霧沖山（均鄂克什土司境），至大邑縣，（縣在川西平原，）約九百里。西南行經石門卡完壘土屯藥牛土屯越邛崃山沿蒙山至雅州，約一千里。雜谷腦屯附近有龍池，長年貯水，不涸不漲，如今日汲之，明

日即漲滿，與池平，不過多，亦不過少。並聞有千龜洞，洞全屬石所成，有龜數千聚洞中，洞懸百尺峭壁上，龜吸水，必懸岩，飲於河，奇觀也。余本欲往遊，並折道至理番，堂兄以雜谷腦土屯漢軍已於前日譁變，土人附和之，地方尙未平靖，不可往，見告，乃止。

理番縣原雜谷土司所在地也。清乾隆十七年，秋七月，雜谷土司蒼旺與梭磨土司勒兒悟卓克土司娘兒吉構蒙，聚兵攻毀梭卓各寨，四川總督策凌提督岳鍾琪遣兵馳入，以割鬪三家曲直爲名，乘虛奪雜關，而擣其巢，殺蒼旺，衆潛伏，後乃廢土司，改置土屯，清末乃設理番縣。聞兄言「縣城高據山頂，三面臨江，形勢極爲險固，唐時吐蕃得此地，築城成，號曰無憂城，其險要於地理上軍事上均極重要。雜關蜀漢姜維所築，在理番縣西三十里。雜谷淖河及孟董溝均發源於理番西二百里之雜谷山者，水清如晶玉，水面之苔可食，味頗佳。雜谷淖河之西南有維州右營，兵五百人，戍其地。其西爲大雷山，爲上下孟董土屯，爲乾堡土屯，其北爲九子土屯。其西南二百里，即天赦山，山形如紗帽，及詔書，故名。

是晚宿成都人史君山家，堂兄爲置備行李馬匹及漢軍三人伴余赴雅州。

□勝因寺……可容七八千人……石頂二三千斤



二十五日、星期、五時由懋功南行、四十里石門卡、又四十里勝因寺、又四十里至完壘土屯所轄之高山寨休息。是日凡行一百二十里。初出門、余即步行、三漢軍及二馬夫均匿笑、余行速、彼等皆落後、欲騎又不敢僭余。在石門卡休息時、具詢之、三漢軍一名張紹武、一名王秉生、一名孫從周、二馬夫一姓王一姓李。李長大肥碩、于短小精悍、一路行、輒不輟山歌聲。石門下有懋功縣派來之委員一、土兵三十。依河爲市、有人家四五十戶、一小鎮也。

由石門卡至勝因寺之路、均在小平地中、左岩右河、樹木雜長、綠陰中有桃李實、似行峨眉山中。午後、天雨、下衣自腿以下盡濕、二馬夫折洛蕉葉四、以竹枝貫之、作尖頂帽、覆首上。三漢軍各出其椽製之簑衣、披於背、簑衣作圓形、甚長、下分縫、蔽左右足、遠視不啻一人立烏龜也。平原中、有地數丈或數十丈爲小坪、種番薯馬鈴薯玉麥稞麥豆之屬、但不勤植灌、草比禾深也。

勝因寺爲漢番合居之廟、大可容七八千人、其瞻拜之佛堂、有坐位二千餘、房屋之大、蓋可知矣。然此等建築、並未有工程專門家爲之設計也、而能有如是偉大之規模。寺之建已越八九百年矣、而能不毀、其視西洋建築四十年必更翻造者、相去又奚若。寺頂爲覆鐘形、全以平面石所疊砌而成、石大者可二三

千斤，在無起重機之地，無運用科學之人，而能有是工程，未知其如何成之也。勝因寺以下，萬山叢沓，以高視低，大小山嶺，在百千以上，洋洋大觀也。山脈富於五金及煤礦、藥材木材以無量數計。所宿之地，在半山中。入寨，王秉生以吾兄之公文示之，彼即有人迎吾至寨主處。此寨居民之房屋，不相聯系，東一家西一家也。廚無釜灶，火爐上一頂鍋，即灶具也。此地有土窯器製造廠一，未及往觀。

二十六日，星期一，天晴，下午，大雨。六時啓行，越半條牛高山坳點墩子南紀山白石溝諸峰，至白香溪，凡九十六里。又行二十里至白楊岩借宿，已越渡邛嶼山矣。青衣江右源發源於山之西南麓，南流二百八十里至蘆山縣城南，折而西南流，注於青衣江。左源沿洪雅夾江至嘉定。是日所經，山高水深，箐壑樹密，往往廿卅里中不見一人。竹林生筍極多，在南紀山休息，余採筍十餘斤，令馬夫負之。山上巖石，均屬片巖花崗巖及石灰巖所組成。崗巒重疊，礦產如金銀銅鐵錫鉛鋅硫磺煤等類，莫不具備。植物中以松杉楊柳等樹爲最多，森林蔽天日，茂密葱鬱，爲所僅見。白楊巖以多白楊著名。土人質樸勇猛，精於騎射，奔走山谷，矯捷如履平地，徒以未沐教化，智識低落，不能與漢人爭雄，地方一切庶政，均由漢人任之，工商業亦爲漢人佔有，漢人本土化之惡習，

有蠻率鷄直之氣，悍勇剽疾，亦若土人也。

■捉山雞法……投石草叢……在黃昏以後

二十七日，由白楊岩南下，三十里大豆坪。又三十里黃狼洞。又二十里孤鶴頂。又三十里九拐山，山高路陡，水響岩下作巨聲。由黃狼洞起，沿途均平面石所鋪建。清宣統二年一吳姓爲求子所施捨者。川俗年老無子者，多捨家財修橋補路，以求天之俯察而飭送生神妃送與子嗣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功不淺哉。今日凡上山十二次，下山十三次，一上一下，兩腿作脹。午後六時，行至距九拐山南十五里之茅垵，不能再行矣，乃投宿一農家。

是家趙姓，主人方收蘿蔔及油菜番薯等植物，蘿蔔截作細長絲，油菜切作寸許，番薯則切爲方塊，均晒之日中，乾而藏之土甕，是家可收三千餘斤，全年一家口糧也。天將晚，衆束裝持網出，問之，即捉山雞也。異而同往，至山坡，一人以石擲草叢中，羣雞嚙嚙跳出，雞眼於黃昏以後，則有曠遮睛，視不能見，亦不知飛也。衆四圍而噪逐之，雞四跳，然無一倖免者，雞則野雉也。二十餘人，獲七八十隻以歸。主人伐毛剖腹，以鹽入腹，懸之灶上，云三五日後，味香無比。晚上，主人置酒烹乾魚餉余。（土俗井上不烹魚，）其長女年二十，次女年十九，三女年十八，競擁余跳舞，夜既深，復伴余寢。寢室有木牀，

布帳而多蚊蚋、（自松潘至此，爲第二次有蚊蚋之地，）三女未脫裏衣袴，大概俗如是也，余亦和衣臥。

■苛稅猛於虎……川西人同此感慨

二十八日，決於此休息一日。午後一時，始起牀，長女次女不知何時已起去，三女尙未醒，余戲搔其脅，伊遂寤，約余今夜拒伊姊同臥，余笑應之。旋主人來與余談，「此地產茶，惟近年徵稅過奢，土人資本既少，新茶上市，茶商故抑其價，不售則一家十口無從得食，售則除償稅之外所餘亦無幾也。」彼又言「彼之祖先本漢人，贅於此，已生殖五代，子孫近百人矣。」實則彼爲番種漸同化於漢人者，余昨夜擁其女臥，細探其皮膚及骨骼，已深知之，漢人之皮膚細滑，骨骼平生，番族骨骼橫生，毛髮倒長，皮膚粗陋，且有油光，一索可知也，然彼自認爲漢種者，亦不外彼之羨慕漢族而已。

此地之鼠，多白色。房屋爲平屋式，但屋頂不栽菜。有木板製成之天井，可透光下射。房間有窗戶，窗木有直無橫，每窗九直，名牛臘燭窗子。此地語言，大半同金川語，比較開通者，則說川語，發音混濁，聲短促，非靜聆之，不易明也。能讀漢文者，千人中有三五人，然較金川爲進步，有文明也，記數字極奇，記之如下：

漢文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本地字 ○ × × 垂 1 二 七 × ×

二十九日、以布一匹贈主人、一匹分贈彼之三女。三女各贈余犛牛尾一、二白色、一黑白相間、尾上均結十字、約長一寸、上端繫於樹根、根上刻花、若龍若鳳若鼠若人、皆天然生成而土人之美術表示也、余極珍視之。又愛好黑白色相間者、其毛長可三尺、極齊整有致。辭主人南行、次女吻余足、久之、始去、去數十武則大哭、余亟慰之、哭止、乃成行、異矣。

南行二十七里、至天陽洞。又二十里渡剪刀河。又三十里篋子林。又二十八里黃草坡。又三十里張堰塘、至塘下人家宿。塘左三十里即蒙山、產茶最有名、相傳後漢時、有僧吳理真自西域攜茶來、種植於此、川西有茶、皆始此云。清代採作貢品、名曰仙茶、即所謂蒙頂茶也。年產約有二三百斤。蒙山至雅州均以產茶名、年產額約在二萬斤上下。

三十日、自張堰塘啓行、三十里新場。(屬蘆山縣)有市民三四十家、逢三六九日、則居民來貿易。出場南行十餘里、有山田、秧已綠葉扶疏矣。又行二十里至鄧家場、河流縱橫、田疇相望、農產物有稻米青稞、麥豆等、數日不見斯景、驟然遇之、喜出望外。又六十里至名山縣。縣在秦名巖道、漢名青衣、東

漢名漢嘉、西魏名蒙山縣、隋開皇初改名名山。山在縣治之西南十五里。是晚宿名輿棧中、以太疲乏故、即入睡鄉。

■費九週工夫……抵雅州……告一小段落

九月一日、星期一、爲余旅行之第九週矣。十時、自名山向雅州行、二十里烏石、有人家十餘戶。又二十里雅州城。城據青衣江上游、東帶岷江、西襟大渡河、北依邛崃、南障峨眉、峰高谷深、天險陡絕、扼藏蜀之孔道、西川一重鎮也。城依山而建、高出海面約三千八百尺。(亭於成祖、一千八百尺、)在山嶺廻屏之中、豁然開朗、鑿山爲田、上下阡陌。由名山以來、均越山坳而進、出西門向川邊、則須越七八千尺之山峰矣。

入城後、住余世叔傅爲霖宅、即分別致電吾母吾兄吾衆友、告以抵雅休息數日、即須向川邊前進也。

余自六月廿五日啓行以來、爲時二月餘、爲日六十六、凡歷鄆灌汶茂松蘆名雅八縣計路五千餘里、覽大山巨川及吾人所夢想不到之風景人物社會交通及一切事物無數、余此行雖無若何成功、然博見博聞、亦足以破不廣之臆識矣。余將繼續行進、得於明年此日歌希納爾曲於余之家庭、使哥侖布有知、不致哂余爲博希伯利余即足矣。

■ 江湖上做袍哥……哥老會之內容……組織

二日至十八日爲余自雅安縣預備入川邊之時期，此十七日中，除游覽外，尚有一重要之事可供紀念者，即爲入江湖做袍哥。袍哥者，哥老會在長江上游之名稱，傲劉備關羽張飛結異姓弟兄，共賦同袍之意也。在反正後之二三年（民國元二年）其組織在川中極普遍，其紀律亦極森嚴，凡文人學士，紳耆父老，莫不爭先加入，幾有不做袍哥即不是脚色之概。舉凡都督道尹縣知事師旅團營長，均爲袍哥中重要人物，以故當時之袍哥，已浸浸成爲社會之重要團體。其組織如下：

大哥：（龍頭大爺） 二哥：（聖賢二爺） 三哥：（大管事） 四哥：（大三牌）  
五哥：（管事，承行糾察） 六哥：（巡風，分紅旗黑旗） 七哥：（三牌）  
八哥：（八牌） 九哥：（大老么） 十哥：（小老么）

■ 袍哥最尊……五哥最忙……二哥三哥不管事

大哥任碼頭上（一市鎮之袍哥，統屬於一組，名曰碼頭，）全部事務之責任，凡弟兄之加入，開除，提升，革退，獎賞，處罰，均屬之。二哥三哥不管事。最忙而又難任者，即五哥。凡大哥之任務在未執行以前，均由五哥爲之預備及執行，而外碼頭弟兄之來往之招待，及對外之一切交際，亦由五哥負責。故任

是職者，均爲能言善辯而又極有辦事能力行動敏捷言行漂亮之人。

■袍哥與一根葱大爺……堂規……幫規

凡做袍哥，由小老么遞升至大哥者，名曰鐵硬子，又曰科甲出身，有自由收拜弟（凡江湖中人稱大哥曰拜兄，對外則稱大伯爺，其妻曰大伯娘，）及開山（又名做方手，即設立公堂，——立碼頭，——）之權利。凡一步登天（入堂即爲大哥者，）之大哥，即無此權利，名之曰一根葱大爺。一根葱大爺多爲統轄子弟納費若干元所得來者，大哥進出，其手下之拜弟，必隨任衛護，即裝煙泡茶掃灰塵等等瑣事，亦由拜弟任之。大哥有命，無敢不從。大哥一怒，罔不股栗。○堂有堂規，幫有幫規，凡奸淫強奪不仁不義不孝不弟之事，俱視爲嚴禁。有犯之者，大哥集衆兄弟於堂，宣布犯者之罪狀，犯者俯首無詞，大哥曰答之殺之，衆亦無異言。弟兄由本碼頭赴別碼頭者，必先交名片，——本人之名片或本碼頭大哥之名片，——於所至碼頭之管事，名曰拿上伏。管事接上伏後，即囑茶舖或旅棧之堂館（——茶房也，——）打招呼，堂館即高聲叫曰「某某之茶飯錢，某五哥或某管事會了。」若過三天尙未走者，即由管事另爲安插，或送盤纏，（川資也，）如大哥走碼頭而回，必得銀錢貨物極多，有如打秋風焉。

■民國二三年起……流品複雜……聲譽乃墮



當民國二三年時，江湖弟兄，由川赴鄂陝甘等省，可不帶一文錢，到一處吃飯有人給飯錢，住旅棧有人給號錢，走路有人給旅費，若有不靖之處，尚有人護送，第以收攬太寬濫，品流因以複雜，成年子弟往往流爲一標賭煙酒不成才之人，漸漸因經濟拮据，墮落爲盜匪。加以民五以後，川中戰事，年年不息，盜匪四起，出事之後，大哥復力爲拜弟包庇，結果，袍哥之聲譽日墮，而不肖之大哥，且進一步爲坐地分贓之匪頭。但因彼有勢力，人雖惡之而莫敢如何，且被拉肥豬（綁票也）及失物者，欲贖取或珠還合浦時，非請彼出頭無第二方法，以是袍哥遂成爲今日匪盜之淵藪矣。

□所用隱語……特別禮節……特別刑罰

彼中目扒手（土名摸哥）剪辮者爲吃紅錢，槍人拉肥豬抱童子接觀音者爲吃黑錢，多爲大小老么充任，統轄於五哥。彼等均有一定之隱語及儀式，局外人不能冒充也。如走碼頭之弟兄往見管事，遞名片後，

老哥打白那座名山來？——管事問

兄弟自大龍山（二龍山）來！——弟兄答

老哥打白那座名山去？——管事問

兄弟特來拜望貴碼頭！——弟兄答

凡所述之隱語，均有韻脚，詞極謙遜，致詞時，同時致敬禮。大小老么見五哥，右手腕交於左手灣之上，手向上，足如滿清時代之打千式。如見大哥，則腰以下如上，右手腕則交左手背上。大哥對待拜弟極和平，拜弟可同大伯娘（大哥之妻）同食同睡，但不能性交，犯者處片割刑。（名砍件件子）蓋彼輩承認「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之語也。

■記者以廿五元入幫……爲便游覽……免禍患

余加入之動機，爲姜伯生所介紹。伯生商於康定巴塘間十餘年，對川邊習俗甚熟習。彼謂「川邊各地之番漢，除喇嘛外，均多半入袍哥勢力範圍，汝漫游，設無特殊保障，恐生意外，藉此不但可免禍患，且能便利游覽。」余納費廿五元，得一根葱大爺之位置。余之拜兄，爲黃二肥（名漢山，二肥其綽號也。）先生，前清武舉也，年已五十餘，每日起極早，起即習擊劍，五六十步外，飛劍擊靶，發無不中。新陟（提升空子——普通人之稱——爲弟兄，名曰新陟，）余之後，大宴三日，凡余所欲者，無不立備，有住室中所無而必假於人者，伺候余之老十，持黃大哥名片往，無不立刻借來。擗擋將畢，余準二十日起程矣。

■砲兵無砲……騎兵無馬……兵隊如是如是

十九日，駐雅安陸軍舉行檢閱，余往觀之。受檢者步兵二營，騎兵一營，砲

兵二營。而所謂騎兵云者，僅有馬一匹，想在馬上者即爲其營長。炮兵二營，有步槍二三百枝，馬槍三四十枝，而無一砲。但最可奇者，砲兵無砲而有炮架，砲彈，騎兵無馬，而其軍官皆作騎馬姿勢及裝束，意者，彼將先事操練純熟而後從事購置砲馬，或雖無其物亦不得不作其行動以自慰耶。歐美人之旅行中國者，每稱中國人之行動，極不可思議，例以茲事，信非誣也。步兵演分列式時，後列多取最前列之帽加于頭部，蓋彼等自其營部來時，軍帽不數分配，故臨時後列用前列之帽，以掩在閱兵台上檢閱官之目耳。檢閱場位於雅安縣城西門外天秀山下，地勢空濶，左傍山麓，右臨大江，一極好練兵場也。是日大風，在場之單衣垢面之士兵，多縮縮作抖，有蹙身縮胸捧腹者，軍人精神，無從搜尋，以此種組織，亦號稱軍隊，辱煞軍人二字矣。

■哈德門香煙昂極……三千五百文一包

返寓後，搜集聞見，作雅安統計一則，摘錄如下，以示雅安之一斑。——統計以縣城所在地爲本位，——

(人口)五八·五〇〇人。(中小學校)共一二所。——中學校二所，教會學校二所。(學生)一·二五五人，內中學生二三〇人。(機關)一五所。——

縣知事公署徵收局典獄所郵政局電報局勸學所地方審判廳高等分廳蠶桑局教

育會等。(教堂)五所。——基督教四、天主教一。(教徒)五六七人。(監獄囚犯)三二〇人。(旅棧)一一家。——最高租每日一千文。(飯店)二五家。(茶舖)三一家。——最高每一碗五十文、最低十文。(錢店)三家。(書店)二家。——有上海大書店教科書出售、餘爲四書五經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大洋一枚)值當一百文銅幣三十五枚。(米一斗)值銅幣三千四百文。(鹽一斤)值銅幣二百五十文。(猪肉一斤)值銅幣三百二十文。(哈德門香煙一包)值銅幣三千五百文。(單刀牌翠鳥牌強盜牌香煙每包)照上價減半。(直貢呢一尺)值大洋二元五角。(毛嗶嘰一尺)值大洋二元二角。(上等福建條絲煙)每四兩值大洋一元二角。

■軍人蠻橫已極……教育司法……均告破產

是晚、高等審判廳分廳民庭推事余瑞龍君爲余餞行。余君爲余法專同學、相別數年、驟遇於此。同坐者多其同事。彼等同聲訴苦：「謂自民國九年以後、川政入多頭軍人手中、教育司法、均告破產、所有的款、皆入軍人私囊、且所委派之司法高級官、又多不學無術、或至不通一字者、徒以列名軍人親眷、得攫此月支二三折之月費、爲彼嫖賭資、法院事從不過問、法院尙未至關門者、全賴月人之訴訟等費、可供食宿資也。」又謂「軍人專橫已極、一營連之差遣

或旅團營長之馬弁、(勤務兵也、)均可推翻法院判決、或逕由軍人乃行判決執行、致法院權力、幾等於零」云云。余笑謂「中國國民、尙未有享受法治資格、余是以改行找飯吃、不靠老本生活、諸君只有學我改行、才是自存辦法、」相與大笑而罷。是夜復作通夜之狂飲、往返邀飲五六處、卒天明始止。



■雅安西行……唐代石觀音……二丈高

二十日、晨七時、余別雅安西行、送行者廿餘人、同行者三人、均黃大哥派來伺候余者。行二里許、送者回、余等亦迤邐西進。一十里伏岩子。又十五里飛鴉子。又十五里飛仙關。挑夫名姚玉者、病腹疾、不能再行、余等遂止宿於關右綿姓家。由雅安城西起、即爲越山跨嶺之路。是日凡越山十九、渡橋十二。沿途爲舊驛路、有人家及售飲食料之店戶。午餐於飛鴉子、由該地之弟兄招待、且備轎一、爲代步之用。余在雅安休息多日、兩足之厚皮已說去、今日行甚疾、皮膚摩擦成泡、午餐後幾不能立、余仍勉強行、抵夕、周老么（護送余者之一）以麻油來、謂「擦腫痛處有奇効」、脫襪試之。

二十一日、晨五時起、足已復原狀、匆匆別餐、即行。十五里大手廟。又十五里扁担溝。又十五里高山扁、休息作午餐。午餐爲芋麥餅掛麵湯及鷄蛋臘肉。食已渡河。河之上游名周公水、發源於周公山、渡口寬廿六尺。又行十二里抵觀音舖、宿焉。舖之南里許、有石觀音一、長二十尺、爲唐代雕刻、似在南海紫竹林洒甘露水狀、俗傳甚靈異、每年於舊歷二月十九日、遠方來膜拜者、以萬千人計、有謠云：

「菩薩閉眼睛、地皮三尺青。菩薩肚子上、三年不上糧。菩薩開口、有肉有酒。菩薩望東、蝗蟲落空。菩薩向西、一年四季披蓑衣。菩薩朝北、人亡產

絕。菩薩而南 送你上西天。」

凡有疾病口舌天氣等之預知，均以此爲斷驗。無不靈應云。楊老么在當即拿上伏。當地大哥何三大爺來請夜宴。席間談菩薩事蹟極多，而亦最奇特。

■雅安以西……卽漸高……多人造林

由雅安西行，地之而積，遂漸增高，雅安拔海爲三〇〇〇尺，飛仙關則增至三五〇〇尺，觀音舖則在三八〇〇尺間矣。山夾道路而行，最高者不過二〇〇〇尺，或低至二〇〇尺。樹林甚多，多爲人造林，人造林之木本，以杉松柏楠杜爲多，尤以杉爲人宗品，以其易生易長也。自雅安西上，三里五里之間，卽有茅蓬草店，出售花生胡豆腐乾燒酒甘蔗燒臘肉等類。市鎮相去，約在念里間。賣飯及旅店則無一市鎮無之。攘往熙來，以苦力爲多。賣飯之店，都帶有川西風味，堂館（茶房之名稱，）曰么師，切肉者曰刀耳匠，（肉店之操刀者亦同此名，）菜有白肉回鍋肉牛爆肉豆花等類，小菜有紅蘿蔔乾等類，皆菜之最可吃而亦爲余之最所喜者。么師面孔和平，對有錢無錢者皆一律，無川東一帶之勢利貌也。飯一碗曰貓兒頭，一升米之飯，可裝貓兒頭十六個，余每餐一貓兒頭卽告果腹，若苦力輩之大嚼，則每餐須三四個貓兒頭也。飯有三種，一種爲極好之米，一種爲糙米，一種爲火米。火米者，以穀就鍋內炒之，使乾，然後就

碾碾之 或納之臼中，剝去其皮，前一種細而易吃，但不經餓，勞動者不歡迎也。後二種爲一般勞動者之必需，在十家飯店中，前一種飯，僅有一家也。賣草鞋者，沿路均有之，於簷下伸出一草索，勞動者即知爲出賣草鞋之標識。勞動者之着草鞋，不一定以一雙同著足上，常以一足着新者，一足着舊者，途遇有人擲草鞋，則必檢視之，間亦有第一勞動者認爲不能着之草鞋，棄之於地，第二勞動者檢而着之。在此道中，又有一特別之現象，即勞動者中除轎夫而外，吃鴉片煙者佔極少數，此種勞動者，多爲有家庭之人，而肩挑背負之資，專恃以供給家庭之消費也。沿途市鎮之店夥及掌櫃（老板也），多吸鴉片，又爲他地所不常見之現象也。同伴弟兄以鴉片煙進 卻之，飲酒少許而臥。

□ 榮經縣之一紀念……陳遐齡……雞犬不驚

二十二日，天晴，晨六時半起行，二十八里蒿梗坳。又十八里三阿。又五里荈萊鎮。又十九里渡榮經河，河西即榮經縣城也。是日之路，雖名七十里，實際則足有八十里。蒿梗坳至三阿之十八里，余等疾行三小時，始至，山道紆迴，望之若甚近，然行來則遠極矣。是日所經之地，芋麥黃豆之屬，已將次收穫完畢。地土不甚沃腴，土人對種植術亦似欠佳，觀草與豆齊，石塊遍耕地，可知也。荈萊鎮之東南，有大山，高可八·〇〇〇尺，山峰秀麗，遠望若在林之



筍、玲瓏可愛。山之最高峰，拔海凡九·五〇〇尺，名瓦屋山。山脈綿亘百餘里，夾峙周公水榮經河之間，雅安以西之巨山也。

榮經縣城牆高可一丈，城之周圍凡九里強，直徑一里半，有居民四千餘戶，商店約一千餘戶，主要出產，以鐵鍋爲最著名，遠銷四川東西南部，川西小販之來榮經挑鍋者，絡繹於途，城內之鍋店，在四十餘戶以上。余等入城，憩蓬瀛茶館。周老么與該地管事接洽，即有一人來歡迎余至一人家宿憩。未幾，該地大哥鄭子丞亦至，談笑甚歡。鄭謂「本地商務甚繁，又爲四川川邊要道，往來者衆，囚之本地有旅棧三十餘家。」（旅棧皆兼營飯酒茶業，）去年，陳遐齡不守川邊，私自放棄與西藏達賴喇嘛，反欲在四川發洋財，將老兵（指民元入川邊之漢軍也，）組成長矛隊，開到成都，被川軍打得狼狽而逃，潰敗過此，騷擾不堪，一路真是鷄犬不驚，人無聲息，（謂鷄犬皆被潰兵殺奪淨盡，人民均逃避一空也，）城內商店，被搶掠一空，兩三年以內，尙不易復元也，云云。言下若猶有餘恨者。飯後，吸鴉片消遣。鄭謂此地自強迫種煙後，人無不吸，五六歲小兒，亦喜嗜。噫，中國民族受毒如是之深，誰之過歟。此地所產之魚，名清波魚，多刺而味特鮮美。地方教育極幼稚，僅有小學校五所。入學者，前後不過四五百人，僅占全縣人口千分之三，金融仍舊，小販通用制錢，百千疊纍堆

置地上，大交易，以錠銀爲主位。

■幾經交涉到清溪……鴉片……土匪

二十三日，由榮經縣向清溪前進，鄭大哥贈送食品甚多，並加派一弟兄同一挑夫來護送，余婉辭，彼謂「前途多土匪，搶運雅片者，有彼之片子本可通過，不過能加一彼親信人，較可少麻煩也」云。七時二十二分，行。十五里張家橋，木橋一，長六十尺，畫棟雕樑，極盡美麗。視其碑刻，則建築猶不及二十年，費銀一萬餘兩，尙存五千兩，爲修補之費，年終必以修補餘款，僱人於橋端施送薑湯云云。又西南十里青口。黎州土司在其南，松坪土司在其東。又折而西北行，十里至大相嶺山麓。作午餐，爲越山計。大相嶺爲岷山系邛崃山脈之幹脈，自天全縣西迤邐而南，繞榮經縣西折而南，又折而西，至峨眉縣大渡河北，曼然而止，結峨眉十一峰。此嶺之最高峰，凡九·二一五尺。由榮經至清溪之大道，必歷山腰，紆折而西，歷山七。余等午餐後，即疾行。又五里，至第二山坳。有數人由小茅蓬出，鄭大哥派來之弟兄即上前交涉，來人旋即退去，余等亦未停。又行七八里，又出數人，交涉如前，亦退去。又行十一里，至倒吊坡路。絕陡，扶喘而上，息未定，山下有槍聲甚烈，周老么謂即土匪攔煙幫（煙販集合數十人，荷槍押煙，謂之煙幫，）呢，（讀低平音，即鴉片煙也，

互相開火也。余等憩定，山下鎗聲亦息，乃下山行。鄭大哥派來之弟兄先馳下山交涉。自倒吊坡西南行十五里黃土墩。又十五里高廟子。高廟子下呻吟者數人，問之，則彼等即煙帶，有人三十餘，押煙念六擔，全爲土匪擄去，日傷五人，死四人，拾被土匪繳去十餘枝矣。又西南行十八里板板橋。又七里大魚跳，以前蓋有大魚跳躍溪中，故名。又行十七里，至清溪縣城，已午後七時半矣。

意外姻緣……一夕間：豪爽客逼成

入城 住西街悅來棧，棧即當地大哥蕭三麻子所開者。其廳事中有橫額一，爲黃雲鶴手筆，字甚清健。有雄壯氣。是夜，蕭君復厚款余，日招土娼來侑酒。娼爲川北人，唱東北風等小調，余詢其身世，則悽然墮淚。因問之，悉伊爲「川北巴中人，以天旱饑，父亡，母不能存，鬻爲娼。伊會肄業巴中女師二年，年已二二，尙未有夫，此後不知如何結局也。語漸酸楚，蕭君怒叱之，余亟亂以他語。是晚，余因過乏，本不能御女，因憐女遇，留之宿，一燈（煙燈也）映榻上，相對熒然。蕭君甚豪放，以余之戀女也，立令其拜弟，喚女之媠母來，令吐賣女資。媠吝且若不願，蕭君強以大洋一百五十元，令伊與女鬪葛藤，聽女自由。女拜蕭君，蕭君曰：「汝若不是陳大哥相好，當做我義女，今則呼我爲兄可也。」余遜謝。蕭不可，曰：「我爲完成君等之姻緣，始幫此忙，如

君不納。我日沒下場矣。一余不得已，與女同謝之。女韋氏，小字蔓青，燈前絮語傷心事，余亦爲之泫然。

二十四日，在清溪休息一日，爲韋女留也。余此次行期極長，勢不能攜女同行，而始亂終棄，余又不忍，因決以一日之時間，爲一長遠之謀。遂遣人邀女來，登縣城北之天保山。山爲大相嶺餘脈，峰高七·〇〇〇尺，樹木參天，以松杉柳樟之屬爲最夥。流沙河繞清溪縣城而流，匯於縣南，又南流五十五里入大渡河。流沙河右流之南岸，爲舊大田土司地，漢夷雜處，夷人常侵漢人，且常聚衆渡河擄掠漢人牛馬財產等物，漢人異常恨之，滿清時代，流沙河東岸，常駐有軍隊，以鎮壓之，但夷人生性好擄盜，加以知識淺薄，視他人富有，則思奪取，以故常滋事端。清溪以南之夷人，爲裸裸族，與川邊之番人異族，其祖先屬中國交趾族，與貴州湖南廣西之苗人猿人同種。但夷人則較爲殘酷獷悍，嗜殺喜鬪，不解理性。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三年中，年年與漢人齟齬，時發生械鬪事。

■松蔭情話……道院中忽見請乩仙

余等自天保山南麓至山左，蔓青折松子享余，謂食之可益腦，遂坐古松上共談。余得其同意，決明日送之至成都，與余大兄之五姨同居，且可入學校，待

余北返再賦同居也。山西麓有道院，紅牆碧瓦，巍然一角，覓路叩門，道士名陳應真者，迎余等入。呂祖殿左一小院落，從窗外窺，則多人伏地，一木筆沙沙走沙盤中，蓋方請乩仙也。內一敞廳，朱紅燦然，中坐三清像，下設櫻蒲團無數，爲信徒靜坐潛修之所。但有一事可異者，蓋每蒲團之下，必有某某公、某某侯、某某伯、某某子、某某男、之紙條。問之道士，則信徒皆由乩收來。主壇者爲呂純陽（名洞賓，唐時人），公侯伯子男，則其弟子之封號也。五爵之外，男封真君真人，女封元君者，又若干人。每月設乩十次，視各信徒月捐資之多寡，而進爵。靜坐及扶乩時，男女着青道袍，屏息無聲，日爲常課焉。據陳應真言：「道教自老子（名李耳又號老聃）飛錫西來成都之青年宮，川西一隅，遂爲鴻教之區，目今大劫已臨，在二十年內，國內刀兵水火疾病之厄，死亡人民大半，彼等因前世緣，呂祖所以在此設教臨壇，化度衆生，代天挽回浩劫。川西有于氣，二十年後，救天下者，必川西，而川西又必此壇人也。」云。余笑而出，問之蕭君，則清溪有道壇三十餘所，均以此壇爲祖。

清溪縣城有人口三萬餘，學校十一所，出產以芋麥豆麥及藥材爲大宗。清溪縣舊名也，民國二年，內務部改爲漢源縣，但土人仍多以清溪名，故余之記載，亦清溪之也。下午，有越雋學生陳姓者二人來此投宿，謂將往成都升學。余

延詢之、據稱彼爲越雋落雪不拖大赤口人、族人凡五千餘人、因鄰居噶長米蘇噶及哈茄魚崎路落衣末噶二族夷人搆毀、互爲殺戮、即因夷人勢大、彼族不能禦、彼在越雋小學幸得卒業、如能在省城讀中學、讀專門、求得一官半職、即可報仇、蓋夷人雖好凌漢人、但尙怕漢官也」云云。彼請余介紹成都狀況、從之、因令與蔓青同行 蔓青出門久、可照料之、又令鄭大哥派來之弟兄回榮經、并托其照料蔓青等。

□送別情殷……渡河……渡河……川西結束

二十五日、午前六時十五分、出清溪西門、大霧漫天、五步外不覩人面、蔓青送余五六里、強之始返。十里渡河。又九里、又渡河。又五里、又渡河。又五里、又渡河。又五里張澗。又五里于化營。又十五里渡河 抵泥頭驛。泥頭驛爲清代成都至康定之一驛站、有居民四五十戶、大都經營旅棧飯棧酒棧茶棧及零售鴉片等業。二面臨河、爲一約一千方里之平原。土質爲黑黃色 種蘿蔔者甚多。聞蘿蔔與油菜（薺菜）爲土人冬春二季之副要食品也。本日所經之河、均流沙河上游之支流、水流細而濶 河身面積、往往濶至一二百尺、河床巨石亂列、兩岸巉岩峻峻 白石沙填塞石罅 大石穴中、時有魚類出沒。于扁塘至于于化營之十里、實際只由山之東面繞至山之西面已耳、若能鑿通之、則此段

當可減少七里也。

午餐後、西北行、渡河、繞飛越嶺而西行。飛越嶺最高點達六・五〇〇尺、舊屬沈邊上司地、滿清時設一都司駐泰寧營（距飛越嶺一三二里）以資彈壓。由此至山物、凡十九里、下山亦如之。又行十五里、至黎木坪、宿一土人黎姓之家。是日凡行七十里。黎木坪屬川邊特別區。

## 西行艷異記

### 第二部

#### 西康東部情形

（舊稱川邊特區）

經歷：瀘定 康定 安良 雅江 理化 稻成 定鄉 德榮  
（雲南北境） 鹽井 寧靜 巴安 義敦 瞻化 甘孜 德  
格 同普

□ 夷人之衣着……夷人之生活……

余於今日 已與余最親愛之桑梓暫別矣。是日午前十二時之溫度、爲華氏五八度、午後七時爲華氏四六度、因囑周老么取火。主人導人別室、則炭火熊熊、白焰作游絲舞。余坐定審視、深覺土人之面目、與吾人殊、問之、則彼果夷

人也。其日常生活，爲牧畜、小耕種、砍柴、燒炭、鬪牌、吸煙、（葉子煙）他無所知也。婚姻尚自由，結果，多出於擄掠，有原始制度焉。是晚，主人特以醪糟相饗，醉飽始臥。

■川邊經略之始……趙爾豐……趙爾巽

二十六日 自黎家坪啓行。十里馬家溝。又十五里化林坪。又三十里青泥沽。又二十里磨子堆。又二十五里抵瀘定縣。是日凡行一百里。

瀘定原名瀘定橋，東距清溪縣二百廿里，唐爲吐蕃所據。在五代孟蜀時，屬蜀門長河西魚通寧遠六軍安撫司。宋因之。後隸於雅州。元置六安撫司，屬吐蕃等處宣撫司。明太祖時，與天全、番招討司，共隸四川都司。清初，爲咱里沈邊冷邊三土司地，三土司共隸于瀘定橋邊檢，清光緒卅四年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所置者也。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年）駐藏辦辦大臣鳳全奉旨籌辦邊務，即於巴塘地方，從事開墾、練兵。鳳爲旗人，性驕復，嘗凌辱其地之喇嘛。三十一年，喇嘛作亂，殺鳳。清廷令四川建昌道趙爾豐四川提督馬維祺派援軍至川邊平亂。亂平，於是征收糧賦，編練邊軍，分駐各地，鎮壓亂徒，是爲川邊經略之始。三十二年，創設川滇邊務大臣一缺，趙爾豐即任第一任邊務大臣。至三十三年，遂將現在之川邊闢爲西康。趙以護理四川總督兼辦邊務。三十四年，趙以駐藏大臣兼邊務大臣，尋專任邊務大臣，遂與其兄四川總督趙爾巽會銜具奏，於已改流之地方，新設康安道（巴塘）康定府、（打箭爐）河口縣（中渡即今之雅江縣）、裏化廳（裏塘）稻成縣（稻堤）賈噶縣丞（賈噶嶺）三渠聽通判（三渠）定鄉縣（鄉城）鹽井縣（鹽井）及瀘定橋巡檢。瀘定縣位於康定東南，踞大渡河上，四川川邊之要衝也。大渡河上游，名大金川，有東西三源，西源出丹巴縣西大雪山脈東麓，東源有二，一出岷山西幹大分水嶺南麓，一出雪山西麓，西南流至康定東北上游八十里而合，繞入瀘定西境，折而南下，至四川越嶲縣北，始折而東，經峨眉山南麓流至嘉定注于岷江，全流約長一七二〇里。

■阿彌陀佛之曲解……墨白紅三教並立



余等入駐城內之大街中州旅棧。周老么與當地大哥錢希時接洽，錢即派人來招待，又派其妾名曾老么者來，爲余燒煙，余面頰者良久，曾殊無愧容，言語落落。爲余說阿彌陀佛事，志之以補笑林也。

釋迦佛自舍棄太子、雪山面壁、自修後，旋以功程圓滿，將肉鑿成佛矣。一日靜坐，忽覺心血來潮，乃捏指一算，知阿難佛尚留戀人世，乃化爲一老叟，求乞阿難家。阿難問其姓名，以阿彌對。與以齋飯不受，與以金錢，亦不受。阿難問以化緣何如此，答以須負君一行，緣即圓滿。阿難即伏佛背，佛即負之上昇。負即俗語駝之謂，駝陀同音，阿彌陀佩，蓋即指此事也。云、

錢君來，從者數人，皆背刀荷槍，若臨敵狀。錢君邀余過其家，去旅棧約半里。此縣城之大街，入夜乃昏然不睹一物，過一高可八九尺之黑屋前，錢君曰：「此縣知事公署也，提燈詳視，則土牆一灣，中有屋五六椽，一木牌坊榜曰「瀘定縣。」去縣署而西，一燈懸簷際，屋內似有講演聲，近視之，則福音堂之牧師，正在講路加福音之第五章也。以一堂堂之縣公署，反不及外人佈道之教堂，政治之謂何？教化之謂何？入錢君之居，則牛馬糞味與土氣撲鼻，幸客室去大門較遠，不大聞此異味耳。

瀘定之出產，以麥豆白菜爲最富。土人以牧畜爲生活，性甚懶惰，非無食不外出覓沽也。文字用唐古忒字，（西藏文語言則與漢人殊，與完全藏語亦有別。但土人之能識文字者甚少。城中有喇嘛寺三，一爲黑教，一爲白教，一爲紅

教。

黑教爲西藏尼泊爾不丹青海川邊最古之宗教，不知創自何人，以鎮壓禪被炫神奇，近于幻術。紅教三十七世祖蕭直誓布自印度東來土西藏，與黑教若冰炭不相容，干戈相尋，幾無寧歲。至紅教四十三世祖第結，遂將黑教全行驅出藏境，餘者惟三十九族之噶魯等處。當時有謂第結「曷不除惡盡」。答曰：「千百年後將有用彼處，聖教遂得以幸存至今。有白姓者至印度求得經典歸，遂信白教。黃教始祖宗喀巴最初亦修白教於蒙古地方，故宗喀巴以黃教提倡時，白教之於社會，亦有相當之信仰，至今在西藏川邊等處，尚有巨大之寺院及徒衆也。紅教之始祖爲帕摸卓瑪佛，（即釋迦牟尼佛）至三十七世祖始遷西藏爲西藏王，合政教爲一，居於西藏之釋湯規地方。其子依學勒初製耕具并修理溝瀆橋梁以利民用。至四十三世祖贊普業宗弄讚（藏經中作松贊幹布係西藏王號，猶單于可汗之類也。）大興佛法，西藏以強。傳至現在爲六十二世雷陸仁青齊饒，任掌教職。

□ 西方第一鐵橋……瀘定橋……清康熙年建

二十七日，十時，啓行。十里至瀘定橋。橋長三百尺，橋身及欄柱均爲鐵質，兩端繫兩岸石罅間，濶約九尺許，覆板補鐵索穴，以濟行人，建築於清康熙四十一年。康熙四十年，番人叛變，清軍南征，平之，以此河之重要及軍事運動之困難之前鑒也，遂築此橋，并置官守之，每年更換鐵索一根，以保安全也。余等行經其上，縱視四周，則長虹一條，上聳危崖，下臨峭壁，河流低於橋約可五六百尺，白浪激巨石作怒吼，加以人跡踏踐，索軟作左右曳蕩，令人慄然不已。川滇川邊西藏山峽間類此之橋頗多，而最著名者，則以此橋爲第一也。又西行十五里水磨溝。又二十里三澗壩。又二十里二道溝。又十五里至大坪。

是日天晴，風甚大，溫度爲華氏四二度。沿途樹木甚少，風颼颼作聲。山多巨石，石作片狀，土名風化石，煤礦似甚多。三澗壩有白教喇嘛寺一所，寺有僧徒二百人，余等即於該寺作午餐，寺中之喇嘛，有五川人在其中，已靜修十年矣。

余等宿大坪一漢人張洪盛家。張業商，一負販也，常來往康北甘孜道孚等處，今方因病返家休息。余與之談，知彼之來此，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是年蝗蟲四佈，禾黍均無餘收，彼逃饑至此，孑然一身，是時此地亦全屬土人住居，彼以勤懇爲土人楊某所喜，留之家，使從人學飼牛羊，漸使之學貿易，楊固業負販者，未幾，楊病，乃舉遺產授張，楊死，張厚葬之，餘制錢一千，白土布十四，茶葉五十斤，張因是愈益刻苦，奔走負販，三十餘年，今已積資至萬矣。張有子二，長子紹父業，次子方讀於家塾中，年十五歲矣。塾師劉墨卿，四川名山縣人，清秀才也，人雖迂腐，但尙不討厭，與余語，甚謙，深憐之。張居之後，爲一山坳，坳上有小廟，名岐山廟，中祀岐山大王，則赫然周文王也，周文王何以封岐山王，余固不知之，而斯地又何以周文王爲山神，則更莫明其妙矣。廟左有黃桷樹，大可十五六尺，枝葉榮茂，亭亭若蓋。樹在嶺緣，坐樹下望，萬山奔馳眼底，山外凹平處，水池田田，屋大如方，河白若帶。

、道路隱隱可觀，奇觀也。氣溫漸低，至華氏三六度弱，是地拔海已一〇〇〇尺矣。白霧忽出岩洞，橫蔽山腰，山頂可觀而腰不可見，若在水上然。余友孫子謨學畫十年，最喜寫霧山，嘗以未得觀霧山爲恨，如得此景者，余知其必有特佳之作品出矣。

□青青山……綠綠草……雖是俚歌……寓意亦妙

天既入晚，圍爐小飲麥酒，命主人幼子歌，強而後可，歌詞爲本地山歌，詞俚而意深，摘錄於後：

青青山，綠綠草，我有牛兒好吃草，我有馬兒騎起跑。（起讀已音）山青青，草綠綠，一年四季不愁沒飯吃。

拿把刀兒子，砍根竹兒子，做根繩兒子，縛起豹兒子，背起趕到場上賣，一斤不賣兩斤壞。

天亮不起身，窮到光伶伶。（讀高平音）嘴大肚不大，做人總廢話。

羊子身上一包金，窮人身上一包針，金子拿到會發蹟，（猶言發財也），針兒拿到痛攢心。

爲人只有摸着天，摸着天來好吃飯。

月亮光光起，強盜來挖米。瞎子看見，聾子聽見，跛子趕上，癱子手抓着。

抓起來一看，強盜不看見，只看見凍水田裏灰蒲。

余大笑樂，未幾，酒漸酣，遂睡去。

二十八日、晨六時啓行。是日適有大隊茶葉商販茶至康定，余乃趨與談且行，商主姓吳，有資財三萬餘，押運者馬君，其店夥也。馬君年事已在四十外，據稱彼在滿清時以作吏來康定，因見經營商業，較可獲利，乃棄官爲商，已十五年矣。彼言「康定爲川邊商業之中心點，百貨雲集，輸出輸入，胥以此爲樞紐，土貨以牛羊皮毛及少許之礦產爲大宗，輸入以米布煙草茶葉爲大宗，而茶葉尤爲巨大之輸入品，年銷在一・五〇〇・〇〇斤以上。至茶葉之種類，有紅白茶綠茶棒茶等七八種，而以棒棒茶之銷路最巨且易，蓋以其價最賤而色味又較濃厚也。」西行十五里，至紅廟。又二十里瓦溝。又三十里草溪，憩息作午餐。此地有人家三四十，疏籬短壁，板屋黃牆，立叢杉林中，殊有逸氣。此地僅土地廟之蓋爲瓦，其住戶人家，均以杉木皮爲覆。此地房屋與四川亦大異，如屋之高度過低，（最高者亦不過八九尺，）屋頂至滴水簷過陡，壁之裝飾純以直木板兩截成之。（四川普通房壁，均下半截木板，上半截塗石灰，）午餐後，復行二十里，抵康定縣城。

是日凡行八十五里，均爲大山路。瓦溝之高度爲拔海一三・〇〇〇尺，草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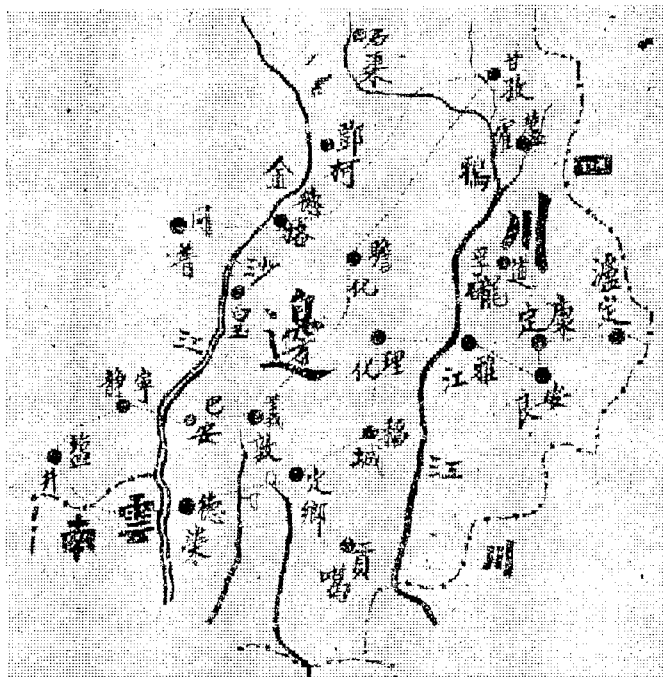
之高度爲一一·五〇〇尺，至康定則漸低爲九·五五〇尺。是日越山四十二渡小溪九，岸路尙寬闊，人馬躡行，尙不虞擁擠。是日之溫度，亦有極大之變化，在晨早出發時，爲華氏五六度，十二時五十分在草溪，爲華氏四八度弱。抵康定爲華氏五二度弱。是日因與馬君遇，喜甚。馬君之店在縣知事公署左側，彼介紹余住其店中，余欣然從之。店主吳君，人亦老成，晚間設宴宴余，同座者有該縣商會會長副會長郵政局長縣公署科長等多人。自雅安隨余來康定之伴，在抵康定後，即與當地大哥十任生接洽，余謝宴後，干來訪談，堅請余下榻其居，婉辭以翌日再遷移。今晚之宴，主賓甚歡，菜肴與川中無大差異，惟較粗疏乏味耳。

十月一日，早餐後，往拜王任生。談頃之，干介紹往訪康定大哥羊旅長任安。○羊名清全，出身匪窟，民五殷承獻任川邊鎮守使，始充任邊軍排長，陳遐齡繼殷，擢羊氏爲營長，民十，邊軍旅長孫涵以羊氏在川邊江湖中頗有潛勢力，乃擢爲團長，陳遐齡去，任孫代理鎮守使，羊氏乃握有軍事全權而爲旅長。談吐粗野，似不大識字者，余心甚惡之，遂辭出。聞羊之部下，呼羊皆不稱其官，而只稱羊大哥，川人罵邊軍爲土匪，此種稱謂，可謂名符其實矣。○游覽四周，午餐於干任生家。干強余吸鴉片。席次，復召土娼三人來，一姓楊，一姓周，

# 西康省東部情形

第一部

西康東部情形



一姓魏，年皆在三  
 十外，布衣油頭，  
 令人作嘔，伊復擠  
 眉弄眼，作種種狀  
 ，余不禁大笑。是  
 夜宿于字中。康定  
 舊名打箭鑪，明史  
 作打煎爐，相傳蜀  
 漢時，諸葛武侯南  
 征孟獲，遣將郭達  
 造箭於此，故名打  
 箭鑪云。蓋古鹿牛  
 國地也。

二日，往西街福  
 晉堂做禮拜。牧師  
 名韋爾，英之蘇格

上海時報出版

蘭人。在此已五年，講道之外，兼事牧畜，有巨大之養牛場及林場，彼爲一極慈善之老人。福音堂附設有醫院一所，小學校一所，聞會辦一女學校，以無學生而停辦。教徒有二百餘人，其成份漢人十之三五，番人十之六五，番人因信耶教而得認識華文，約有七八十人。出禮拜堂，參觀康定縣立小學校，校址在警署側，有平屋三、木屋五，課室七，學生八十餘人，教員五六人，校長爲張九岷君，優級師範卒業者，然以經費不充足，及學生資質太低之故，成績殊不大佳。校中仍以誦讀四書五經爲主要功課，據聞如學校廢除讀經，則學生家屬即將不令其子弟再入校門云。

□四面高山環抱……康定風土……與四川異

登山四望，康定城適在山麓，石砌重疊，掩映於炊煙中，四面則高山環抱，萬峰突出，幸城址在地爲一平坦之廣原。康定爲川邊唯一之牧稅中心地，土人呼曰關，故凡自康定東行者，土人謂之出關，自瀘定西來者，土人謂之入關。舊隸四川，自光緒三十四年始劃歸川邊，但康定之地勢則與四川異。地當大金川左岸，雪山特多，自此而西，則山川均自北走南，號橫斷山脈，與四川甘肅等處之自西走東者全異其趣，人情風土，亦因而異矣。警察署之後，即郭達山，高出康定九千八百尺，拔海則在二二三五〇尺，時有青羊繞山而行。由郭



達山南麓渡河，即金釵扁，險窄巉岩，崢嶸可畏。南無脊山在康定東，高於康定凡五・二〇〇尺。大岡山在康定東八〇里，高於康定六・〇〇〇尺。阿拉木公山在康定西，高於康定八・五〇〇尺。大蓋雪山在康定縣北八〇里，高於康定八・〇〇〇尺。

■川邊入藏安排……須託英人設法……

三日，往訪羊清全，談余漫遊事。羊謂「西至巴塘北至甘孜南至稻成西北至白玉彼可負安全責任，以西則達賴勢力，非所能爲力矣，至彼之勢力範圍內，則無不盡力」云云。余決定再在康定休息三日，即西行，再折而北行，至甘孜後，再折而西行，經昌都入藏，但在達賴境內游歷，非托英人，必不能達，乃再訪韋爾牧師，告以余意。韋爾謂「在入藏時，彼可介紹余於其友人，可保無虞，彼處有人將入藏，現方在寧靜昌都碩督一帶佈道，余於月內往商之，無不諧，彼先以函介紹余於其友，約五日往取，」余謝而出。是晚，羊清全招飲於其官署，同坐者五六人，皆本地團體負責人及其部屬也，因議郵政局長汪君、電報局長夏君、邊軍團長周君、馬君等人。汪君謂「川邊郵局，設於宣統三年、初有三十一局，及二十五代辦所，後因變亂，乃漸裁撤。藏番受英人嗾使，佔昌都等處，各地郵務，益加窒礙，即現在郵區通郵之線，亦因土匪利害，郵

件常有被劫事發生，康定至拉薩之信，則非三月不能達，各縣僅有五局可以辦公，餘均停辦矣。」夏君謂「川邊電務與四川同屬川藏電政監督管理，但川邊實際僅有瀘定康定巴安昌都碩督江達拉薩一線，現可通雷者，惟東段耳。但土匪常常砍電桿截電線，收入不敷支出，修理費至感困難，本人在此，因另營有小商業羈身，否則早已東返，蓋局中員工伙食，常由本人墊支，又無從領取歸墊也。」問之傍人，則此君固販雅片大王也。已積資二十餘萬，彼雖月墊些須爲可憐之電報局作開支，但彼之收穫，常百千倍於是也。

■邊軍一團長……談趙爾豐征番事

夏君謂「邊軍之組織，始於滿清光緒三十一年。先是光緒三十年，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由川赴藏，道經巴塘，見其地土膏腴，即招漢人開墾，乃番人迷信，以爲神山，不可動，出而阻止，鳳全不聽，番人乃作亂，殺鳳全。清廷以趙爾豐爲川滇邊務大臣入川邊討平番亂，爾豐乃帶巡防五營入川邊，是爲邊軍之始。○趙於夏四月，由成都起程。五月初九日，自雅州前進，彼時余（夏君自稱）方爲左營之一什長。五月十八日，在打箭鑪籌備軍糧，包裹軍火。六月十六日，出關經河口。二十七日，抵裏塘。因糧運不濟，烏拉掣肘，八月初八日，始至巴塘。其時四川總督馬維騏已於六月十六日克復巴塘矣。趙卒，接辦善後，馬

即回川。九日、趙派兵勦辦倡亂之七村溝、並搜擒各處餘匪、巴塘遂平定、惟南之得榮良藏寺、北之冷卡石尙未投誠。十月、編查戶口糧賦、派傅嵩秋征收。十一月、委派委員赴鹽井、設局征收鹽稅。三十二年、正月、趙率我左營及右營進攻裏塘屬之鄉城桑披嶺寺。閏四月十八日、克鄉城、(即今之定鄉縣)殲巨魁、並攻克同惡之稻堪貢噶嶺三部屬地、一律肅清。趙旋即奉旨升任大臣。八月、趙由鄉城至裏塘、將裏塘土司改流、而將巡防五營分紮改流之地。十二月、鹽井臘翁寺作亂、趙令我左營攻克之。三十四年、我營奉趙令攻德格更慶亂匪昂翁、降白仁青等於贈科。匪竄雜渠卡。宣統元年、五月初四日、戰於麻木、匪敗逃、時我已升任排長。六月十一日、我率隊追匪、二十一日、追至卡納、匪以窮蹙完全投降。宣統三年、川邊巡防軍、由五營擴充至八營、趙又練新軍十二營、每年軍費擴至二十五萬六千三十三兩一錢三厘、實支二十四萬七千九百六十三兩六錢五分一厘、內計巡防營餉項、二萬一百七十三兩六錢二分三厘、新軍餉項、一十八萬五千八百五十九兩四錢八分、轉運糧餉費五萬兩。隨後川邊軍隊、共合編爲一鎮。民國元年、各統領發生意見、左鎮右鎮叛變、征藏總司令尹昌衡逃回四川、邊軍潰散甚多。殷承獻在此、尙能整頓、陣退齡繼殷、爲川邊鎮守使、自其家鄉招來許多湖南人、擴充至兩混成旅、各地駐防

軍尙不在內，但川邊收入太少，入不敷出，餉銀嘗不能關發，以致兵心渙散，士氣不振。現在共有一旅及一混成團一砲兵團一騎兵團，各地有漢軍約十一營，總員約一萬五千人，鎗枝極複雜，除混成團爲完全新式槍外，餘均爲五子九子前膛後膛等槍，至各地防軍，則尙多有拿烏鎗刀叉者。」夏君年四十餘，尙能認識文字，馬君出身上匪，以饒勇善戰著，但勇於爲善，近延師授文字，談吐彬彬，驟視之，不知其爲粗人也。

■袖中指出頭……以指代價目……有趣

四日，適爲康定市場集合期，早餐後，往觀之。動物及植物成熟與初生者，均各爲一市。每市有一掌秤者，漢人名行戶，番人名了吉，買賣成功，則彼秤其重量，抽百分之一之行費，買主賣主議價，均於袖中舉行，如價爲二千一百五十文者，賣主先出指頭二，繼出一，繼又出五，於是買主酌量而還價，以至於成交，第三人均不之知也。牛羊豬馬等物成交後，買主付價三分之二，其餘十日後始付清，買主以行戶爲担保，十日後，賣主就行戶收取餘價，如十日後所賣之物有變動，則賣主可無條件退出價銀，而牽其物回或另賣之。漢人之唱價聲，有若糧房然，若曰「二個三溜八，」此言示價爲二千三百二十文也。油鹽米布茶烟等物之日中市，均以兩計。買布至一匹或一匹以上者，則其人必有婚

姻等事，或新有大宗金錢之收入。貿易之人，多屬婦女。人人之背，負一竹篋。至大宗貿易，則均在室內舉行，先看貨樣，再議價值，議既定，即取貨，如非立刻出棧者，則買主以灰刷刷貨上作一記號。若係定貨者，則訂一日期交貨，由賣主取一小石片剖爲二，各藏其一。名曰合同，土名達浪打，交貨時，見此合同即發貨也。

□番婦引入其家……見其女……格格作笑

在市中識一番婦，名藏吉阿突，業布商，十二時，收市，午餐，邀余過其家。其家在河南，一三層半石砌也。入門，有石欄圈小豬數只於內，黃狗向余信狺吠，婦叱止之。闢室，登二樓。婦卸去外衣，內着毛布五色短衫，長及腰際。入廚，以茶至，鞠躬獻余座，另以一碟，置瓜子及毛果者，置余座右，并以毛果一置茶杯中，余謝之而飲。婦以手執茶壺，伺余略飲，即加注茶於杯。忽見一女自廚內出，婦令女向余拜，女叩頭起，復一揖，旋即入廚料理午餐。女貌似婦，年可十七八，短衣圍布，尚有秀氣，詢之，則婦之女也。尙未字人，名遮浪吉青工瑪。俄而餐具，邀余上坐，其母女分坐左右。婦略通漢語，女似不大了解者，聞余與其母絮語，日時灼灼視余。婦之贅夫，已於上月逐出，現方物色佳耦也。餐已，攜女登三樓，俯視屋宇層堞，大致似洋房，惜無士敏土塗

飾、外觀稍嫌稜角耳。此種房屋，完全以石片砌成，厚可二尺許，極堅固，耐久。其罅穴爲石灰所縫綴，層樓萬千，與黑白點相間。室中污穢甚矣，人畜雜居，所食之物，又多膾腥氣，如成都小姐少爺入此室中，余信其在五分鐘後，必立暈去也。

女之足大於余足幾二倍，纏白布二三匝，着青布鞋。鞋緣爲紅棉帶所鑲，袴口亦然。衣之右襟爲曲式，五扣作五種式樣，第一扣爲銀質，想此衣必伊最好之衣也。風徐徐自北來，掠女額，鬢髮蓬起。余代爲整理，女以首觸余胸作笑，想伊必甚喜余也。其頭髮似擦油太多，且不常洗沐，作油臭味。余以手作勢示之，伊彎眉展觚，默然久之。下樓展視其寢室，一床無帳，一櫃列床左，一櫃列床右，櫃上有梳頭具及洗面具之類。女亟而余手，力握一衣，余強奪視，輒格格作笑，蓋伊之寢衣也。寢衣略如日本式，惟袖較短，問之，女以手作勢，即睡時，伊之襯衣均脫卸，赤身着此衣，上加氈一或二，即可過冬，有蚊蠅侵襲，則將衣依之單領布，反覆面部。伊匿之，因太污穢，恐余見笑也。小女子尚能觸類引伸，則番人亦非不可教育者矣。

□ 西藏語……父母妻子……拔媽非耳獨

五日，至韋爾牧師家，取介紹信。牧師享余以牛乳餅乾等物，并邀余往觀其

牧場。場在康定西十里許，有面積約五二〇〇方尺，有牛五〇〇頭，羊二〇〇頭，馬二〇頭，犬三〇頭，鷄二〇〇頭，看守人四，均番人而教堂之信徒也。其妻子亦服務牧師之家。牧師夫人謂：「折多山有峰，異常，製蜜甚多。他日將試養之也」。小憩，仍超騎返康定，往拜前夜同坐諸人，午後始至藏吉阿突家。飲茶後，余令藏吉阿突告余以康語，亟錄如下：

星曰噶兒嘛 雲曰真打 雷曰拉託 天曰浪 地曰薩 太陽曰尼嘛 月曰大瓦達哇 雨曰岔耳罷 風曰弄 水曰出楮 山曰拉喇 河曰出窩 大渡河曰打嘛出窩 父曰拔 母曰媽 男曰結巴 女曰鷄滅 身曰慮 頭曰俄 鼻曰納 口曰噶 門曰郭 刀曰真 官服曰拏薩 衣曰緒巴 白色曰葛葛 藍色曰拉拉 紅色曰的的 黃色曰者色 黑色曰打溜 書曰別岔 紙曰杓各 墨曰納咱 字曰播遺 手曰耳 足曰牽仁 吃曰打呷 睡覺曰唏 起身曰度度 我曰額 爾曰卻 他曰空 誰曰扛 一曰吉 二曰逆 三曰桑 四曰日 五曰阿 六曰竹 七曰頃 八曰傑 九曰崗 十曰菊 牛曰作 羊曰路 狗曰山 馬曰非 金曰塞 銀曰藕 錢曰人 銅曰光 鐵曰業 東曰夏耳 西曰奴 南曰洛 北曰降 中曰的各 木曰甲 草曰咱 花曰太 丈夫曰新 那 妻曰非耳 子曰獨 老人曰王空 小孩曰烏那 老婦曰拉耳

康定與川邊各地，語言均大同小異，有康定話、巴塘話、裏塘話、昌都話、乍了話、八宿話、江達話、白馬谷話、波密話、貢噶話、密宗話、石渠話等多種，但土人之商販者，尙能彼此了解。康定有喇嘛廟三，一在縣署西，名米谷麻寺，有徒衆一百餘人，一在河南商會隔壁，名那藏寺，有徒衆八十餘人，俱屬紅教。一在天主堂西，有徒衆五十餘人，屬白教。余倩王任生君覓一嚮導同往，先至米谷麻寺，僧衆往來無常異，其時正作晚課，各持一藏經，高聲誦讀。米谷麻寺附設有學校，專以訓練小喇嘛者，彼等之工課，無一定之時間，惟日事識字、誦經、祈禱，及祈禱儀式，三五年後，即可爲一完全喇嘛，爲人治病解冤祈福矣。喇嘛寺之開支及喇嘛之生活，全靠番漢人民之佈施。最初，各廟均有固定之供給，後爲漢官剝奪淨盡，但紅教之於一班信仰極深，尙能維持，白教則較爲艱難，但彼另有大廟資助津貼。一喇嘛之生活費，常超過普通番民三至五人之消費，若其首領之生活，則又超過三四喇嘛之消費矣。喇嘛寺之佛像，皆金質，所用器具，亦多金質，或金飾者。喇嘛之地位甚高，生活習於奢侈，紅教之系統，別錄於下：

第一世帕模卓瑪佛，第二世朗娃迦葉長壽佛，即傳燈錄所謂「西天第一祖迦葉釋迦牟尼佛大弟子」也。第三塞娃，第四世恰丹王，第五世恰擺，係中噶



爾羊八尖王子，與邪教講經鬪法，勝之。第六世拉紀王、第七世工卻拌王，親至蓮花祖師傳道處，與諸佛祖會晤講經，預言將來西方達賴喇嘛歷輩出世緣由。第八世迭巴鼎布王親至妖魅之地說法，化其兇性，降服妖王狼噶陣。第九世擺噶士，第十世迭巴饒堵丹步，第十一世洛隆批，第十二世葛珍，第十三世格捨爭巴，承受大乘法。第十四世擺巴，第十五世達瓦，第十六世青宜補，傳授大戒。第十七世擺瑪，第十八世沃色，第十九世滾納降巴，第二十世孫格札王，第二十一世迭卻王，第二十二世那夷王，預言將來轉生西藏以興佛教。第二十三世根登批，第二十四世頗仁熱雜，第二十五世格斯，第二十六世慧突，第二十七世蓋巴，第二十八世吉沃，第二十九世帳色仁青，第三十世薩木丹桑布，第三十一世杼捨攪，第三十二世嶺昌王，第三十三世索降滾都，第三十四世賈蓋王，第三十五世租納正王，第三十六世格娃擺王，第三十七世聶直簪布，由印度王西藏。第三十八世依學勒，第三十九世德杼朗頃，第四十世第結王，即驅滅黑教者。第四十一世札繡簪，第四十二世拉拖徒熱，西藏至是始傳佛經。第四十三世贊普棄宗弄瓚，第四十四世度松麻吉，第四十五世恥松迭簪，建桑葉寺，并附近小廟三十餘座，選派聰明子弟，肄習甲嘎爾文字，由甲噶爾迎請大堪布多人，繙譯經卷，每年度喇嘛極多，爲紅教最盛時代。第四十六世

俺達白熱，迎請甲噶爾洛藏娃（即翻譯官，今猶有此職，）數人至藏，將前輩所請經卷，核對明確，定喇嘛一名准役番民七戶之例，創修沃相地方廟宇。第四十七世卡昂娃零，第四十八世研柱喇仲登甲娃，建堆隴之呼敦寺院。第四十九世掌教滾噶守補纂薩迦佛源流。第五十世平札巴，在擦竹地方轉世，建貢湯寺院。規正管束僧衆條例。第五十一世揚宜沃色，第五十二世谷茹曲注，第五十三世汪布簪迭，第五十四世汪布迭簪，元太祖蒙古成吉思汗，書遙甲飯禮。第五十五世帕巴洛墜堅參，（元史作八思巴，蒙古源流考作帕克巴刺密特，）元世祖忽必烈迎至京師，封爲帝師人寶法王，頒給印信白塔，令領康藏等處地方。第五十六世卓棍桑結，第五十七世牙桑巴，第五十八世公登夷喜，第五十九世拉紀格娃，第六十世白瑪白讚，第六十一世薩迦洛墜，爲薩迦掌教。第六十二世霞陸仁青齊饒，今尙存在。

六日，夏團長招飲，飲後作雀戲，此牌與普通之麻雀不同色，蓋牌中之點，非箇索萬，而爲天地人，乘拚和法則均同。王任生邀往天主堂午餐，天主堂建築於光緒三十一年，法人結以作探測川邊富藏之根據地也。十字架乎，汝吸幾許人之膏血矣。神甫魏易佳四川華陽人也，其妻許氏，與余有戚誼，伊甚喜，接待余甚殷，似若至親者然。茶點後，介余參觀其主辦之女學校，有學生五十

八人、番人佔三分之一、教師多校中第一二班畢業生、學生之裝束極樸素、然在康定、已屬極有文明之裝飾矣。

■西藏獨立……派兵進剿……英人出頭干涉

康定爲川邊現時之省會、一切習俗、俱同化於漢人、但少數土人、猶默守其老生活也。川邊特別區於民國二年改定、設鎮守使一員、以管轄地方之軍民政事。川邊道舊駐巴安、現駐康定。川邊原有三十三縣、計東路六縣、爲瀘定安良康定雅江理化義敦。西路七縣、爲寧靜察雅昌都恩達碩督嘉黎太昭。南路七縣、爲稻成貢噶定鄉德榮鹽井科麥察隅。北路十二縣、爲白玉德格鄧柯石渠同普貢縣武成甘孜瞻化爐霍丹巴道孚。自辛亥武漢起義後、藏中川軍、亦相繼譁變、藏人遂叛祖國而圖自立、達賴喇嘛自印度歸、宣告與中國脫離關係、蓋受英人之嗾使也。藏兵進陷川邊、巴安理化、皆爲所陷、四川都督尹昌衡乃奉命征藏、率軍進討、滇都督蔡謬亦派軍援川、民國元年七月、川滇軍敗藏兵於巴塘理化、藏兵潰退、川滇軍方擬乘勢直抵拉薩爲城下之盟、而袁世凱別有用心、不欲川滇軍之成功、無餉無械、而兵於是不得不止矣。

先是英人聞我之大舉征藏也、出頭干涉、八月十七日、送覺書於我外部、要求五條、于是我國對於西藏獨立問題、不得不變易辦法、改尹昌衡征藏總司令

之頭銜爲川邊經略使、蓋已易戰爲撫矣。於是又由中英各派專員、與西藏委員開會於印屬之森姆拉、是舉也爲民國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會議開始、中國委員爲西藏宣撫使陳貽範及副使王海平、英國委員爲印度外務大臣撤亨利麥克馬霍、北京英使館館員、西藏委員爲總理大臣倫興香托拉。西藏委員即提出中藏境界一案、英委和之、欲將川邊及青海全境劃歸藏轄、并創內藏外藏之名。我委員謂「西藏爲中國領土、初無劃界之必要、若西藏意圖自治、則宜以清末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時代兵力所至之地爲限、即江達以東歸康轄、以西歸藏自治。」雙方爭執不決、英委員遂提出草約十一條、要求承認。藏委員亦提出條件、其關於西康境界者、有「西藏與中國之境界、以打箭鑪爲界」一條、至爲謬戾、其背後有英人主使、至爲顯然。陳貽範於三年三月十八日、向會議提出第一次之讓步案、如左：

「怒江以東、既設州縣之地、概歸中國管理、怒江以西至江達之地、保存前清舊制、不改設州縣、達木蒙古及三十九土司亦用舊制。」

三月二十八日、陳又提出第二次之讓步案、如左：

「川藏以丹達爲界、怒江以西至丹達之地、保存前清舊制。」

四月三日、陳又提出第三次之讓步案、如左：

「川藏以怒江爲界，怒江以東歸中國管理，怒江以西歸西藏自治範圍，但聲明西藏爲中國領土，與外蒙青海及三十九族同爲中國所屬，三十九土司則仍舊制，不改州縣。」

於是英委員提出下列之第一次修正案於會議，時四月十七日也。

「白亭巴脫嶺東北青海之地，及金川打箭鑪阿敦子諸地，由內藏劃出，歸中國治理，但瞻對德格須劃入內藏。」

陳貽範於四月二十日，又提出第四次之讓步案，如下：

「一、當拉嶺以北，悉照青海原界，以南凡阿墩子巴塘裏塘諸地，仍歸中國管理，

二、怒江以東之德格瞻對察木多以及三十九族諸地，沿用喀木之名稱，定爲特別區域。」

英國委員於是又提出第二次之修正案於會議，時則四月二十七日也。

「白康普陀嶺阿美馬項嶺東北各地，悉歸青海。」

陳貽範四次之提案，第三次竟將怒江以西諸縣斷送，第四次則連金沙江以東之德格及怒江以東之察木多以及迤西三十九族諸地，劃爲特別區域，誠不愧爲極端之讓步也。英委員聲明「今日爲會議終止期，此案亦即爲最後之修正案，諾

否悉聽中國委員自決，但中國委員如不同意，則英藏委員，當在案署名，作爲草約，陳遂亦簽名於草約，此草約最可恨之第二條及第四條文錄如左：

第二條 中英兩國政府，同認西藏爲屬於中國宗主權之國，並認外藏有自治權，今爲尊重該國疆界之完全，獨立之實際，所有外藏之內政，（選舉達賴喇嘛事在內）應由拉薩政府掌管，中英兩國均不干涉，中國政府不改西藏爲行省，西藏不出代表於中國議會及類似之團體，英國政府亦不兼併西藏之任何部分。

第四條 上項所載，並不阻止中國代表率領相當衛隊駐紮西藏，所駐地點，隨後再定，惟該項衛隊，不得逾一百人，」

陳貽範急將情形報告國務院外交部以避責任，文曰：

「西藏委員已署名於英國委員所認之約稿，中國委員若今日不署名，則約中之第二第四兩條，將全部刪除，英國即與西藏直接訂約，不再與中國委員商議，睹此情形，英國方面，意頗堅決，因避會議破裂，已於今日署名，」

陳氏畏權辱國，擅向草約先言署名，然後報告政府，其肉豈足食乎。北京政府接陳電告，亦認該約喪失國權甚大，乃於五月一日，一面電訓陳氏不准簽字於正約，一面以其他大體與以同意，惟以境界一項萬難承認之旨，通牒駐京英使，

并將不承認此草約爲有效之意，亦通告之。并以森姆拉會議五月三日最後會議時，中國委員并未列席，只有英藏委員之簽名，開我民國以來外交上之創例等詞，向英倫政府聲明。

■袁世凱欲做皇帝……不惜向英人屈讓

民國三年六月六日，駐京英使朱爾典通牒於我外交部。十三日，外部提出四項原則，仍沿內外藏之名稱，致覆英使。六月二十五日，英使竟昌言不諱，通牒外部，文略曰：

「如中國於內藏疆界，不距拉薩三百英里，則全然不能同意。中國政府苟不全翻前案，僅改北方之界線，以崑崙山代阿爾一合富，且無別項要求，變更已簽定之草案，慨然簽字於條約，則英國當勸告西藏，使之履行。倘中國政府本月月終，再不簽字，則英國必與西藏單獨締約，當此之時，以前三方所定草約所有中國之特權利益，自然歸於消滅，英國并當援助西藏抵抗中國對藏之侵伐。」云云。

拉薩東行三百英里，已在擦褚卡與嘉黎之間，圖窮七見，咄咄逼人。北京政府持不停會主意，六月二十九日，又對英使提出三十九族及其他之讓步案，皆被拒絕。民國四年六月，外部特派參事顧維鈞往訪英使，提出袁世凱核定之二案

、略如左：

「一・交換文書所載西藏爲中國之領土一節，若能改入正約文中，則中國政府可將察木多劃入西藏自治區域，中國駐察軍隊官員，准在一年以內撤退，其餘境界，仍按上年中國最後之提案辦理。」

二・察木多江孜札什倫布亞東噶大克以及將來所開各商埠，中國得設佐理員，其職位及護衛，與英國官員同。」

三・（與川邊無關，從略）

英使謂草約雖可略加修改，惟全案不得另議。袁世凱時方欲做皇帝，不欲以西藏問題影響中英邦交，乃命外交部根據大清會典擬就修正案五款，命顧維鈞而致英使。其修正案如左：

「一・打箭爐巴塘裏塘三土司所屬之地，均劃歸四川省治理。」

二・察木多八宿類伍齊各呼圖克圖及卅九族土司所屬之地，均劃入外藏。

四・內藏名稱，改爲康藏。

五・雲南新疆之省界依然保存舊制。」

■藏兵再度內犯……邊軍或敗或降

民國六年，駐紮類伍齊之藏兵，越界刈草，爲邊軍所捕，藏人來交涉，要求



引渡、自行懲治。邊軍統領不聽、逕將藏兵梟首送還、於是激怒藏人、大舉來犯、進攻恩達及類伍齊等地。邊軍以承平日久、士兵各自娶婦成家、或農或商、久離行伍、加以餉械兩乏、集合困難、於是人無鬪志、而各地分駐、又難應援、一度交綏、即行潰退。而恩達類伍齊卡撤頂（又名麻貢、即乍雅二呼圖克圖之駐在地、）諸地、相繼陷沒、昌都察雅、亦形岌岌。川邊鎮守使陳遐齡派蔣國森往援、蔣以冒領軍餉、畏罪投藏。民國七年、昌都諾那喇嘛寺之三呼圖克圖（名曲木加穆參）率喇嘛及番民七百餘人、從邊軍統領彭日昇與達賴兵戰、敗績、彭降達賴、諾那被執。四月、藏兵遂下昌都。於是北路之貢縣同普德格、鄧柯石渠白玉懷柔武成、南路之寧靜等九縣、皆告陷落。藏兵乘破竹之勢、更舉兵東犯、全邊大震、乃陳遐齡不圖抗拒、爲國死綏、反退駐雅州、介英浪人自稱副領事之台克蠻者、與藏軍約停戰。藏軍提出條件：

「一．撤退駐藏華兵、二．藏兵須駐川邊、三．中國須償兵費五十萬元、」

□陳遐齡城下之盟……主權喪失於英人

陳遐齡以無權、不敢應允、戰事又啓、卒以疲兵老卒、無力抵抗、不能再議停戰、而邊軍分統領劉贊廷、遂於是年八月、與西藏之噶布倫降巴頓達喇嘛及台克蠻在昌都開議停戰、締停戰約十三條。主要原文如下：

第一條 昨年漢軍因細故攻擊藏軍、遂惹起今歲大衝突、今漢藏長官、遵重和平、各守現駐防地、英政府居中、執調停之勞、訂結停戰條約、其簽字各國委員、姓字如下：中國委員邊軍分統領劉贊廷、西藏委員噶倫布喇嘛降巴頓達、英國副領事台克蠻。

第二條 本約爲暫時條約、他日當另開中英藏三國政府會議、締結永遠遵守之條約。但本約不得私自更改、如欲更改時、須經三方政府之允許。

第三條 本約訂立後、中藏境界、暫定如左：巴安、鹽井、義敦、德榮、理化、甘孜、瞻化、鑪霍、道孚、雅江、康定。

第六條 中藏所管各部軍隊、不得超過第三條暫定之界限、而行不法行爲。中藏長官當協同負責、相互維持秩序、緝捕匪類、以圖各地方之安全。至商旅及往來游歷者、概許越界行走、中藏兩方、均不得加以阻滯留難。

第九條 本約訂定之後、中藏長官如再有衝突發生、不可互訴諸武力解決、應將衝突顛末、函告英國領事、請爲調解、英國領事當盡調停之責任。中藏官員相互訪問或爲地方游歷之時、各方長官、應盡力保護、不得加以阻滯之行爲。

第十條 中國駐邊設防、徵調繁多、人民不堪其擾、本約訂立以後、中藏交

界地方、除維持地方秩序外、不得駐多數軍隊、巴塘及甘孜限駐漢軍二百名、昌都及寧靜限駐藏兵二百名。有不遵守西藏地方吏民之法度者、雙方皆得派兵懲辦。

第十三條 本約由漢英藏三國文字、各繕六通、合計十八通、漢英藏三方委員、各執六通。英領事爲調人、得以英文爲主。本約成立後、各簽字委員、立速報告本國政府、求其批准、未批准以前、漢藏各軍、不得動兵交戰。

右約之荒謬絕倫、喪權辱國、夫人而和、彼劉贊廷陳遐齡二人者、何無心肝一至於此耶？時在甘孜之邊軍、猶與藏人戰、劉贊廷復商之降巴頓達、仍請台克蠻居中調停。台因與駐甘團長朱憲文及川邊鎮守使派出之交涉員韓國鈞西藏帶兵官卻讓帶本土司甲泥齊等、結停戰條約四條。簽名者、中委員韓國鈞、藏委員康曲洛桑頓達、後藏帶本卻讓貞冬、英台克蠻。於是邊軍退駐白利（距甘孜三十里、爲舊白利土司地）、藏軍亦退駐德格境內。

□英人得寸進尺……外交當局一片糊塗……

英駐京公使朱爾典催議藏案甚急、並主張根據森姆拉英國最後修正案爲解決。自二月至十二月、英使赴外部嚴催者凡九次。民國八年五月、英使又嚴催。代理外交總長陳籙製成疊書、付閣議通過、送致英使館、時五月三十日也。其

覺書根據民四我國之最後讓步案、加辦法四項。其四項如左所述：

一· 打箭鑪巴塘裏塘諸土司、完全歸四川省治理。

二· 察木多八宿類伍齊各呼圖克圖、及三十九族土司之地劃入外藏。

三· 中國政府之意、欲將崑崙山以北、青海新疆所屬諸地、完全劃歸中國治理、瞻對德格地方及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三十九族諸土司以北、青海南部之地、劃入內藏。

四· 雲南新疆之省界、保持舊制。

崑崙山以北青海新疆所屬諸地、本吾國舊所治理、乃不嚴詞拒絕、反與商量「劃歸中國治理」、似若昔本非中國治理者、而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以北、青海南部之地、本屬西寧、此次又未受藏軍何等之影響、乃自動劃歸內藏、三十九族之地、亦非藏屬、且其人早已受邊軍之撫綏、今亦劃入外藏、此等無事自擾、棄地棄民之舉、乃出之吾國之外交當局、嗚呼、吾國又安得不亡哉。英使接覺書後、即電告英廷及印政府。八月十三日、英使提出調停辦法於外交部者如下：

「取消內藏之名稱、照森姆拉藏案草約、劃歸內藏之地、分而爲二、將巴塘裏塘道孚瞻對等地、劃歸中國、德格以西、劃入西藏。」

北京政府遂以「境界如此、萬難承認、」答英使。英使見我態度堅決、乃允將岡拖地方（一作岡沱、在德格西南、距德格七十里。）劃歸內地、日以中國政府人員之不知川邊地形也、謂「岡拖爲西寧通藏之路、瞻對爲產金地方、劃歸中國、利益極大、較諸原案之德格以西荒漠之區、絕不相同。」

■各省分電北京詰責……全國得復電大譁

時川滇各省及西南軍政府、各電北京、詰責交涉情形。外部不獲已、乃於九月五日、對關係各省、發出如左之通電：

「藏事自民國三年三方會議、因界務爭執中輟、本部於三年五月一日、照會英公使、聲明草約各款雖可同意、但界線一節萬難承認。四年六月、袁前總統派員與英使會商、擬根據會典及前清載書、將察木多劃歸外藏、英使仍未滿意。比年以年、據川邊鎮守使報告：藏人內侵、察木多等處、相繼失陷、七年十月、川邊與西藏訂立停戰條約、以一年爲期、暫時劃界、以鹽井大索德化裏塘甘孜瞻對章谷丹巴鑪定稻成等地屬漢、類烏齊恩達昌都同普德格鄧柯石渠等地屬藏。本年五月、英使以停戰期限將滿、重催開議、本部曾於五月三十日及八月十三日、兩次與該使會議界務。根據民國四年袁前總統派員與英使接洽各節、提出條件、大致謂將打箭鑪巴塘裏塘屬川、察木多八宿類

烏齊三十九族屬外藏、瞻對德格及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以北之地歸內藏。英使初不同意、經再三磋商、始允取銷內外藏名稱、將打箭鑪巴塘瞻對崗拖諸地劃歸中國內地、將德格以西各地劃歸西藏。又一辦法、仍用內外藏名稱、將打箭鑪巴塘瞻對崗拖諸地作爲內藏、將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以北之地、作爲外藏、中國不設官、不駐兵、德格亦歸外藏、所稱界線、較之前次會議、實已大有進步。」云云。

右電既出、全國大譁、四川省議會電曰：

「川邊原係康地、康藏分界、極爲分明。清制、江達以東爲康、以西爲藏。查四川通志雍正四年、會勘畫界案內、於江達特設漢藏兩官、蓋以該地爲康藏分界之故、證一。清末、特改康境爲川邊、亦以打箭鑪至江達爲界、經四川總督趙爾巽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及駐藏大臣聯銜會同劃定、於江達立有碑記、並有奏案可查、證二。民國元年、川邊經略使尹昌衡改江達爲太昭府、以碩督嘉黎恩達察隅科麥五縣屬之、設官分治、經內務部頒布在案、證三。乃外部不諳邊情、昧於地勢、其條件僅以爭回德格爲恢復川邊原有轄地、而不知德格以西、尙有石渠昌都十七縣。川邊向分中北南三路、今劃南北兩路屬藏、而以中路寥寥數縣屬漢、一朝有警、何可固守」云云。

四川督軍熊克武電、略曰：

「北白石渠、西至恩達、南迄察隅鹽井、均早改縣設治、最小範圍、亦當以此爲界。」

甘肅寧海鎮守使馬騏電、略曰：

「崑崙山以南、當拉嶺以北之區域、東西長二千餘里、南北廣千餘里、鴉鶻金沙瀾滄諸江之上游、皆流衍其中、氣候較青海北部爲暖、玉樹二十五族耕牧相雜、物產極富、實青海菁華所在。自前清收撫青海之初、即將青海二十五族、劃歸西甯夷情衙門管理、二百年來、此疆彼界、與西藏毫無關係。年來藏人雖攻陷川邊十餘縣、然兵力實未越當拉嶺以北之一步、今川藏劃界、已爲奇恥、乃欲并甘肅素所管轄藏兵未及之地、亦割棄奉之藏人、噫地數千里、辱國太甚、而猶謂會議大有進步耶。」云云、

雲南督軍唐繼堯電、略曰：

此次藏案、當認定五事：一、川邊行政區域、早經改土歸流、且地屬西康、不得認爲藏地、近時藏番叛據各縣、應派兵一律收復。二、西藏爲中國領土、能否許與自治、中國自有主權、毋庸他人代爲要求、尤不得以川邊青海新疆各省區邊地、劃入自治區域。三、民國四年、袁氏將察木多劃歸外藏、乃

因急圖帝制、結歡外人、不宜援以爲據。四·陳遐齡與藏番商議停戰、出於一時權宜、北京對於所定條件、既未認爲有效、則其暫時劃界辦法、尤可置之不議」云云。

外交當局、以各方反對、不獲已、乃重行集員司討論。結果、羣謂「我國自川邊改土歸流後、早與藏巽、吾國爲五族所建、藏亦其中之一、今雖一時宣告獨立、亦萬不能影響於吾國之基礎、故藏人獨立一層、亦斷不宜允許、應通告英使、轉告彼政府、若能照中俄蒙條約辦理、猶可磋商、否則斷不與討論。

■英國派兵入藏……西南藩籬從此破矣

當藏案交涉緊急之際、北京政府派鄂羅勒默扎布郡王入藏與達賴喇嘛交涉、先允駐藏辦事長官陸興祺入駐拉薩以便辦事。（陸氏民三即駐印度）、乃達賴咨覆、謂「須俟中藏種種問題完全解決後、方允陸氏入駐拉薩」政府亦無之何也。自是之後、國人漸知藏事之處置失當、羣起責難。民國十年五月 甘肅督軍張廣建派員赴藏疏通、達賴喇嘛亦遣人報禮。九月、英使艾斯敦忽向我催議藏案、且索劃寧靜鹽井亦歸外藏管轄。民國十三年、英國派兵入駐前藏各要地、迫藏人學英語、爲種種目無中國令人髮指之事。而四川多故、川邊亦受其影響。現今爲邊軍所統轄者、僅僅此十四縣、而各縣政權、猶操諸土司等手中。有



喇嘛寺之地方、則喇嘛皆受達賴運動、而川邊軍政首領、皆屬朽腐貪官、只知括錢、國家利害、皆非彼所論及也。嗚呼、哀哉。

■康定物價調查……：羚羊角每斤二千元

七日、爲余至康定後之一週日、本日預備旅行中必需之物、且決以明日、啓程西進。本日天氣微寒、氣溫爲華氏四十度。搜集各種材料、作康定經濟統計如左：

白米、(單位石) 三十九千五百文、 小麥、二十五千三百文、 黃豆二十千文、 清油(即菜油百斤) 八十四千文、 鹽(百斤) 五十三千二百文、 粗茶(百斤) 十三千五百文、 細茶(百斤) 五十二千文、 土白布(每疋) 九千至十五千文、 洋布(每尺) 四百文、 大炮台香烟(每筒) 二元、 大洋(一元) 換四川銅幣二千八百文、 大黃(百斤) 五千元、 柴胡五千元、 黃連七千文至八千文、 厚朴十二千文至二十千文、 連翹三千文、 麝香(斤) 十六元至三十元、 羚羊角(斤) 二千元、 鹿茸(斤) 十八元至三十元、 水烟三千至七千文、 郵票(分) 四十文、 豬肉(百斤) 二十五千文、 牛肉二十三千文、 羊肉(百斤) 二十二千五百文、

■外人藉布道爲名……：到川邊偵察地藏

康定城有居民七萬三千餘人、凡三萬二千餘戶、漢人佔十分之四、有外人三十八人、摩些族五百餘人。漢人在康定者、或營商業、或作官吏、或服兵役、外人在此間者、則藉布道爲名、來此偵察地勢富藏耳。是夜、王任生君餞余、藏吉阿突亦遣其女來邀飲。席次、識一學務委員張廷儀君、彼之父隨吳嘉謨於

清光緒三十三年來此辦學堂、計設立初級師範一所於康定、巡警學堂一所於巴安、弁目學堂一所於康定、選派漢人入學、迄今川邊尙能有些須文明氣象者、當以吳君之功爲不可沒也。當宣統三年、川邊教育費之支出、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釐、當時之教育、以巴塘爲最發達、且有學務局之設立、吳君即任學務局之曾辦。民國以後、因受戰事影響、教育大受打擊、全區之教育經費、在民國三年、尙有二〇・〇〇〇元、民五增至三七・三八四元、民五以後、連政費都時鬧飢荒、更說不上辦教育矣。現在康定之學校、計城區有高等小學校二、初等小學校二、高初合校三、外人主辦者三、國人私立者一、共有學生七百餘人、歷屆已畢業者約有二千餘人、畢業生約有十分之六仍繼續升學、秋成（土人）有七八人留學英美法德、三人留學日本、爲康定最有詩書氣之家。

■窗大如菜碗……門大如灶口……馬不能入

八日、晨、六時三十五分、自康定西行、同伴者爲羊任安派來之邊軍二人、及一差遣、又行李夫二人、馬二匹、送者送至西關外始返。二十五里至新那諾土岡、阿拉木公山近在咫尺、山巔積雪如銀、返映日光中、閃閃作白金色、壯觀也。又二十五里折多山、番人謂鬼爲折、折多猶云鬼多也。山麓至山頂凡五十里、下山又三十里、由康定至西藏必經之大道也。高五千一百尺、拔海一萬

一千二百五十尺。山麓之氣溫，爲華氏三十八度。余等午餐後啓行，五里三倒拐。又五里丁字口。又五里王扁嘴。又五里和尚坡。又八里丟鋸頭。又七里小坪。又五里西流水，有橋一，名俄洛，已越過山矣。又七里提茹崖，已近黃昏，乃就宿董家溝一居民任氏之家。板屋石門，窗大如茶碗，門大如竈口，馬不能入，則繫之門外草堆中。此屋居山之陽，對面淺草茸茸，作金黃色，蓋殘陽斜照所致。一童騎老牛，踉蹌奔走叢薄間，後隨牛無數，蓋方賦歸去也。

折多山爲大雪山脈之一高峰。大雪山脈發源於崑崙中支，崑崙中支自勒科爾烏蘭達布遜山東行，斜貫青海中央而稍偏南，爲巴顏喀喇山脈，長江黃河上源之分水嶺也。分爲二支，一支自河源（黃河出噶達素齊老峰之陰，）東行，復循河曲而西北，至青海之南，又東折入甘肅境，延黃河湟水之間，爲積石山脈。一支東南下，縱貫金沙江雅魯江之間，（均在川邊，）經川邊石渠甘孜雅雅江鄂柯巴安定鄉之間而達雲南金沙江之曲，爲沙魯里山脈。其餘脈界江河之間，東行全四川與青海界上，起頂爲岷山，是爲岷山脈。

岷山連峰接岫，高達一萬三千餘尺，支脈紛披，如走龍蛇。一支自青海東邊南延入川邊境，爲大金川及雅魯江之分水嶺，迄於川邊極南部，與四川交界連三海之西，又折而南下至四川之會理鹽邊二縣之北而止，全脈約長一千三百英里。其在川邊境內著名之山峰，爲噶察克拉嶺公噶拉嶺敏你雅克山大雪山及折多山等，皆拔海在萬尺以上者。

■監獄重地……閒人免進……官場習氣

九日晨起即行，十五里黎柴。又五里黃杷嶺。沿嶺西行，又十里抵安良縣。安良土名安娘填，又名阿娘填，舊屬明正土司，清季光緒三十四年，始改土歸流，設安良廳。民國二年改稱爲安良縣。地當大雪山之南，什丹河之東北，山

嶺重疊、地土饒瘠、但森林極多、煤礦豐富、農作物以小米青稞油菜蘿蔔爲大宗、芋麥馬鈴薯次之。本日及昨日所經、多爲荒野、十之五爲草莽、十之四爲天然牧場、十之一爲農作場。入城區、作早餐。城爲二百餘居住戶之一獨街、住民約有二千餘人、漢人佔十之四。市上商業、均爲日用品油米茶鹽煙布草鞋之類、而售櫻製品者獨多、則此地對外輸出之大宗品也。櫻製品有櫻蓑衣、櫻絲、櫻繩、櫻薦、櫻帽、櫻硬壳、櫻皮等類、而以櫻繩之銷路最大、蓋負販運輸貨物、吾民搬載用品、均需繩索也。

此地土人之服裝、有以櫻代棉花者、甚有以櫻代布者。安良之氣候雖冷、但生植力較康定爲強、惜土人不知方法、遂一任其荒廢。早餐後稍肆游覽。安良縣知事公署、爲前清一把總駐所改建、有屋宇五六間、外觀極不佳、惜因時間匆促、未一詳觀其內容也。典獄所在縣公署左近、門口繪一遠似近不似之阿鼻像、門傍掛兩木牌、文曰「監獄重地、閒人免進」、試問誰人無緣無故願意進坐監獄哉、？官場習氣、言之可歎。

安良一般經濟、極形低微、最富之人、不上萬元、二三百元之家、在城區中、已如了不得之財翁矣。有學校一所、爲私人所主辦、有高初等四班、學生約有一百餘人。校長季叔明君、四川綿竹人、中學及師範畢業、辦事極熱心、初

在軍隊中任軍佐，駐此甚久，與當地人甚熟，遂犧牲其政治地位，（君任書記已三年，照例可得知事缺，）來辦此校，已有五年。第一班學生，已畢業，校中並設一師範班及女子兩級班，有女生三十餘人。校中常年經費，全由收費及募捐。學生年納學費四千至六千，書籍費二千至五千不等。教師九人，季君夫婦及另外三人，教師之生活費，年不及二百千，在此荒瘠之區，而諸君又能安貧若素，以是尚不難於支持，然以此區區之地，而有此校，實出吾人意料之外也。季君謂「若地方平靖，十數年後，此地必開川邊風氣之先，」云云。余爲題一額，並承季君集合諸生於禮堂，聆余之勉勵。惟有一事可異者，則學生之年齡之太參差不一，初級生最低之年齡，爲七歲，最高之年齡爲念二歲，高級生之年齡最低爲十一，最高爲三十七也。安良縣知事江君，因同余行之差遣之報告，特請午餐，辭未往，則又以食品相貽。

十二時，離安良西進，念八里懷山。又二十五里七堡，舊驛站也，是晚遂宿於此。此地有稅卡一所，進出之物，均須查驗。差遣黃君，年三十許，四川馬邊人，善邊地各種語言，彼待余甚恭謹，余有所言，彼惟唯唯稱是，余曰「我非官，又非君之上司，何太客氣也，一又告以余亦袍哥之一，彼始改容，放言縱談，杯酒爲歡，不復拘束矣。中國官場最壞處，即是此一付假禮貌，彼此以

假禮貌戴於面上，有必須交換意志處，亦因拘束而不能達，至於下屬對上司，更是除奉承取悅而外，無一是處，獨斷獨行，聖如晏嬰，猶不敢自是，況才幹下於晏嬰萬萬倍者哉。

十日，晨五時起，早餐後，行十五里，天始大明，大霧猶迷瞞一片也。二十里，河吐。又十四里秋口。又念六里折溪。云溪邊多鬼，午後五六時或小雨時過之，必爲鬼迷人水中，有因事而不得已過之者，必掀帽科頭，挺胸敞衣，或大睜其眼而行，謂陽氣重可抵抗鬼之侵襲也。午餐於折溪之西南十一里之包子口。包子口之西南，有山峰莽然起，蓋高日寺山也。距包子口可八十里，聞山頗陡峻，但崗上松杉夾道，寬平廻轉，山之最高處，凡四千餘尺。高日寺有喇嘛六十餘人，屬紅教徒。午餐後，西北行十八里鷄子崖。又五里吉曾卡東卡。又十里，吉曾卡西卡，宿焉。是日凡行一百零四里。

本日所經，以松林最多，人全林中，風吹樹作聲，如萬馬奔馳，如高人奏曲，颯颯若在山，潏潏若在水，淵乎使人樂而忘旅行之苦矣。余連日注意本地語之研究，已學得成語不少，本地語介於獨立及聯結之間，發音多由卷舌成聲。是晚，以七十文錢買野鷄二隻，十文錢買雞蛋五枚，二文錢買豆腐三斤，又買

得餐酒少許，歡然大醉。詞也一女，對余坐久視，若垂涎者，余操康定語請其

「此酒爲新釀，飲過多，將生痰火病，伊有陳酒，可供一醉。」余儕大喜，未幾

、伊攜酒至，一土小甕也，約有七八斤。伊謂「此酒」

之研究、已學得成語不少、本地語介於獨立及聯結之間、發音多由卷舌成聲。  
是晚、以七十文錢買野鷄二隻、十文錢買鷄蛋五枚、二文錢買豆腐三斤、又買  
骨炭酒少許、詞一大醉。詞一一女、對余坐久視、若垂涎者、余探康定語請其  
骨炭酒少許、詞一大醉。詞一一女、對余坐久視、若垂涎者、余探康定語請其  
「此酒爲新釀、飲過多、將生痰火病、伊有陳酒、可供一醉。」余儕大喜、未幾  
、伊攜酒至、一土小甕也、約有七八斤。伊謂「方從家中至康定、做買賣回家、  
酒爲家中所攜帶、便自己飲者。」余儕謝之、詢以有無同伴、伊應以同來有二  
人、因令邀同飲。二姝果來、一名甲木康則、一名梯工曲曲、女名遮瓊則珊瑚  
瑪。余與黃君及女輩三人大飲特飲、酒酣、女輩曼聲歌山歌、黃君拍手和之、  
余出囊中笛、奏滿江紅一曲、女堅請余授曲、余告以至雅江時爲之、蓋女亦返  
雅江者、故余諾之也。是晚、女來余室、強從余臥。

十一日、七時起、早餐、女仍與其夥伴同食、雖請之亦不來、蓋其性質如是  
也。八時十分啓行、路線漸向西南行矣。十二里小溪。又十里烏燒扁。又八里  
黃蓮埡。又五里燈草坪。又十五里板頭岩。又十三里至雅江縣城、正午後三時  
半也。雅江即河口、一名中渡、據雅龍江上游之東游、河中設浮橋、清時以外  
委汛兵稽查、往來行者非有官票、不能渡也。

光緒三十二年、裏塘改土歸流、三十四年設河口縣、宣統三年、規定管轄明正崇喜兩土司地方、約有面積七萬二  
千方里、民國二年、始改稱雅江縣。河東爲舊明正土司界、河西爲舊裏塘土司界。城地爲斜隴、山脈盤旋、江水  
迴曲、倒流傾急、不亞四川三峽中之清灘、但此地之巨石太多、尤較爲危險耳、

雅龍江一名小金沙江、爲川邊六大河流之一、源出青海巴顏喀喇山南麓、上游曰鄂拉布拉格河、至郭洛山之南、

斜流入川邊石渠縣之西，受青海稱多土司境發源而來之喀里烏梁河之水，匯而東南，流至甘孜縣北，又受上下俄洛地方發源之喇楚河之水，及札母楚河之水，又東南行至瞻化，受鄂伊楚爾兩河之水，東南行二百里，受由上下色蓮之大雪山發源之阿牙哈爾河之水，遂南流至雅江，琪拉河自東來入之，又南流入四川鹽源縣境，安寧河（即古之若水）自四川之冕寧東來入之，名打沖河，又南流至鹽邊縣之迷易土司地方，獐獐河自西來入之，又瀘河及落腰河亦自東來入之，遂南流至獐果街而入金沙江，即俗之所謂小金沙江也。

中渡河之上流，自上瞻對南流而來，其西爲甲楚河又名上渡，（即懷柔縣西來之一水，）南流過上渣琪中渣琪南至麻格（距雅江西五十里，）之東，爲中渡，又東南流爲下渡。

是日余等寓西街之王姓家。縣知事公署在南街。此地駐有兵二營。縣知事余君，四川南部人，曾學法律，余母校之後一班同學也，因往訪之。余君言「巴安以東，人皆漢化，但不諳法律，而迷信老法，則深爲可患，蓋以地僻一隅，習俗過古，野蠻鬪毆，視爲榮譽，總而言之，人與人間，恒爲違犯法律之舉，彼在此間二年，一月之中，平均有三百餘案件，而案件中刑事幾占十之九，刑事中故意罪十之四，無意識罪十之六，此等現象，皆有待於教育之改進，但以川邊現狀，地局民貧，兵多費巨，更何能有餘款興學。一般習尚，大致傾向漢化，尤以交通便利之地，有明確之象徵，偏僻之區，雖尙存舊習，但以較之德格昌都，則猶較爲先進也。雅江年征正雜附稅共約銀一十餘萬，以視康定則相差十餘倍矣。但地方事業猶可有稱述者，如縣立小學十二所，縣立模範工廠一所，縣立醫院一所，縣立育嬰局一所，縣立養老堂一所，縣立郵務局一所，政



治機關、有縣知事公署、徵收局、勸學所、煙酒稅局、郵局、電報局、國防局、自治研究所、等」云云。返寓、則遮瓊則珊岡瑪已來候久矣、隨至其家、則一小二層石礪樓也。樓前爲市、市陳布綢緞匹女人用頭繩香粉針線之類、一幼女坐其傍、則其妹也。年可十四五、髮自頂中關、爲二絡、綴以鮮花、似土人中女子亦較男子爲白皙。樓下、前爲市、中爲神堂、後爲籠間、樓上左右皆臥室、中則客室、宴會皆在其中、地鋪粗氈、四壁糊白泥未久、尙形整潔。時夜已深、夜市已罷、其妹經其姊之介紹後、即坐余懷、備憨嬌態。是夜、余宿其家。天將明、遮瓊先起去作早茶、其妹縱體入懷、絮問余之行踪。

□ 挾姣女作郊游……蘆荻飛花……山歌音嘯

十二日、在雅江休息。晨早、余削屋後蘆竹、製爲二笛、試吹之、其聲清越、即舉以贈遮瓊姊妹、並示吹法、授以小桃紅及小開門譜、妹較慧、七覆即可度半矣。早餐後、黃差遣來、謂「余知事及趙營長午間於縣署共邀宴」。余偕遮瓊妹作郊游、遮瓊方忙於設市貿易也。由小巷出、傍南街、有一小園、籬落間棲鷄臥犬、青菊一叢、綴黃白花數枝、煞有雅趣。問之、則土人錦楓貝曲之私寓、彼在清季、隨趙爾巽當差、得守備銜、習於漢化、其子肄業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曾任川軍陝軍團旅長也。至江邊、沿江北行、樹木參差、雜立叢草中、

太陽射西山，映水作赭色。余高吟杜子美「風急天高猿嘯哀」之句，女詢余作何解，余具告之。伊曰「此地聞雁，在冬十二月間，間或不聞聲也。」以是測之，則此地之氣溫，當較塞北爲高矣。一石自山曲橫撐江邊，苔蘚攀附殆遍，援女踞坐其上，兩傍蘆荻，正揚葉欲飛花矣。雅江城依河岸，作三曲勢，有居民萬人。四川式建築，概不多見，有一二飛簷斜棟，則爲官署，或營舍，土人住所，皆石砌，所謂有西洋之物質而無西洋之文明者也。女依余膝，仰天作歌，其歌詞，譯如下：

「滿山紅、滿江白、紅白白紅紅一沓、水邊一對鴛鴦鳥、比翼游泳狼耍好、東邊去了西邊來、天崩地塌那知曉。」

我要上北京，北京皇帝是福星，我要上大城（拉薩也），大城有個慧眼神，皇帝坐在金鑾殿，吃的珍珠坐的銀，慧眼菩薩有神通，穿吃一生不落空，有天下時來會着，包你一世好享福。」

下石，折而東，女引入一家，則其姊妹行也。一老翁在神堂，喃喃誦經，語時兩手握拳作極可憐狀，問之，蓋彼爲老妻之病作祈禱也。

紅教徒中

彼爲紅教徒，兼祀虎神，能召神爲人祈福禳病，有子五人，女二人。長女已

嫁、其[ ]、且女之五兄、[ ]。妹尙未贅人、名玕札、引女及余入其臥室、小坐。玕札敬余茶、加紅棗一枚、女代余以手翻棗、蓋俗以男人進門、未嫁之女以棗敬之、取得佳耦之意、來客翻棗示女得如意。玕札家似不甚富、室中雜物凌亂。又介其姊來、余戲問「卿五夫、每[ ]、則如之何其分配也？」玕札代答：「謂土俗、凡[ ]、權力極大、[ ]期、[ ]則外出、屆期始歸家、而滿期[ ]立即外出、日期極長者有二三年、極短者三四月、所生之子、皆呼最長之父爲父、其次皆[ ]有爭夕者、[ ]資格。諸女行動略如男子、[ ]亦不避余、習慣成自然、固無足怪也。」

余戲探

問其年則二九矣、

辭歸。不愠亦不怒、惟脈脈微頰而已。閱時計、已將二時、乃告以寓所、

午餐、大醉、黃差遣扶余臥寓中、日既昏、始蘇、則女及玕札遮瓊與前日同返之甲木梯工皆在座。遣价向寓主索鴉片、吸後、復飲醉香汁、少許、酒遂解。醉香草產於雅江下游、浸之糖水中、能解酒、若將草投酒中、二三日後、可使酒變同水。是夜、遮瓊甲木辭回、梯工玕札及[ ]。

■大脚王……走來走去十幾個來回不累

十三日、晨、六時起、以綢布等物分送諸女、並餽大炮台香煙一筒與遮瓊。八時、離雅江西行、趙營長並派五兵士持槍乘馬擬送余至理化縣、謂「由此至理化三百二十里、中有數處有土匪、無羊旅長命令、彼亦當特別保護也」云云。余問玕札「可否同余行至理化？」余語甫畢、伊輾然破涕爲笑。遮瓊之妹、亦欲同行。余顧黃君曰：「不累乎？」黃君曰：「伊等大脚王、走去走來再十個來回、亦不累也。一余大笑。」

十八里風陣子。又二十里瓦官嶺。又二十里巧店、遂作午餐。又十五里高廟。又十七里紅砂礮。又八里奇棍。又五里樟溝。天已晚、遂就驛所中宿一烏姓家。

本日所經 小道極多、各路線無特殊之標準、若無人引道、必易致迷失。樹木蒼鬱、林竹森森、氣濶亦漸高、不復似康定之冷、檢表視之、正華氏力四度也。此地拔海、猶在一萬尺以上、山峰則在一萬三四千尺間。本日因同行女伴、言辭甚多、且談且行、在不覺不知間、已行百里矣。玕札似深詫余之不驕而步者、午餐後、謂余曰「我騎、君抱我腰、或以繩繫君之腰於我腰、我可保無危險也。」余告以余步行之旨趣及非在不得已之時、絕不假他種力量以代步。

「沖服余，笑呼「呆子！」不已。」

巧店一帶許多地方，一望彌綠，蓋新麥苗也。樹木以杉松杠桷樟櫟木爲多，而藥材又極富，木通柴胡甘葛通草薄荷之屬，遍地都是，惜以交通困難，運輸費巨，以致此等值藥之物，均委棄於地。若當局能注意交通，使成康馬路（成都至康定）康巴馬路（康定至巴安）成功，則一木一草，皆黃金也。中國人嘗做夢想黃金，而不知自強自立，徒倚賴人，有黃金而不知開發，而徒奔走於舊金山南洋等埠，拾取歐人之餘唾，便自詡富豪者，苟能至此，得毋啞然失笑聞見之不廣耶。

得

不致難爲

是晚，余以茶代酒，茶葉爲極細之毛尖，熬至極濃度時，去葉，沖以牛奶、奶油、酥餅、白糖，和煮之，至沸，以雞蛋調勻入之，味乃清美無比。余苦床不潔，襪被地上。黃君等臥外室，一兵守門，防有警也。玕札，一襪一鞋不脫，余問之，則以待遮瓊之妹，所以示讓也，余戲曰：「使余得二卿爲之中，必不致使余有難爲處也。」二女默然。二女猶不脫童稚氣，半夜始睡去。余臥於當窗之下，被薄微寒，殊深感之。

■樹葉半紅……秋氣將深……深夜臥談

十四日、晨六時半起行。此地有木卡一、進出均須經卡下、有土兵二名駐守、兼稽查之責。出卡、傍山西行、二十里至江兌崖、有人家三十餘戶。作早餐已、渡小河。又行十二里至和喇、一名麻蓋、大山疊起、高者達一萬一千八百尺。著名之峰 勒里推布嶺、多塞拉嶺、謨拉穆岡嶺、伊隆山、郭羅將噶爾足山、里穆山、碩占里山、而尤以碩占里山（在德格境）之一萬五千尺爲最高。沙魯里山之一萬四千三百尺次之。此山脈爲崑崙中支之沙魯里山脈、由青海南部迤邐而來、縱貫川邊東中部至南部、入雲南境而去。與大雪山山脈雲嶺山脈、他念他翁山脈、雪山脈、同稱縱貫川邊之橫斷山脈、雄踞鄧柯德格瞻化白玉巴安義敦雅江稻成定鄉各縣間、脈長約五千里。又行二十里、至博浪工山麓、上山三十里、下山三十里。是夜、下山、渡扎穆楚河、宿於一丹藏家。

本日所經之地、漸有小平原之谷地。平原中間有耕種作青色者、樹葉多作半紅色、表示秋氣已將深也。是地富於煤礦、河干多水成岩、有極少數水晶體者。自清溪至此、爲第二次見居民以煤及木炭作取暖之燃料。康定有取牛馬糞爲燃料者、安良雅江多用雜質、若草若刺、尤爲大宗料品。此地之煤、有天然煤塊、焦煤、木炭色煤、白煤、（即無煙煤、）煤圓、等種。主人以煤圓二十餘埋

火中、少頃、有煙出、煙盡、火光逼人、熱不可耐。

主人家甚貧、晚餐以二季豆皮之晒乾者爲主要食品、雜以生菜麵粉等物。有女三人、對坐火爐旁用饑、余令其停止同余等用、伊不肯、玆札告以余之好客、乃止。一漢軍購得猪肉鷄魚岩驢肉等回、余告以烹調法、餐具、諸女食已、皆大稱贊。是晚、仍臥地上、同臥者六人。主人之女言：「本地婚姻尙自由、以前在土司管轄時代、貌美好者、須由土司決定、且有先亂而後配與人者、人民在其壓迫之下、無敢如之何。過去且不重視女性之貞操、且大多以女性能得多數男子之相愛、必其人有何種長處、乃競爭此女子、結果、往往出於掠奪。現在大家都羨慕漢化、土司又失其權力、貧人亦可與富女戀愛、如不能偕、則均逃之他處、另謀生活。稍爲富有之家、則一切儀式、皆仿倣漢人、納采問名回庚結婚、手續麻煩、不似土俗之簡便也。家庭之組織、以前爲女贅男、女性中心制、現在男娶女、及男女合組制盛行、但深以男女合組、較男娶女或女贅男爲佳也。」本地之生活甚簡單、主要食品、農作品及牧畜品各佔一半、若以本地錢計之、則每日三十文即足、最高生活、亦不過五百文也。本地之金融、以制錢爲主、當十銅幣次之、銀幣以本地銀元(民國十年理化所鑄)爲主、藏元次之。(藏元爲達賴所鑄、)女子之工作、與男子相等、生活之外、他無所事。

幸女性尙保有自由，在極無聊賴時，可以結伴旅行遊覽，泰寧寺或康定府，一開眼界。伊曾到康定二次，泰寧二次，巴安一次云。

十五日、晨、六時啓行。三十里、渡札穆楚河第二支流、憩於章姓家、取馬上食料作早餐、餐已西北行。三十里和爾。又二十里板崖。又十里拉達。自札穆楚河渡口至和爾西十五里、爲達俄岡山(高度三二〇〇尺)、在喇崗山(高度二八〇〇尺)、出喇山(高度二八九三尺)、莽喇山(高度二五〇〇尺)、(甲噶山)高度三〇〇〇尺、(大松山)高度二九五〇尺、( )之山路、或越山坳、或沿山麓、地形平坦、尙不險惡。大松山脈中斷、約三四里、另起紫木喇山、高達三二〇〇尺、上山下山均十五里。偏東南即高可八八〇〇尺之潭喇山也、山形險惡峻急、上下百餘里、山左係屬定鄉縣管轄、山巔已積雪皚皚、露半天中。山右則直入雲南、屬雲南麗江縣管轄也。自拉達至理化縣城凡十五里。理化縣城爲土城、雉堞十里外可見之、爲余自康定以來所親之第一完全城堞也。

理化即裏塘、明代青海代慶和碩齊部屬地、清康熙五十九年、大軍由四川征西藏、羅卜藏丹津之亂、由康定經裏塘、青海邊達瓦藍古巴阻礙、清軍前鋒都統法喇誘擒達瓦藍古巴、及裏塘營官、斬之、革易其旗布 (喇嘛教之僧官、) 專興黃教、(時造反者爲紅教徒、) 設正副營官、實率大小寨堡十五處、七月二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戶、大小喇嘛寺四十五座、喇嘛三千二百七十餘名、附近裏塘之瓦述崇喜毛雅毛茂雅長坦曲登五酋長、皆呈戶口納糧 雍正七年 頒正副營官印、授安弁爲官撫司、康確嘉木磋爲副土官五、瓦述酋長各授土百戶 皆給印



卅製、五瓦述所轄地、大小三十六處、番民六千五百二十九戶、喇嘛三千八百四十九名、地於是始內屬、但仍官其酋長、一官慰、一官撫、爲正副土司、分土而治也、

□趙屠夫毒酒殺人……斷水攻喇嘛寺

現在此地、南接稻成縣、北接柔縣、東抵雅江縣、西抵義敦縣、約有面積二萬英方里。而原來之地、則較大五倍、南接雲南之維西廳、及四川鹽源縣所屬土司之地、北接毛丫曲登、東接明正廳對、西接巴塘。清設糧員一員、由四川總督委任、管理轉運西藏事務、又設守備把總二員、於火竹卡（在義敦縣境）博浪工山兩處、設外委二員、均由四川綠營遣派弁兵往戍之、文武官兵、均以三年瓜代。設官之處、平原百里、惟土人尙不知產生百穀耳。有喇嘛寺一、額設堪布一、鐵棒一。光緒三十一年、因巴塘之亂、川兵往攻、經過裏塘、僱用烏拉、（糧秣之輸送也、）而塘正土司四郎占兌乃巴塘正土司之妻之私生子、故與副土司約、令頭人不支烏拉、以致糧秣不能轉運。趙爾豐乃殺其頭人二名、將兩土司管押、糧始運行、以副土司隨大軍押往巴塘、正土司交裏塘糧運委員看管、勒令續僱烏拉。乃正土司殺傷看管之守兵、逃往稻堪貢噶嶺嘯聚土人爲亂。趙爾豐時方以建昌道任川邊善後事務、遂由巴塘移師攻鄉城。而稻堪一路之軍糧、被土人截阻、並劫殺官兵、故由知城分兵剿之。正土司敗、逃入藏

稍填乃半。而鄉城首惡喇嘛普中札娃强悍知兵，昔年曾叛裏塘土司而獨立，光緒二十年，誘殺裏塘守備李朝富父子，川督鹿傳霖派兵討之，而管帶官遊擊施文明率兵前往，竟爲番兵所敗，生擒施文明，剝皮實草，以爲歲時逐崇斬殺之具。趙爾豐遂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派兵攻之，雁行頓刃，兩月未克。三十二年正月，趙復親率大兵督攻，該番抗拒，大小數十戰，互有傷亡，番人退守喇嘛寺，礮堅牆厚，大炮不能轟擊。乃斷其水道，圍之三月，清兵亦乏糧食，以包米牛皮煮水療飢。至閏四月，番人以無水難支，普中札娃自縊，其部下猶作書，派人縋城往求外援，約於十八日夜間開城殺出。書爲清兵所獲，譯書知其情，即於十八夜攻之。番人衝出，爲伏兵斃數百人，生擒百餘人，趙戮凶惡者三四人，餘均准其投誠釋放，鄉城乃定。遂將地方改流。秋間，趙被簡放督辦川滇邊務大臣，自鄉城赴裏塘。被押於巴塘之副土司，請宥釋，乃解之回裏塘。趙陽告之曰：「正土司四郎占兌叛逆逃颺，地應改流，汝爲副土司，無大罪過，改流之後，另爲汝請世襲官職，厚給贍養，惟汝須遷居成都，以免正土司之頭人等與汝爭競。」副土司不得已，允肯。是夜趙令人以毒酒飲副土司，並殺其妻，副土司毒發斃命，趙乃以其妻疑慮，不願遠遷，以毒酒飲夫，伊即私遁入奏。番人目趙爲「屠戶」，誠非虛語。辛亥之冬，趙不得其死，授首成都。

、亦宜也哉。兩土司均無後，副土司尙有一過寄母存在，趙恐番民怨其刻毒，乃令由裏塘公款內年給養贍以與副土司之寄母。洎趙護理川督，乃奏改理塘爲理化縣。光緒三十四年秋，復會同其兄四川總督趙爾巽奏改爲理化廳同知。設定鄉縣，稻埧設稻成縣，貢噶嶺設貢噶縣丞。至宣統三年春，始議准行。民國二年，乃改稱縣焉。

…… 日行百里…… 得母生病！

余等人城，駐北街一茶店，店主何，黃差遣之友也，因乏甚，稍息。黃君戲謂余「君夜…… 日行百里，得母生病？」余曰「余喜與…… 爲余特有之天性，然不…… 一爲之，必不能使此身強健如此也，即或互相愛好，…… 黃君大笑。諸女以詢，余具告之，諸女亦笑。是晚，主人置酒爲余洗塵，臥余等於樓上，余令黃君以余之名片代投諸政治機關。九時，就寢，…… 問之，但笑而已。

□ 泉清而芳醴…… 石奇而象形…… 滿目清賞

十六日，在理化縣休息，理化城垣所在之區之形勢，已不如康定之高峻，斜淺平原，一望可數十里，以前因居民過少，氣候寒肅，五穀不生，近以漢人耕種者多，冷寂空氣，亦因而變。理化在拔海九千尺間，最高之山，距城約七十

里、頂點爲一萬二千尺、城外之氣溫、爲華氏五十二度、城內午前六時爲四十八度、十一時爲五十四度、午後二時爲五十二度強、六時爲五十度、十一時四十四度。有居民五五六〇人、喇嘛三〇〇人。城內之政治機關、麇集於北街、兵營在城南。縣知事李君、駐軍營長羊君、皆因黃差遣之報告、分別招待余午餐於知事公署。二女與余偕坐、李君誤以爲余妻或妾也、出其夫人特別招待之於內室、並贈以金鋼簾鑲白金赤玉之手圈及毛絨二匹。午餐後、李君羊君及民團局長朱君、同遊城外之北泉。北泉距城約八里、在莊家山後、樹林一叢、環擁之。泉前爲博普拉達寺、黃教徒也。泉清而芳醴、有松數十、曲折植泉流左右、大小石塊約二三十、堆疊泉中、泉或翻石背、或穿石腹、或繞石腰、或越石頂、極其活潑之能事、而下注於地、爲聲淙淙然、顧而樂之、微吟「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之句不已。

是日、天晴、忽然風陣如舞、大霧四合、余等急趨入寺門稍息、三時、天霽、赤日仍復當空也。出寺爲楸坡、楸樹甚多、坡折而南斜、一山當面立、高可四十尺、山頂作種種形狀、若馬鞍、若駝峰、若舊式之筆架、若壓紙之萬卷、若無翅之紗帽、若禿頂之僧、山頂至山下、均爲土壤所成、造物之奇、誠有不可思議者。山長約五里、直止於理化北門河。沿山東行、小石阜無數、或大如

馬、或高如象、或小若犬羊、蒼駁斑斑、作微黃狀、石皆水成岩也。繞城有河、最深達二尺、里楚河之支流也。雨忽自北來、奔避市街一茶社中、未幾從人以雨具至、分別歸寓。余作書致李羊二君、告以「余定明日行、遊覽彥定克寺後、即南下游稻成貢噶、折而西至鹽井入乍了返巴安、然後東北行至甘孜、請彼作沿途之保障。」晚餐後、作理化社會統計一則、如下：

藏幣一元、合銅幣二千六百元、理化銀幣一元、合藏幣十一角、白米(石)值洋九元二角、小麥、六元五角、大麥、四元八角、黃豆、四元五角、番薯(百斤)十九元、水烟(斤)四百至一千文、土白布(尺)二百五十文、洋布、三百五十文至五百文、綢、五百文至八百文、茶葉(斤)、二百五十文至六百元、鹽、八十文至一百二十文、  
小學校二所、學生二百餘人、女學校一所、學生三十餘人、駐防陸軍二營、士兵九百餘人、警察所一、警察五人、全城居民、五五六〇人、商店、一三〇家、旅客食宿、普通每日三百文或一百二十文、教堂二所、教徒一〇〇人、喇嘛寺五所、教徒三〇五人、囚犯、四二人、汲水井、二二所、土地廟、在街上者一五八所、私塾、不詳、書店、一家、紙墨筆店、一家、(無鉛筆及洋紙、)

□無剃頭店……無縫衣店……頭髮甚長、

此地之特別者、爲無剃頭店及縫衣店、大概均互換剃頭、縫衣補綴則女人男子均優爲之。土人之衣、十之七八爲牟子所成、著棉布者亦多補綴、補綴之多、爲余生平之第一發現也。土人之頭髮甚長、若所謂滿頭者、毛辮盤頭約佔總人口千分之九九九分。康定市上尙有多數之土人、剪去其豚尾、此間除政治機關之漢人外、即寓居此間年代稍久之漢人、亦死保其辮焉。由康定至此之運輸

器具、全賴牛馬與人力之負載、余在雅江道中、曾親一馬載二人、其載法甚新穎、蓋橫二竹筐於馬背之左右、一人臥一筐、其他貨物、則實另一竹筐中而置於馬背、馬背隆起、有若余故鄉之回人驅牛負米者然。人力與牛馬力之運載量、大概短期旅行、人可負十六兩一斤之斤、可一百二十斤至二百二十斤、長期旅行、則一百斤至一百八十斤、牛馬負重、短期可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長期可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

■山路易：平路難……一根杖……行路慣……

余等由康定至理化、途間所遇之人、無不手持一杖、杖長者約四尺、短者約二尺五寸、其足或鐵或銅、均作尖形、人行時作跳躍狀、蓋行山路所習慣也。土人有「山路一百里、只當二十里走、平路二十里、要當一百里走、」之諺、蓋紀實也。作日記畢、玕札已與主人之女、約女伴十餘人、作一盛大之跳舞會、邀余赴之。會場與寓所、相去可五六十步、土人丹君家也。先入室、圍火爐飲酒、遮瓊之妹屢以手牽余衣、防余醉也。余乃與諸女爲拇戰、諸女皆初學、無不敗北。木漿及椒汁燒羊肉之味最佳。酒半酣、余擁玕札舞、於是歌聲四起、舞侶翩遷、地板作聲登登然。十二時、舞罷、仍偕二女返寓寢。

十七日、十時、贈玕札一戒扣、遮瓊之妹一衣、及藏幣各三十元、令之返雅

江、二女涕泗而別。李君贈食物一盒、藏幣二百、羊君贈藥物數事、古佛一尊、藏幣一百、理化幣三百、馬二匹、氈毯一裹、雨毯二床、及一兵士從。

■樹木葱籠……水聲清越……誤入桃源洞

是日、天陰、冷風吹面、作清明時空氣。出西門、沿小山行、十八里鎖龍山。又五里火燒坡。又五里雲龍拉山、頗平坦、上山下山、均十五里。火燒坡之下、即西俄洛、人家四五十戶、有陸軍一班駐於此。雲龍拉山形甚秀雅、山脈如龍、東曲西迴、極盡天矯之奇趣、樹木葱籠、掩蔭山頂、對面山峰、時起時伏、若迎若拒、澗下水聲清越、迴應山谷、人行其間、不啻誤入桃源境也。下山爲亂石蹇、又十里人頭彎。山形如人頭、面圓若富翁、頂上有杉樹數十株、紛菁可數、有若短髮然。山高可三四十尺、極爲有趣、惜僻居萬山中、使列於江浙鄂楚間、不將成名耶。西俄洛之北、爲俄洛山、高達二四〇〇尺。俄洛山接連疊雜山、其左爲阿拉柏桑山。山平順可行、高約三五〇〇尺、上下約三十里。阿拉柏桑山之西爲拉枯山、山形平坦、長約十餘里。過拉枯山爲色勒降宗山、勢亦平坦、多杉樹、杉作清香、焚之有如香店之香味。上下山約十餘里、山高達二八五〇尺、初自山麓望山頂、若不甚高、及至頂、則上又有一頂、及至第二頂、則上又有一頂、凡三登、始至山坳、距最高處、尙差一一〇〇尺也。

○下山後、天已昏黃、遂借宿一稅卡中。

□山肴野草……芋麥香同神仙鷄……

是日、凡行一百一十二里。山形漸秀、地亦漸平、尙不覺困乏也。自漢源至康定、余覺呼吸之間、時有所礙、初以爲病也、及至理化、呼吸漸通、問之他人則皆然、始知爲地勢過高之空氣之作用、蓋地勢過高、則氣壓漸低、地愈高則氣壓愈低、而空氣亦愈減少、人所以易於感覺呼吸之漸窒礙也。是晚、最低之溫度、爲華氏五十六度、山谷環擁、空氣閉聚、故較一片平原之理化爲暖也。卡中主事者爲波君、招待亦恭。此地有人家十五戶、漢人僅有二戶、漢人事種植、土人事牧畜。晚餐有大六二韭及青蒿板板菜等七八事、山肴野草、別有滋味、山居清福、不可多得、余他日讀書有成、必將以所學致力於此、開發茲地、爲新村新里、聚多數氓氓蚩蚩之人、而教育之、開化之、老於是焉、亦足自幸矣。野老三五立門外、自窗穴來窺、余令之入、則揖而前。婦女小孩、羣聚門首、余掬囊中小麥餅、人一枚、皆大歡喜、一孩跳躍歌呼、憨態可掬、留於余之腦際者甚久。一土老以新芋麥之燒熟者來獻、余食之、味甚甘美、賞以銅幣二百文、彼甚欣悅。此地氣候、年可種麥三次、舊歷三月半熟一次、七月熟一次、十一月熟一次、茲爲早熟者。其燒法有趣、將芋麥包、自苗桿摘



下、不去其皮、連生葉縛緊、將火堆中掘一洞、入芋麥、以極紅之熱灰蓋之、約一小時、可熟、其味極鮮、較鍋內煮熟者佳數倍、余鄉有所謂乞丐鷄者、燒法亦與此同、(傳乞丐偷取人鷄、以取自肛門入鷄腹、去其腸胃、實以鹽椒、塗泥雞毛上、埋火灰中、二小時即熟、去灰泥、則毛盡脫落、食之、味肥美、)不圖土人亦善用之也。

□三千里深溪……石尖削如刀……危險！

十八日、晨、六時起、行十五里牛加、又十里舒瑪岡、皆額東勒山脈也。額東勒山拔海一萬尺、高平地一七〇〇尺、上山十五里、尚平順易行、下山約二十里、陡險盤曲、稍一不慎、即臻危險。蓋山之西面多亂石、石或尖或削、或劈斲如多面刀、或如菱角之堆聚、路出石堆中、而又陡峻、山之兩面皆深溪、深可二三千尺、若在雨天旅行此路不幸而滑跌者、則不爲石上之肉糜、亦爲澗下之破塊也。下山、止一寨中。寨名二榨、居民多姓梧。一小店市飯酒雜貨兼作往來者休息所、蓋在店食酒飯者、憩宿即可得一房、不食酒飯者、只能得一床位、皆不需客出資也。由昨日所經之阿拉柏桑山至此、計程九十五里、冬春多積雪難行、蓋理化義敦間之最高山也。山脈由白玉之沙魯里山來、岐而爲二支、一支結此山、東南行而下、入雲南、一支西南行、經巴安及寧靜東部而下

雲南。額東勒山之東南爲蒙噶拉嶺，西爲拉拉岡嶺，（高度爲三二〇〇尺，）更西爲尼替山。尼替山之東南即乾海子，乾海子之南爲黃土岡。馬金卡在黃土岡之西，而拉爾之東也。乾海子、黃土岡、拉爾、舊屬裏塘土司管轄，有寨二十二、人口二千餘，一重要地也，今改爲大市鎮矣，屬義敦縣管轄。距二榨寨約一百八十里。二榨之南七里，有土城，名曰塘噶爾鐘城，清時有把總守於此，今僅有一卡員，在此收稅。

■繩橋滑過五丈餘大河……人可勝天

路至此，折而南下，十八里伯噶珊。又十二里，渡瑪爾楚河。渡口闊五十四尺，渡不以舟，不以石橋，或木橋，而以繩橋。橋身只一闊廣二寸許之圓繩，繩上套一鐵圈，圈下有索，索繫竹筐，人坐筐中，一搖蕩，圈由東滑而至西岸矣。起點高於終點約三丈許，抵西岸尚差一二丈，筐力已微，不能前，蓋受橋身南北之搖蕩而失其直力也，然不如此，人自東直抵西岸，其不糜碎耶，人可勝天，蘇長公不欺我哉。另一線，相隔十餘丈，蓋由西至東之橋也。瑪爾楚河自乾海子之南，拉拉岡嶺之西麓發源，東南行一百三十里，折而東行七十里，又折而北行，五十里，又折而東北行，九十里，至渡口，則折而東南下，流二百五十里，入注於無量河。（理化縣城西之札穆楚河下游之名稱。）

越瑪爾楚河、南行十四里、至瑪爾布噶珊、有居民七八戶。又南行十五里、抵莽拉、憩王家店中。是日凡行一百一里、已離理化界入義敦縣界矣。喇嘛寺一、在莽阿西三十里、名彥定克寺、爲黃教七世達賴羅布藏噶爾桑穆嘉錯降生之所。七世達賴生有異表、右臂紋如蓮花、左手紋如法輪、降生時、正清康熙四十七年也。爲藏屬轄、余決定明日往瞻之。莽拉有居民二十餘戶、大都以牧畜及打獵爲生、房屋均石或土所築成之二樓二底之堡壘。有楓樹五六十章、立河岸。河名多克楚、自西爾阿山之沙魯楚泊池發源而來、流一百八十里至莽阿、始西南下流、二百五十里合於無量河。河之對岸、亂山無數、高度均達二千尺以上、皆都隆拉嶺之餘脈也。王家有私塾一、塾師陝西人、甘姓、年六十、鬚髮斑白、猶戴眼鏡、操小筆、書金剛經、據稱爲其太夫人祈壽發願手書金剛經二十卷送人、今方及半也。余與塾師同一室、黃差遣諸人則臥夾樓、飲食炊爨、伴余之兵士任之、米菜均余等自帶來者、晚十時就寢。

■二十三歲一詩人……莫謂番民皆愚魯

十九日晨、八時、早餐、天雨如注、河底發大聲、震屋壁、臨窗視之、則山洪暴發、挾砂石懸崖作瀑布飛下也。諸生皆來塾上課、簑衣赤足、若農夫樵子。○一年二十三者、坐北窗下、吟哦有聲、趨視、則堅握一紙於手中、塾師呵之

、始陳桌上、蓋方作詩稿、詩題爲「山行」、生之詩有數句、余覺其可愛、摘記如下：

「山楓紅似火、河岸白於霜、杯酒持螯醉、臨風憶燕梁、蘆荻矚天鋪野渡、

松花浪暖送斜陽。」

生姓岩、名烏碩札里、河西人、父爲喇嘛、生慧甚、從塾師讀六年、成績有如此、亦番人中之不可多得者。對余之問答頗清晰、深愛之、爲書數字以贈、并餉以麥餅、生謝領如禮。十二時、雨止、山河作沉靜雍肅貌、樹木則蒼翠欲滴。午餐後、恐路上有泥濘、騎馬赴彥定克寺、留一兵及行李於王家。出山寨、沿河西行、五里至裕里岡、土作黑色、草作微黃帶紅色。牛羊一羣、自山半來、約可三四百匹、或跳或躍、或叫或臥、牧者叱牛聲、咩牛聲、互相笑語聲之迴響力極大、似在對話、實則距余等尙有四五千米突也。過裕里岡三里、河灘作怒吼聲、極震厲、灘名小毛、怪石林立、水從上落、石迎逆之、水怒激石而下、去石一二里、猶作洄漩不已。又七里爲布招山、山高約可一五〇〇尺、多鐵鑛、土受鐵剝、作黃綠色。又十里、杉林密集、及至寺前、猶在樹林中行也。下騎、繫馬樹間、寺門作反八字形。入門爲大殿、殿之建築甚偉大、殿高五丈許、全爲石板壘砌、厚可二尺八寸、中有石柱十八、柱高三丈、大可六尺

以前建築此寺，不知用幾許心力矣。

□宏壯之喇嘛寺……金佛三十九尊……高一丈

殿上有金佛十三，左有金佛二十六，右有金佛五，石佛四，最大之佛，高一丈，坐蓮花台上，已將及寺頂矣。寺頂爲圓形，盤曲而結一最高之頂，此種建築，遠視之不令人疑爲歐洲之教堂耶。每年四月，各地僧侶，來此作大祈禱，殿中可容二千人，大殿後有小殿七八，又房屋十餘間，常住寺中之喇嘛，在六百人以上。住持之名號爲堪布。二殿中陳有七世達賴之衣履等物。堪布名卻批甲木參，由一兵作翻譯，述余來意，余獻絹一匹茶葉一包作禮。卻批亦以絹布一方贈余，此一方布名哈達，喇嘛與俗人相見時之禮物也，地位高之喇嘛所贈之哈達，得之者靡不重視，謂可療治病，附會妄誕可笑也。卻批導余入室，侍者獻茶，卻批放奶油於茶中，敬答禮也。

□真假七世達賴喇嘛……鬧得一天星斗

寺中舊有土民八十餘戶，供役使，後增至百餘戶，并由四川總督給與執照。光緒三十年，四川總督錫良令打箭爐同知劉廷恕派商人來此開採寺中恃以生活之沙金，商人恃其後援，極力壓制喇嘛，不准阻撓，并派兵駐寺外，與原駐此間之把總，狼狽爲奸，侵蝕金礦，寺中喇嘛，俱不堪其擾，面責把總，彼惱羞成怒，以刀斧嚇前某布，供役之番人皆反對漢兵，都司廣鳴鏜反袒護漢兵，重責番人，番人怒，殺之。錫良於是派馬維祺攻此寺，前堪布及喇嘛與供役之番民，凡七十餘人，皆死之。宣統三年，閏六月，代理川漢邊務大臣傅松秋以兵威勒令前堪布將四川總督所給執照銷毀

、將土地充公、(指改流事、)令四川年給銀兩一千餘兩、爲寺中喇嘛日食費、因之甚爲困苦、現由達賴喇嘛年津貼藏幣三千元、寺院全歸藏有、不屬川邊也。

却批謂「七世達賴七歲時 即與修持較高之喇嘛談經 喇嘛均莫能難、蓋有夙慧也。康熙五十三年、蒙古諸台吉、遣兵取道格地方迎至青海坐床。先是佔據西藏之拉藏汗已娶廢羅布藏仁青策嘉嘉穆錯別、立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爲七世達賴、青海諸部落以爲僞、不之信、互奏其非於康熙聖祖。聖祖恐其構釁、詔羅布藏喇嘛桑嘉穆錯暫居西甯紅山寺、旋移塔爾寺。命侍郎赫壽駐藏辦事、赫壽即會同拉藏汗等奉伊西嘉穆錯習經典、爲衆所服、誥賜册印、詔許之。時噶爾丹已死、其兄子策妄阿喇布坦據有準噶爾全部、堅拉薩城而督其子丹衷於伊犁不令歸。拉藏而嗜酒、恃親疏防。五十五年十月、策妄阿喇布坦遣台吉大策零敦多布以送丹衷夫婦爲名、領精兵六千、徒步繞戈壁沙漠、南逾和闐大雪山、直趨西藏騰格里海、敗唐古特兵 閉布達拉。執拉藏汗殺之、并虜其妻子、搜各寺廟軍器送伊犁、禁新六世達賴於札克布里廟。西安將軍額倫特以兵數千援拉藏汗、至喀喇河、遇伏兵敗績、額倫特死之。

聖祖大震、五十七年、乃命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屯青海之木魯烏蘇、治軍餉 平逆將軍延信出青海、定西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分兩路擄藏。是時唐古特亦知青海達賴之眞 藏中舊立者之僞、合詞請於朝、乞擁留禪榻、詔許給册印。於是蒙古汗土、貝勒、台吉、各率所部隨大兵風從達賴入藏、策零敦多布由中路自拒青海軍、而分遣其宰桑(官名)以兵三千六百入拒南路。時噶爾弼已招撫巴塘 進至察木多、賽洛隆宗嘉裕橋之險、用副將岳鍾琪以番攻番計、招土司爲前驅 集皮船渡怒江及瀾藏布河、徑擄拉薩、降番兵七千、分兵禦險、扼敵糧道、而青海軍亦三敗中途劫營之敵、斬俘千計、厄魯特進退受敵、遂大潰、由瑪路北竄、得還伊犁者、不及半。

五十九年、八月、十五日、達賴返布達拉寺(在拉薩)坐床、詔加封宏法覺衆達賴喇嘛、賜金册金印。雍正五年七月、因平阿爾布巴。隆布奈。札爾鼎之亂、收巴塘裏塘隸四川、設官撫司治之。中旬維西隸雲南、設二廳治之。是年、策妄阿喇布坦死、其子噶爾丹策零立、請討藏教茶、又聲言欲送還所虜拉藏汗之二子。詔嚴兵備之、移達賴七世於裏塘之思遠廟。(在裏塘城內、)八年、遷於本寺、護以兵千、故本寺以後歷有把總一員駐守也。

西藏通準噶爾之路、有三、極西由葉爾羌至阿里、中隔大山、迂遠易備、東路喀喇河有青海蒙古隔之、惟中路之騰格利河逼近衛地、故防守尤當重要。每年夏初 由西藏派兵戈騰格里海之隘、多雪封山始撤。九年、封達賴之父索諾木多爾札。十二年、準噶爾請和、詔果親王僧章嘉呼圖克圖赴四川裏塘、送達賴由本寺返藏。章嘉爲達賴請巴塘裏塘

地、詔以兩地每年尚稅銀五千兩賜達賴、達賴每年以二千兩賜本寺。乾隆三年、噶爾丹策零復請入藏熬茶、詔許之。十二年、郡王顏羅鼎之子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誅、西藏遂不封汗王、以四噶布倫分理事務、而總其成於達賴。二十二年二月初三日、七世達賴在布達拉寺圓寂、年五十歲。

### ■黃教創自宗喀巴……教義重見性度生

二十日、餐於寺中、復與卻批談詢。卻批爲言黃教之始末、謂：「黃教創自宗喀巴、宗喀巴者、甘肅省西寧人、一名羅卜藏札克巴、生於明成祖永樂十五年、在雪山修靜十五年、得三昧於西藏之噶勒丹寺、成化十四年示寂。宗喀巴初習紅教、後習白教、以紅教專恃密咒、流弊全以吞刀吐火炫俗、無異師巫、且娶妻飲酒、淫樂無度、而來元朝爲帝師者、又皆以淫樂奇巧勸進、殊失戒定慧宗旨、楞嚴經云、「攝心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傳燈錄云「無憶名戒、无念名定、无妄名慧、」乃改立教、會衆黃衣黃帽、以別於紅教、紅教紅衣、紅帽、本印度舊式也。一人因名爲黃教。遺囑二大弟子以呼畢罕爾法轉生、演大乘教、呼畢罕爾、華言化身之義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喇嘛、二曰班禪喇嘛、喇嘛者、猶言無上也、皆死而不失其真、自知所往生、其弟子輒迎而立之、雖常在輪迴、而本性不昧、故達賴班禪易世互相爲師。教義重見性度生、斥聲聞小乘及幻術下乘。清太祖崇德七年、達賴班禪遣使至盛京、奉表進方物、於是受封號、而青海願實汗亦以兵力盡逐紅帽花帽諸法王、以藏地分居達賴班禪、於是黃教遂

遍佈兩藏，而紅教益衰微矣。又謂川邊之紅教徒約有十五萬三千餘人，黃教徒有九萬餘人，白教徒有六七萬人，黑教徒有三四萬人，其他異端邪教之信徒，則亦有三四十萬人」云云。是日出寺外游覽一週，仍宿寺中。

■茶杯大如菜碗：狗無勢利眼光

二十一日，自寺返莽拉王氏家，沿途探得水芹牛蒡冬化扁葱等野蔬，備作午餐也。至則塾師已出外，岩生立寨外，覩余至，甚喜，歡躍而前，邀余入其家，相去只二三十步。室爲三樓之綢樓，建築則爲另一式，蓋大門之內，有空地約三十方尺，空地之中，即登樓處，樓向南正中之外室，無門壁，備婦女冬日於此取日光之用。左右各一室，室之正面，作五角形，角均有窗。正中之內室，即爲客堂，壁上爲神堂，有銅磬木魚小鼓清水香爐燭台玻璃燈及水果數事。倚左壁一桌，桌作紅色，漆已半褪，上陳茶壺一，茶杯五六。岩生以茶杯斟茶置余前，余初駭怪土人以菜碗斟茶，而不知土人之普通茶杯固如是之大，其容量可裝米大半升。土人飲茶之嗜好甚大，每日飲茶可二十次至三十次，每次必三四杯，茶中皆熬有牛奶奶油等物，酥餅則飲茶臨時放人者。壁之左右，懸有中國字畫及藏文之祈禱日節單，日節之下，有紅筆圈點，想爲其父之手筆也。坐稍頃，生之母自外返，覩余示歡悅狀，生即爲余介紹。其母徐叱生曰：「客來



何慢若此，不怕得罪客耶？」隨將大茶杯取去，開神盞小門，取銀杯二，杯有蓋，有底，如吾鄉之茶碗，不過茶碗爲上大下小，而此茶杯爲上下一致者耳。置紅棗兩枚於杯中，敬置余前，并致詞曰，「不知客來，倉卒無茶敬，請原諒！」語爲漢語，發音亦清，余後問之生，則其家庭多能操漢語，且均由生在塾中學來而轉授之家庭中，并謂同學家中，多有此情事，「禮失而求諸野，」「惟下人者惟能化下人，」塾師之功大矣哉。

是日在家午餐，母名喀里，有姊妹行七人，伊生生之後，不復作繭。伊之丈夫，嘗出外爲人作祈禱，伊家之一切事務，均由伊負責，以此非常忙碌。食肉時，數狗爭骨，大哮於庭，生逐之始去。其狗有數種，一名趕山狗，即獵狗也，毛細，緊貼於背，身瘦削，兩耳下垂，一名大毛狗，即其小時一名獅子狗者，一名尖耳狗，耳削如火峰，直豎頭上，永遠不垂，大毛狗守家爲最良，趕山狗爲打獵及追逐盜賊之用。此地之狗，眼球作血色，閃閃射人，余初入門時，幾爲所噬。吠聲高而重濁，其噬物也，趕山狗則直撲喉部，大毛狗則咬人腿，尖耳狗則先嚙人而後吠，大毛狗則先吠而後嚙。康定市上之狗，觀衣冠齊楚者，則不吠，此地之狗則凡不熟習者，一律吠嚙，無康定市上狗之勢利，鄉村樸實，由人感及物也。喀里邀其姊妹及鄰人母女來伴余作葉子戲，余大負。晚間

、喀里宰一羊、治筵宴客。客凡三十餘人、余之同伴均列席。酒半、同坐之稚女名魏明者、挽余袖入別室、則幼女數人已先在、令余授以搏戰術、謂「前有漢人某君過此、亦善此、惜以時促、未及就學。」余操康定語告之、於是席地大戰、喧聲四起、合席參加、極盡快愉。戰罷、互擁而舞、余歌白鷺之三調。是晚、臥岩生家、有同舞之女四人伴寢。

□風狂雨驟：

夜半牆傾……酸氣撲鼻

二十二日、十一時、離莽阿。沿多克楚河南行二十里、至吉克爾坡。又十六里小所。又二十里米里。天色微冥、示大雨之將至也、借宿一牧者之家。彼有妻子、同居一室。內室爲臨時所築、高可十二尺、闊十五尺、廣亦如之、牆以石造、白泥糊其罅、上蓋爲木皮、一部分爲橫架之木條覆以草泥者。六時、大雨颺疾、水滲滲浸下、點滴不已、主人尙驅牛羣在外未歸也。主婦以其臥處讓余等臥、伊遷於滴水、以椶衣承水、小孩索乳、袒衣喂之、其胸部之色頗白皙、不似其面部之黝黑也、以其面部之成績、則伊操作之苦可知矣。伊似未着袴者、雨至八時半始稍止、主人驅牧羣冒雨歸、面粗陋、腰以下盡濕。其妻爲彼脫濕衣、就火烘之。彼吸葉子煙、大張其口視余而笑、語雖粗野、但其性甚和易、對客亦謙恭有禮、若以貌取之、則直令人厭惡之也。余甚愁明日如雨仍不

止、將何以度此局脊生活也。夜半、大雷雨、西牆忽傾、主人夫婦棄兒於地、極力撐抵、余之同伴亦幫助之、但不能禦風勢、兒啼人號、擾攘半夜、迄未有效、除余坐之隙地外、皆爲水浸。黃差遣忽憶及羊營長贈余之雨氈及牟子帳、乃取出、以繩繫二木作十字狀、張氈其上、極力縛之、風始少衰。余抱其兒於懷、兒已一歲、大已如漢兒之二歲者、而壯健尤過之、土人先天所遺傳也。兒衣穢甚、牛奶酸氣、幾不可耐。

天已微明、主人冒雨砌石牆、余仍令同伴助之。主婦就余側立而乳兒、余請之坐、伊始坐。伊之衣料爲牟子、一切均極濶大、長可及膝。衣之色凡三、一紅、一白、一黑、日間外出、則着裙、裙之色亦如之、上山作工、始着短袴。伊坐余側、甚久、得知其果未着袴、問之、伊回答如常無羞態。七時、主人之工作完成、雨止、天亦霽。土人之生活極簡陋、在吾人視之、必以爲應當如何自怨自艾矣、而土人之心情則反是、一切均泰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食則食、有衣則衣、無衣無食、則忍凍忍飢、無焦急狀、其民族之能長存、職是故耳。即如昨晚牆奔室漏、在漢人必憤怒或慌忙應付或置怒矣、而主人主婦、撐架砌塗、至天明功成。主人食湯及牛肉少許、即向余作揖辭出、驅牧羣而去、一若無所事事者。尙有一點他得吾人之研究著、即彼之不妒心是、無論在任

何漢人家、其男子能容忍其妻與陌生男子居留於家、而彼仍事其事者乎？余檢茶葉一小盒贈之、伊拍余肩致謝。

■竹林長七十餘里……紫唇……貪吃刺實

二十三日、離宿處東南行十七里、始覩一人家、以理化幣二元僱一人導路。又念二里至王蓋。又二十里曲泥坑。王蓋以下、均大山溪、余等或行溪左、或行溪右、或行溪中石上、雜樹蔽天、山峰夾峙、頭上一線天、不及二十尺闊也。行溪中三小時、始出峽外、氣息爲之一蘇。出峽即奇江嶺脈、主脈中下、支脈左右紛出、余等之路、即繞其左部之支脈而行。四方竹及扁圓竹甚多、竹長及丈、大者如指、小者僅可作細筆管用。此竹林長七十餘里、竹林中雜以刺、刺有白刺、烏刺、紅刺、黃刺、多種。諸刺均結實、白刺之實爲白色、烏刺爲紫色、紅刺爲朱紅色、黃刺爲黃色。烏刺之實最大、一枚約重三百格蘭姆、含糖汁甚富、汁可染衣。黃刺之實味酸而清、白刺之實木然無味、紅刺之實極小、大如小豆。土名刺實曰「文兀」、嚮導者旋行旋摘食、從者亦如之、余試之、味甚可口、然余之唇已染作紫色矣。

■乾坤袋……可裝小兒女及狗……食物零件

自曲泥坑西南行十五里至平頂山。折而東南行十八里爲溪。又五里現灣、爲

布什拉嶺之左麓、有紅教之喇嘛廟一在焉。廟名拉陵、額爲藏文、有僧徒七十餘人。廟右有居民十餘家、余儕遂借宿一尤姓家。導者辭去、攜乾竹稿、謂「備以照行返家」也、并謂「向南行須特別謹慎戒備、無使貨物爲土人所瞧見、否則恐彼易起盜心。」此地因喇嘛廟之名而名、屬稻成縣所轄、距稻成縣城一百七十五里、貢噶縣城二百五十里。黃教之拉崗定寺在其南一百二十里、米里寺在其西南二百里。此地人之衣服、與余所經之地有別、長袍及踝、領高三寸許、袖長於手約五寸、着氈帽、右襟之第一第二紐均廠放、所有吸葉子煙之煙袋、火石、火鏈、紙煤筒、煙盒、以及零用品、皆藏於袋中。袋之容量甚大、其袋之製成、亦至爲有趣、蓋彼於着衣後、即以羊皮牛皮帶或棉帶束腰甚緊、在腰之上者、即上述裝物之袋也。有時彼之小兒女、或所愛之狗、均一一納之袋中。彼等或上山砍柴及旅行時、其袋中之物、除煙具外、多爲食品。

彼等之衣料、棉布甚少、牛羊毛織成之厚牟子極多、聞其衣多着至四五年或六七年始卸下。喇嘛與婦女之衣與男子同、惟色澤不同。普通男子之衣爲黑色灰色、或藍色、婦女之衣爲紅黃藍間色、黃喇嘛之衣一律爲深褐色、紅教喇嘛則紅衣紅袈裟也。所着之鞋、均爲靴式、大概如滿清時代之靴、下統爲牛羊皮及雜皮、上統多以絨布接成、長及膝灣、靴後有口、以便足之進出也、足入靴

、則以帶緊束靴口。有看襪者、有包布者、有赤足着靴者、視其經濟能力焉。土人之唯一長處、在最樸樸者與華麗者同立或同坐、樸樸者不自慚形穢、華麗者亦不以自傲也。然其最壞處、亦即在此、蓋樸樸者視他人之華麗、常思奪取、只要能達所願、以後之受刑罰皆所不顧。

■紅教徒之法術……一團紙……謂可避危險

晚餐後、一紅教喇嘛名洒倫者、來與主人語、蓋主人有麥地三斗、(三斗麥種所種之地也、一斗種約合中國內地之田十八畝餘、)將屆收穫矣、恐受冰雹擊毀、請洒倫爲之製止也。洒倫以一木尺擊桌、目閉復啓者數次、頭左右動、右手向上舞、左手以尺蘸水左右洒、口喃喃誦咒、約半小時、謂「已作法遮蔽汝之麥地、冰雹不能及汝之地矣。」主人謝之、款以酒肉、謂「收麥後將以百分之一爲謝儀。」聞其治病之法、常以物易物、如人患頭病、彼即移病於一犬或牛身上、如生瘡或跌打損失耳目口鼻手足者、彼可移牛羊犬馬或他人之耳目口鼻手足以換補之。彼行術時、兩目常閉。彼在此間居住、虎豹之屬、靡不畏之、如有侮之者、則彼可使其仇於一二日內、膏虎豹吻、然人固莫敢侮之、彼亦未常降罰人也。鄰近之黃教喇嘛、均畏之。余款以茶葉煙酒等物、并堅請授余以保障旅行之法、彼不肯、後乃出一紙團、以手指蘸茶畫一圈於上、謂余曰

：「君日後如遇危險，可將紙團繞室一週，惟不可爲婦女及小孩所撫摸，或窺伺，違則不靈，但不可恃以爲味良心事，違亦不靈也。」云。

■三十八里中……繩橋十九……人工縮地

二十四日、晨、六時、行二十五里、渡五郎河之西流。渡法與前日渡瑪爾楚河同。今日之嚮導語余、「由此去稻成、須渡此繩橋二十七座、因有二十五大山、及二小河、須橫越之也。」渡河行二十里至擺馬額羅作午餐。煮烹之具、多爲極厚且笨之銅器、碗匙之屬、則土製品、色白微黃、上畫人物、略具其形而已。據稱爲洛降宗之出品、但尙有較佳者。一人對余座而用餐、彼之食量極大、三十分鐘內、彼食青菜煮芋麥粉之湯粉十五大碗、每碗之重量、當在八九兩間、不知此地是否人人均有此食量、若然、則可以呼此地爲薛仁貴村矣。

午餐後、復沿山坳東南行、三十八里中、渡繩橋十九。渡一橋、約需時十二分、其最長之二橋、需時二十五分。一橋長二五五尺、一橋長三〇一尺、較長之七橋之地名、爲大塿二塿頭結達拉貝拉水沖填刁橋天平岡、如無此橋、則此三十八里、即須伸至二百八十里。此七橋均架於二〇〇〇尺之山上、兩山相連、以一繩跨之、縮短其程至九倍、人類進化之知識、基於生存而發生之說、不其然歟。山均富於煤鑛、鑛均蔽森林中。森林中之大樹、以楓杠漆等爲最多、

余聞人言：「漆以小爲貴，樹幹過大者。含汁即少，」但此等地方人煙稀少，土人之房屋，既無須漆之裝飾，而向四川雲南輸出，亦以道遠費巨，得不償失，因之委棄，無人割取。此種山之構成，大概爲石土相間，而沃土尤多。又東南十二里至雅各溪止宿焉。自擺馬至雅各溪，中途無一人家，無一售物店，行人口渴，就飲石上滴下之泉，疲則憩石崖下。石崖窩（可蔽日光及風雨者，）土名「勒布倭噶」，沿途甚多，中有煙火迹，蓋曾爲旅行者宿食所也，穴居野處，其此之類耶。

□女少於男……多夫制盛行……

雅各溪距稻成縣城八十里，處萬山中，然山均自北來，至此闢爲大可二千米突之廣場，人家三十餘，對列爲市，市後畦中，皆蔬菜。市前有小溪，溪自劈龍山出，水流極細，土人築堰，堰水，使成勁流推磨，磨米麥等物，每日可磨麥粉三石，在四十里中唯一之磨粉處也。磨前有亂石雜立，大者三四十丈，小者一二寸，映斜陽作種種波紋，余檢白石數枚，擬治爲私印。濯足溪中，水涼透骨。洗足已，着木屐行岸間，草際有野雉一羣，爲屐聲驚出，跳躍而前，余逐之，以屐故，不能及。聞鷄類有膜，黃昏後，膜合蔽睛，不能視，雞失視力，即不能飛，猶人之眼失明，即不能行動也。此間土人，以種麥爲生，麥年熟



三次、每麥種一升、可獲新麥一石八斗或一石五斗、芋麥則較增二十分之一。山以東之人種穀及黍、(小米)年亦熟三次、其生活較此地爲安適。此地土人中、女少於男約七分之一、以致多夫制極盛行、而尤歡迎同胞兄妹姊弟之婚姻、謂「可不致受女拒或男逃之結果」也。余自抵此地至就寢時、僅見二女、一已贅夫、一幼甚。主人告余：「彼自從十八歲牧畜、至三十九歲、始學得耕種法、在此種麥、今日山地之墾闢、皆彼之所授。以前夏秋之季、山洪暴發、春初冰雪融化、亦易致氾濫、彼以麥三斗、白金佛一尊、與漢人某爲贄、又學會築堤鑿井之法、此處始得不受洪水災、地方人年給彼食料若干爲生活資、所以酬勞也。別地有洪水災害、亦多請彼往治水。」彼談至此、極爲高興、但彼又推崇其能力與福澤於神、謂爲「山王保護、因彼年幼時、過山王廟、必致敬禮也。」云。

二十五日、晨、六時十分、沿溪東行十七里至葛包。又十七里丹稜。又十五里圓通市、有人家四十餘。自雅各溪至圓通市、渡繩橋七、越大山坳十二、小山坳五、渡小溪六。圓通市爲稻成西鄉之第一鄉鎮、日用品尙不缺乏、余等以牛肉煮豆腐、牛肉五斤豆腐五斤值錢僅四百文耳。黃差遣在食時、發覺此肉非鷓牛肉。午餐後、渡小河、河中有水處、濶五十五尺、但河床濶至一百九十二

尺、水已落。繩橋之下架有木橋、濶過河床三十尺、人多從木橋上來往、以其較繩橋便利也。但木橋在春二月至秋八月、即須撤去、地當交通要口、故土人尙有餘力爲之。渡橋東南行十二里、原田每每、田中一望青黃、晚禾已將告熟矣。

■漢人欺騙土人……土人乃爲達賴內應

自圓通市起、每五六里即有一亭、爲農人工作中暫時休息吸煙用者、有二三處置有石缸一二、缸貯清泉、備行者解渴。又十八里、抵稻成縣城。城無牆垣、外圍木寨、石牆、兩頭有門、門設雉堞、土關也。城內只一街、有居民三四百戶、約一千餘人。有縣立小學校一所、外人所設之學校一所、學生合有百人。基督教堂一所、信徒約有二十餘人。余等寓縣知事公署內、知事王某自奉委後即寓康定、派一委員來此代拆代行、已一年矣。地方頗肥沃、又以產稻著名、王某年坐得七八萬元、其代理之委員之私囊、猶勝兩倍也。漢人之商於川邊、耕於川邊者、大多數以欺騙手段、榨取土人財產爲生活、以是土人雖切於歸化、而懾於此等惡勢力、黠者則從而利用之。聞一土人之長厚者言：「土人并不願藏兵之來、且多不滿意之、徒以漢人不以同族見視、時加欺侮、是以在適當機況中有爲達賴內應者、然非土人之本心也。」此種事實、極可爲吾人對中

國中世紀近世紀邊事之中心論之主幹理論也。委員張君、以任團部書記委代此地、與縣知事王某爲中表親、晚宴余、縣之官紳列席者十餘人。張君爲余言：「稻成縣原名稻埧、屬裏塘土司、北距理化縣二百五十里、西北距義敦四百三十里、東距雅江四百里、南距貢噶二百四十五里、西距定鄉二百八十里、有面積約五萬六千方哩、有糧之地、計二萬四千二百〇五兩一錢三分六厘、平田與斜坡之熟地、約爲一與五之比、每年可徵收正附雜稅十八萬餘元、全年地方政治各種費用、約需六萬餘元、餘悉解康定。全縣人口無確實統計、依據宣統三年戶口作比例、可得十六萬七千餘人。全縣唯一之人材、以土人康札爾之留學印度爲傑出人材。漢人之居留於此者、大半經營商業及種田、但知識甚缺乏、且多爲犯罪及社會習慣不良之人、其所傳播於土人之所謂漢化者、亦無非市井下流之浪態、土人視吾人之行爲、則惟以官態概括之也」。

■桂花香中紅紙聯：不圖遇見奇才……閱景謙

二十六日、離縣城行、張君派一嚮導、并餽余以食物及用具一担。稻成縣在五郎河東流之西岸、拔海在九千尺間、依大高原之起伏、爲極多之山田、最低之處達八千二百尺、低者種禾、高者植麥及高粱、番薯馬鈴薯均植麥地高粱地中、黃豆間之、一畝田之收穫、最佳者平均達二石五斗、最低者達一石五斗、

低田年三熟、高地年二熟、以余經過之地方視之、則稻成永推第一肥沃之地也。土質極厚、作灰色、砂而不礫、粘而不滯、犁地者犁一尺、淺者五六寸、似尚未活動土之生植力、若有農作物專家、視察研究以改良、吾信其結果之優良、必數倍於現狀也。有小山間平原中、平原之廣濶者、可一二千方哩。二三方哩之四周、必植有極易含蓄水分之樹、楊柳榿木之類甚多、此亦四川農人之老法也。南行五十里至大石橋、一泓貯綠、圍繞一村、村中竹木林立、茅舍瓦屋、頗似故鄉風景。桂花餘香未盡、隨風過溪、竹籬中有犬吠聲。余等繞村之西而過、其大門在焉。門上紅紙聯、已爲風褪盡、作白色矣。聯曰：

「乞蒼天鑒愚忱、免除水火刀兵、百萬生靈齊樂歲、」

扭紅羊化味革、從此休養生息、三千禮樂治蠻區。」

其字甚秀、似擬趙文敏者。余自康定西行、少遇文人、深感對地方風土調查之艱難、不圖此間尚有半通之士可供我之探訪也。下橋叩門而入、應者爲一韶秀之童子、導余僦入一室、則私塾也。塾中生徒二十餘人、一中年男子、方背窗行吟、聞客至、欣然出見、坐余廳事中、煙茶之敬、如內地。問之、則「村中有四十餘戶、約五六百人、百分之五爲漢人。初至者爲閔景謙、落魄之秀才也、彼曾讀顧炎武黃梨洲王船山龔定庵魏默深之書、及近代格致書院等出版物、」

以經世學說干謁內地官吏，不遇，走川邊謁趙爾豐，又不得志，乃憤而走稻成、時宣統元年也。彼遂於此改進村之組織，設立保甲，教土人種植禾黍及桃李等果木。關山溪爲小溝，引水灌田，又設立私塾以教土人，數年之中，其鄉之人，亦聞風來此，以耕以教，十年以來，遂成此村，其影響於稻成甚大，如社會組織（保甲制）、民團制度、禮儀改革、漢文普遍、設立施藥所等社會事業、皆爲彼十餘年中努力之成績。大門上對聯，即彼去年除夕所擬，聯首暗藏今年干支乙丑二字，彼家在塾後」云云。

■絕大經濟……兵法部勒民團……村政井然有序

余浼彼紹介謁閱。閱之任室，爲完全四川式之七柱四之房（七柱四者，房之截面有七長柱四短柱，柱間之距離爲二尺五，合計房之深度爲二丈七尺五，則房之濶度例爲三丈，正房七間，左右廂房各五間，環房之長度如正房，環房之外，另爲一天井，天井之左右，即客室，天井之外，即大門，房之構造，全以杉木柏木楠木爲之，上蓋爲瓦，瓦之長度約七寸，重約一磅之二。）閔君言，「一萬瓦可蓋房二間，此瓦爲彼所特製者，此百里內，當以彼之房爲最大，完全四川式之瓦蓋也。」閔君年事已六十有二，壯健如四十許人，蓄有八字短鬚、談吐時，喜以白牙小梳梳其鬚。彼深明卜筮星相醫藥之學，無論何事，必取

決於卜筮。彼對地方之治安，則悉仿倣綠營制度，以勒署部曲，彼現任稻成縣西南二鄉之民團總防局長，有快槍一千餘枝，土槍二千槍，刀矛之屬，約三倍有餘，因之彼之勢力極大。貢噶土番以前嘗結隊來侵掠，自民團組合後，來則潰敗而去。彼有奴僕三十餘人，爲之耕田畜牧及服雜務，皆彼所擄獲之貢噶土番也。彼日常以解決鄉人糾紛、審判訴訟曲直、診病及卜筮爲課業，來請者絡繹而來，彼之毅力，可於極短時間內，予來者各以滿意而去。彼謂「土人之病，以傷寒病爲最多，氣候所致也，彼對於此種病之唯一處治方，爲桂枝補黃及乾薑附子肉桂等品，而乾薑厚樸二味，尤有萬病皆春之神力，夏秋之際，擺子（瘧病也）甚多，彼主治之藥，爲常山厚樸等品，所治無不愈，秋冬痢疾，以乾薑附片肉桂茱萸爲主，無不應手而得，若以寒涼之劑進，則病人必可於一二日之內即送終也。又謂「土人之性甚劣，貪鄙吝嗇，無不具備，見利忘義，有利則彼可使其妻爲人淫子爲人役，見人有物，則思取而有之，主者有力，則合夥劫取之，人有美滿之事，則必設法破壞之，總之野蠻人之嗜好行動，土人無不有之，蓋父若祖秉賦之所遺留也。彼對於土人之侵暴行爲，惟以忍耐對之，彼之教育土人之子弟，峻法束縛其野性，務期盡化其父母之野性，另灌入爲人之正路之理論，幸彼努力之結果，尙可不失彼之希望。」言已大笑，若甚得意者。

余甚敬之。彼留余等午餐，復導往觀其村落。此村之面積，約有七方哩，村中道路，成一井字形，中央爲店市，售賣日用品者，住戶則排列道傍，望衡對宇，位置秩序，甚佳。道路之轉角處，即有大松樹一株。村有六門，門外有水繞之，水上有橋，以通來往。牛羊均繫一處。村之周圍，均有竹籬，六門之側，有哨樓，晚間，由村人輪流值宿瞭望，以防匪盜，黃昏以後，村口之橋，悉被拽起。市貨處之屋，多爲閩君之產業。售藥之室，大而長，列竹籬七八十，皆盛有製成之藥，如柴胡羌活等類，倉廩皆置一處，有人守之，法至善也。游覽畢，欲行，閩君固留，遂止宿是村。

□再談趙爾豐……辦川邊藏務有價值之歷史

二十七日，早餐於閩君家，君之三子，一業商，在村中主持商業，一讀書，即昨日所見之塾師也，一在康定，爲米糧商。君之產業以千萬計，但君之裝束極古樸，大紅結之瓜皮帽，白銅邊水晶眼鏡，青布長衫，已發黃之黑洋緞臥龍褂，藍布棉袴，白布長統襪，青布窩子鞋。君之夫人已故，衣服之洗滌縫紉，均冢媳任之，次媳有才智，輔君理家務，司帳目，三媳任烹調，及養猪犬鷄鴨之責。君有餘閒，則治花草於村左，以櫻絲繫花枝，或曲或折，盡蟠曲之能事，君實今之君子也哉。早餐後，君爲余談趙爾豐經略川邊事甚詳，紀錄於下：

自英兵侵入拉薩、迫藏人爲城下之盟、(時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二日也、)中國在藏勢力之薄弱、遂暴露於意料之外、對英所倡之「中國主權之否認論」、雖欲辯解、而實苦無辭可說、一般輿論、均以此次禍變之來、西藏即幾完全喪失、若再不從事預備、則前此僅能維持一線交通之川邊、亦必完全送與英人。清廷亦鑒於以前忽視之非計、乃着手而爲川邊之經略、遂派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籌辦邊務、即於巴塘地方、從事屯墾、練兵。三十一年春、巴塘僧俗作亂、鳳全遇害、清廷命四川建昌道趙爾豐、四川提督馬維祺派遣援軍、前往平亂。亂平以後、更以弁髦法令爲害地方爲名、進剿定鄉桑披嶺寺之喇嘛、隨即勘定、繼而征服同惡相濟之稻成及貢噶兩地、已將巴塘裏塘兩地、改流設官、於是征收糧賦、編練邊軍、分駐各地、鎮壓亂徒、是爲川邊經略之始。三十二年、創設川滇邊務大臣一缺、任趙爾豐爲第一任邊務大臣。趙以創辦川滇邊務、應須經費、十月初、至成都面商四川總督錫良、電商雲南總督丁振鐸、結果、四川應允每年撥三十萬兩、雲南每年撥二十萬兩。十二月、鹽井臘翁寺作亂、趙乃電令防守之巡防第二營攻之、凡八日即破臘翁寺。三十三年丁未正月、趙奉旨護理四川總督、兼辦邊務、趙以二十萬兩經費、修建由雅州至巴塘一帶之旅店、招募農民七千餘人、來開墾、又奏派吳嘉謨辦學務、延聘美國礦師勘測金



礦、并在巴塘設製革廠、由外國工程師驗水性、又建築雅江之鋼橋、工程師均由洋技師充任、又延日本農業專門技師、提倡農林、并以川滇邊務大臣名義派遣委員出洋、到日本德國英國、調查織絨機器、磨麵機器、在各地設立藥局、當時清廷狠賞識趙、并由部裏撥開辦經費一百萬。三十四年正月、趙被簡放爲駐藏辦事大臣兼川滇邊務大臣。七月、遂會同四川總督趙爾巽、奏設康安道、改打箭爐爲康定府、設河口縣、裏化同知、稻成縣、貢噶縣丞、巴安府、三堪廳通判、定鄉縣、鹽井縣、并招募新軍三營、挑選旗兵、於十一月初六日、出關、經泰寧、道場、章谷、倬倭、麻書、孔撒、白利、鞏垣、玉華、濯拉、擴絡、等土司之地、番民多控贍對藏官之騷擾不堪、趙乃檄飭藏官、毋得滋事。二十三日、抵德格、駐更慶、十二月、派兵攻亂匪昂翁。宣統元年正月、贍對藏官調兵欲來犯、趙派傅嵩林於正月十三日、率兵赴昌泰扼止之。四月十九日、趙督師攻亂匪、六月、肅清餘匪、德格遂平、土司請改流其地、乃議定賦稅等規則。八月二十二日、趙至登科、九月改流春科、高日、兩土司地爲登科、又靈葱土司之郎吉嶺一村、皆併入登科。趙又奏設收支局、奏鑄銅元、出關行使。未幾、趙又渡金沙江、巡閱春科。十月初八日、回駐德格、適因川兵入藏、藏人梗阻於察木多以西、劫軍糧、擄軍官、趙得報、乃於二十二日、親

率邊軍六營兼程而進，經崗沱，渡金沙江，由柘工同普，越雪山，二十八日，抵察木多，派邊軍護送川軍入藏。會三十九族來歸，波密來投誠，八宿請設官，趙均附循之使去。并派兵驅剿類伍齊碩撒多洛隆宗邊堪阻路之藏人與番人，又分兵取江卡貢覺桑昂雜瑜，咸收服之。宣統二年正月，邊軍越丹達山以西，直抵江達，（今太昭縣）以爲入藏川軍之聲援。趙因奏清廷與藏人於江達劃界，設漢藏二官於界上，又奏設邊北道，改登科爲登科府，德格爲德化州，白玉爲白玉州，同普爲同普縣，石渠爲石渠縣，均轄於邊北道。五月，邊軍自江達回察木多，六月初四日，趙率兵赴乍了，七月巡閱乍了煙袋塘，審理民間訟訴。七月二十五日，返乍了，改良各呼圖克圖完糧納賦規則。八月，復巡閱阿足霜災，設乍了委員。適定鄉之防兵叛變，趙派統領鳳山往追剿之。九月，三岩野番下戰書索戰，趙於九月二十一日率兵赴貢覺，十月，派傅嵩林督兵攻三岩，一旬而克，十一月，設三岩委員。十二月，清查貢覺丁糧，設貢覺委員。趙即東行，宣統三年正月，趙試驗巴塘番學生，復奏撥學費。二月，以巴塘之得榮之浪藏寺倔強不服，派兵往攻，克之，因設得榮委員，并收復冷卡石。三月二十三日，趙奉旨署理四川總督，四月初六日，趙電奏請以傅嵩林代理川滇邊務大臣，初七日，電准，初八日，趙即交卸，但仍會同辦理改流土司，并收回

瞻對事務。傅嵩林即同趙於四月初九日、自巴塘起程、經白玉、越嶲、審訊案件、五月初九日、至孔撒麻書、設甘孜委員。并會檄靈葱、白利、倬倭、東科、單東、魚科、明正各土司、繳出印信、改土歸流。色達及上羅科野等野番、均來投誠。并派副都統鳳山率兵二千會同駐藏大臣進攻波密。五月二十八日、趙傳二人、率兵自甘孜至瞻對、六月、逐去藏官、收回土地、改設瞻對委員、招集百姓、宣諭征糧之事。十二日、由瞻對行、十五日、抵道場、十六日、以道場設官理由、集百姓而告之。二十日、至打箭爐、復會檄魚通卓斯各土司繳印改流、二十一日、召集打箭爐百姓、剴切開導改流事宜。二十二日、趙始入川、沿途收泊里、冷邊、沈邊、三土司印。傳乃駐爐、辦理明正土司改流興革各事。二十九日、傳復出關、經泰寧寺、改流其地。閏六月初三日、至道場、因魚科土司抗不繳印、且結下羅科叛亂、故以兵攻之、并令投誠之上羅科扼其險要、遂擊敗魚科土司、并殺之。於是傳奏請清廷、建新改流地爲省、并擬名曰西康。二十一日、傳由道場行經八美中谷過納貢寺東俄落高日寺臥龍石八角樓、二十六日、至河口、閱橋工、越日行。七月初三日、至裏塘、而崇喜土司之印、已繳與裏化廳陳廉矣。惟毛了曲登地雖改流、征收糧稅、尙未繳印。七月十二日、傳由裏化西行、經三埧大朔、十六日、抵巴塘、繳納土司印。八日、

繳作了祭木多、兩呼圖克圖、將印呈驗、遂改流其地、飭由署事官查收糧稅。自此川邊之全局底定。傳遂於巴塘修建衙署、學校、傳奏請設西康省、擬以邊地東自打箭爐起、西至丹達山頂止、計直線三千餘里、南抵雲南之維西中甸、北至甘肅之西寧、計四千餘里、以川滇邊務大臣改爲西康巡撫、原設邊務收支局、改爲度支司、關外學務局改爲提學司、康安道改爲提法司、邊北道改爲民政司、完成行省制度、未及奉到硃批、遂遭反正之變而中止。

■四川人治田……除莠必盡……寸土皆金

二十八日、別閔君、閔君贈以食物及壯馬一匹、及嚮導一名、余於是有六馬矣。南行二十里來亭、石亭翼然立山坳之左、地因以名。此一帶之山、均爲田形、田均爲長而曲、蓋迎山之圓形而劃者。每畝之長度不一、有一田長及九十三尺餘、田中之禾、已半黃、禾苗相間約二尺、全田凡十九線、線直如矢、田之四周、光滑無一莖草、田埂上種黃豆、結實纍纍、余謂黃君曰、「此必四川人之所治者！」至前村一家問之、果如余言、四川人之治田、可謂能「除莠必盡、寸土皆金」矣。又十八里至雲林橋、橋以石造、長五十二尺、爲民國二年所建築。又二十里秋埧。自此而南、山漸隆起、地之面積亦漸高。午餐後、

■探烏龍洞……石壁奇形……五六里而後止

沿山麓行十六里廻天角。又十里烏龍洞。洞前有茅屋三四間，售茶酒草鞋及糕餅等類，余介一市人往探洞，紮火而進，洞口濶八尺，高一丈許，上下均石壁，石乳滴凝成各種狀態。漸進，左右壁之石乳，成無數之龍蛇夭矯形，及花木山石人物形，上部多爲火薰黑。又進，石壁忽無花草狀，而凝爲較大之物，若床若几，若人若刀斧，似雕刻家第三四次施工於其作品時狀，一葡萄形尤妙有神，若葉若花若實若根之蟠於木架，均極惟妙惟肖也。又進，洞中漸溫，壁上漸光滑。又再進，約距洞口五六里矣，溫氣若霧，撲人作蒸氣狀，導者咨且不行，謂「龍在內呵氣拒人，若再進，彼必噬人，即幸而見宥，彼一張口，我輩即被擲洞外，骨肉糜爛矣」，余雖心嗤之，但以溫氣蒸人，再入，將再熱，亦不可行，乃折而出，余之衫已爲煙漬所污矣。

易衣後，飲酒少許，又南行十五里至麥令山，宿農人伍德銘家，彼爲漢人，甚表歡迎余等也。彼有房五間，三間爲正房，左右各一間，房之外有竹籬，圍之，房之前面有空地，約二十方尺，打豆晒豆場也，籬門爲十五枝極堅硬之水柳所組成。此地之竹頗多，竹之用亦極廣，寢具如枕如席如床，飲食坐具如碗如筷，如米盆蒸籠飯甑椅凳棹窗戶簾壁，以及束繫物件之繩索，均皆竹爲之，竹有制竹、班竹、南竹、南天竹、荊竹、百加竹、吹吹竹、棕竹、紫竹、金棍

竹、等類。主人之家、無倉庫、米麥皆堆另一室之地上、以竹墊圍之、房均爲一層滴水式、中室爲神堂、壁上貼一紅紙、紙書「大成至聖先師倉頡夫人」、其下繼書「伍氏堂上歷代昭穆」、左書「文昌夫人關西聖人」、右書「釋迦活佛本宅土地」、紙上有橫木撐出之木板、板長三尺、中一香爐、左一銅磬、右一玻璃杯、板下二尺、有桌一張、四壁灰塵與蛛網競爭、房之上段未裝飾、芋麥包三十一札、橫寄柱板上。主婦視余等人、即逃避、土兵爲言余之來意、於是主人始出應答、而主婦永不見出室門矣。是晚、主人宰鷄爲晚餐、并出其自製之醪糟、然手法不佳、麪粉過多、醪糟作辣而酸之怪味。寢一木床、余疑爲主人之寢室、臨時讓余者、因室中有女人梳頭器具而便桶亦女人用者。

□大蘿蔔重一百五六十斤……青菜百斤以外

二十九日、晨、五時、主人夫婦即起、農人勤苦之風度也。未幾、主人以鷄蛋煮醪糟來、且堅令余食之再臥、食已、洗漱畢、即食早餐、猪肉片大逾手掌、若秤之當不下四五兩也。餐已、辭行、贈以錢不受、主婦自籬落間窺視、余出門十餘步、猶見一張面目露自籬穴中。南行十八里至黃蕩。又十五里至那山。又十里土立關。荒地漸多、上關、寒甚、風自頸後吹、樹林作瑟瑟響、關上有土兵三四人、及一卡員、徵收過往稅、過此地即入貢噶縣境矣。卡員言：一

貢噶土番連年作亂，康定所委縣知事，從無一到任者，今方由稻城派兵一連去收復，但地方太荒蕪，即收復亦無甚利益也」云云。又南行，越山十二，氣溫愈低，爲華氏四十度，地平在拔海二千尺上矣。荒地中樹木頗多，但不甚大，想爲上人砍伐過者。耕種之地，草蕪甚多，農事之懶惰如此，其成績可想而知，但結果則與吾人之理想相反，聞此地出產，以蘿蔔青菜白菜馬鈴薯爲大宗，芋麥小麥次之。蘿蔔之長度，達五六尺，重量達一百五六十斤，白菜青菜之重量，通常在百斤以外。土人以蘿蔔白菜青菜爲主要食品，其儲藏保存之法，類於地鑿一池，石灰糊池全不浸水，將青菜白菜洗淨，平平堆積池中，每堆一層，則加少許鹽粒於菜上，又再堆一層，堆盡，則以巨石壓菜上，每食時，則切菜爲寸許長，入以麥粉，共煮之。池底之菜，全腐爛生蛆，而土人於食時，仍不加洗滌，或以其腐爛而棄之也。蘿蔔之保存，類於春初太陽下，切蘿蔔作片，片又作粗絲，懸之繩上，俟其乾，橫切爲顆，貯之木桶，食時，煮食或生食之也。

□ 鷄亦奇大……養鷄法頗合科學原理

又繞南山行三十里，寒度更增，耳鼻凍欲裂，乃止宿一農人家，土人也。彼着二尺長之連袴皮鞋，持刀劈柴，（刀柄寬一寸許，刀尖曲而銳，口向內，爲

土人出外必常佩帶者，土名「聊變」，另一種首尾相齊而刀首作平式者，土名「聊齊」，刀必有一刀插，插以竹或木爲之，長可七八寸，有縱口，寬於刀薄面或刀首五六分，兩端有繩，繫於腰，刀則插插口中，一柴長六尺許，直徑約三寸，彼劈作爲二段，以十餘段合架地爐上，引茅茨等物燃之，彼之竈門，小於地爐口無多。晚上作餐，竈中燃柴八九段，若以例之成都人之竈，則此間一餐之消費，已足成都竈四五人之家一月之消費矣。彼之屋之構造極簡陋，全以木成，屋之主幹 在一三叉架，三叉架之木，各長二丈許，彎曲甚多，三叉架之上，橫豎短木，短木上疊覆木皮，即成一屋，其頂鑿一小空，以通空氣透光線出煙煤。彼有屋六間，有四間同此式，另有二間則另爲一式，其屋之主幹，亦以三木成之，其一方，有二木交叉成一斜十字形，第三木架於交叉點上，以繩繫第三木使不動，再以木板木皮堆積此木架上，即可蔽雨露，交叉之叉下，即爲其大門，另張平子幕爲門。六屋之門，皆相向，宿余等於第三室中。第一室爲彼之神堂，第二室爲彼妻子之臥室，第四室爲飲食休息室，第五室爲儲蓄室，第六室爲雞狗室及大門。彼年中之食品，有油麥青菜蘿蔔及雞牛羊等類，彼蓄有牛五十餘隻，羊六十餘隻，雞百餘隻，馬二匹。每年冬 彼縛載羊毛及牛之皮毛至稻成，易第二年需用之油（清油）鹽米煙布等物。彼今年三十八歲，自



十七歲與其妻結婚後，即獨自成家，迄今已到過稻成二十二次，不但川邊之外之四川雲南之熱鬧繁華，非彼所知，即稻成外之康定，亦所不悉，彼亦知有理，但不知其去稻成若干遠，彼述彼之搶得妻子戰勝敵人及能成家立業之時，沫飛色舞，極爲得意，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此之謂矣。彼之養雞，頗合科學原理，雞放於一廣大之竹圈內，劃圈內之土爲五，各以竹欄隔離之，以半熟之芋麥粥撥土上，約三日，粥之所在，聚小蟲極多，然後放雞入欄，一日一換，約十八日，隔閉母雞一次，隔閉三日至六日，母雞即能繼續生蛋矣。雄雞最大之重量，達十四斤，彼年必孵子雞二千，月食百隻，存百隻云。

■ 毀屍滅跡……性命交關……乾溪河所聞

三十日，晨，六時四十分，啓行，氣溫爲華氏三十六度，屋頂霜白如雪。十里水筒。又十里乾溪河，河無水，上下游水深五六寸，獨是處無一點水，兩岸蘆葦叢生，已作一片白花飛舞矣。居民正忙於收穫晚禾豆麥，及砍柴燒炭補屋砌修道路等事。山上下有人來往，歌聲四徹，所歌之詞不可曉，蓋非康定語而爲完全之土語，作工時，放歌或對唱，即四五十歲之男女，亦同樂。凡有工作，男女均任之。其家無須人看守，只以一繩或鎖鎖之，即可任意外出，三五日不歸，亦不虞盜竊之潛入也，然漢人之家，則往往被擾，旅行之人，若貨多而身

單、而爲作工者所發現、必爲所劫、而性命亦遭危險、蓋土人本性好殺戮、尤其是對異族之人、且彼之盜劫行爲、每不願意使其同族人或其首領知之、于是毀屍滅跡之事、常常發生矣。

■大膽土司……謀與王定霸……大膽往訪

又廿八里黃桶坑。有人家三四十、石欄土室、各式雜陳、但均爲極小之面積、一室不及丈、而寢食皆在焉、較高之居、不及一丈五尺。人均衣服污垢、面目黧黑、行動粗鄙。余等稍事休息、仍南行、一土人與余等同行、目常常注視行李、余以爲盜也、令黃差遣注意之。黃以語嚮導、嚮導曰、「否！彼因生平未曾見過漆箱及鐵絲籃、故爾注視耳。」遂由嚮導任翻譯、使彼與余對話、彼名高千、猶言老大也、有弟兄十一人、皆傭于一舊土司之家。舊土司之印信雖被繳去、但彼有巨大之財富、養有三四百護衛之兵勇、一二千役使之奴僕、與各喇嘛寺亦有勾結、地方多亂、政府亦無如之何、近將大舉、謀襲據貢噶城、彼有二軍師爲之設計、彼曾游歷緬甸印度等處、年之收入、約在三四萬元以上。又謂「土司之家中、建築甚堅固、炮火亦不易打進、有鐵匠十餘人、常年在其家製造槍砲。」余洩其引導、一往訪此大膽有爲之土司、彼不肯、以金環賜之、彼亦否否、以米一升給之、始大喜。

向西行又十九里，止一大山前，山名羅谷，高出海面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六尺，土司之家，跨山半，起城堞，包山之半，牆垣之前，有大溪繞之，濶八九尺，或至一丈餘。入門，一土人持械坐於門右，吸葉子煙，一銅鑼懸壁上，高千爲余述來意，彼即熟視余，引手去。未幾，一漢人出，請余坐，問來意，余告以余爲遊歷家，無絲毫政治關係，已遊覽若干地方，但在一地，必訪舍其地之風景古蹟，及拜會其主要人云云。彼乃導余入一天井之右房中。壁上貼有紅紙對聯多付，一聯曰：

「諸葛一生惟謹慎 呂端大事不糊塗」

又一聯曰：

「足智多謀，敢把子房誠意自比，

興王定霸，全憑六韜三略爲師。」

上款同書平伯老大王命書，敢請教正，下款書治弟周興文撰并書，字畫若吾鄉端公道士所書，俗不可耐，在此不讀漢文不知大勢之鄉間，居然高懸座右，眞所謂「山高皇帝遠，猴子充霸王」矣。桌上陳筆墨紙硯之屬。

■中國官吏剝削慣技……又加人以惡名……天下烏能不亂

少頃，一人出，後隨二漢人，前一人瓜皮帽，黑洋緞長衫，上套坎肩，（背

心也。)足着雙梁鞋、面目壯健、身長約四尺八寸、後隨者一帶老光眼鏡、一光頭。至余前、余稍起、三人均向余揖、互談久之、前者即舊土司名摩達、年四十三歲、帶老光眼鏡者、名杜祥和、其一名匡仲遠、均雲南人、在此已十一年。余先談「海外各國及世界新形勢」、彼等爲之一驚。余繼談「世界第一大大戰之結果、及將來之危機、有色人種應當聯合抵抗白色人種之侵略之原理」、又述「中國混亂之現狀、及國人應有之努力」、并指斥「達賴叛祖國而附英、將來只有同於印度王公之命運、或且不及之非計」、又述「宗教之裨益人生、及佛教之真諦」、與「新社會進化中、人類應有之努力」又述「工業政策之適合時代潮流」、彼大喜、款余備至、彼呼余爲先生、并備述彼之志願。彼謂、土官土人教育低落、所以有行動不良之處、但傾向中國傾向漢人之心、未嘗有二意、只是中國官吏、不管是非曲直、一味霸道橫行、有錢即有理、苛取誅求、迄無虛日、又復於剝削之後、加人以惡名、若稍加抗拒、則即以兵剿戮、屠殺敲打、極盡慘酷、土人因無團結、懦弱者聽任魚肉、莫之敢違、强悍者雖挺而走險、終以素無結合、孤軍失敗、彼氣憤至極、所以有復仇之舉動云云。

□金佛價值千萬……稀世之珍……赤玉

是晚、設酒宴余等、主賓極盡歡樂、彼又派一女孩爲余服役、女孩年方十六、

爲土司之佃戶之女、嘗服役土司家、今晚、伊方在晚餐、忽奉土司傳喚、遂舍碗來此。余問其可否伴余臥、伊謂「伊之身體極下賤、不配伴余、恐土司知之、將受責、但如余可保障之者、伊無不可也」、余曰「我任之」、伊乃扣門、盡脫衣服、臥於余之後、其衣服鞋帽悉置床下、謂「恐受神降罰」也、余深憐之、爲之解說「神罰之不可憑」及「統治階級爲造此語以治被統治者之反抗」之用意、但伊受愚日久、終以余語爲寬慰之詞、而不敢自堅信也。

三十一日、在羅谷休息、摩達土司導觀其教養之兵、聚積之糧秣、及器械、早餐後、謁其神堂、有金佛像數百、問之杜祥和、則金佛之值、在千萬上下、土司有大赤玉一方、廣闊四尺餘、時現異光、彼又謂「彼看土司之像、并算其命、皆當大貴、故留此輔之、俾成大業、君如同意、留此贊勳事業、彼可保舉」。余遜謝、并告以余之行踪。彼默然、余意度之、彼故作上語以探余之意志、彼自知余果留者、彼將無噉飯地也。

□引人人勝……雄奇忽變爲幽雅……與土司之女唱和……

土司之女、頗讀書知禮、由土司傳其意、欲出一聯及一詩命余對答、余於詩聯本無研究、惟欲藉此一瞻伊之丰采、因欣然應之。午餐後、土司導余入內、另一室紙窗板屋、窗前有夾竹桃一株、及菊花數本、地下潔無纖塵、夷然有詩

意。土司介余坐，即入內室。俄頃，其女隨之出，環堵入余坐之室，即鞠躬爲禮。土司謂其女會同彼遊歷印度緬甸等處，已習染歐化矣。語畢，女坐，對余，問余姓名，具答之，女能操簡短之英語，名亞真，出袖中紙二，侍婢置余前，詩題爲暮山，聯題爲

「竹影迎風成个字

暮春三月思黃鳥。」

余略思索，即賦繳卷，詩聯雖不佳，然亦足可掩醜也。伊閱竟，有喜色。土司在余構思時，已趨出，室中惟余及伊與伊之侍婢三人，余頗驚異女之態度，及余之所遭。方廻想間，伊瑣瑣問余家世及所學，余具告之。即邀余入內室，余尙吝且，伊謂「無礙，乃從之行，歷三天井，達一大廳事，廳中陳列木籐榻几桌之類，其兩端有二室，一榜曰「臥化」，一榜曰「待月」。

……酒醉人倦……

伊導余入「臥化」室，室之長約十八尺，闊亦如之，前後有窗，光線頗充足，窗皆以玻璃嵌者，門有布簾，簾之左倚窗下爲寫字檯，其右則書櫥十二，皆堆積黃色之線裝書本，其南一櫥，則爲洋裝書本，伊與余談吐間，伊似已有高小之中文程度，伊謂「伊欲赴外國留學，但見阻於頑固之父，如余能以機會助之

將不勝感激也」，余深自媿以待學之年，不急自求進，以求得最完全之科學知識爲工作之用，實大有慚於伊也，因答以「願爲之效力。」晚餐，伊隨余赴餐，土司謂「君之才學，吾女甚佩，伊有所求，請無吝教。」餐已，女至余臥室，檢閱桌上莎士比亞詩集請余告其內容。侍役生火，室內溫度漸高，女飲麥酒一杯，并邀余同飲，未久，頭重甚，不可復耐，倚櫥假寐，  
扶之欲返內室，伊踈足示不可，  
踈久之，  
且隆冬越大雪山，亦感困難。侍婢覩余睜目，  
上，時女已熟睡，展被覆之，侍婢扣門，共坐爐側，  
女，示伊尙未安臥，恐有呼喚也。夜半，女醒，余已入睡鄉，爲伊翻身所驚，  
余遲遲未起，女已  
十一月一日，在羅谷休息，天雨雪，說摩達土司遣其女赴外求學，譬說多端，得其贊諾。

□一萬尺高山……風雪連天……提起怨仇

二日，天晴，亞真得其父之允許，與余偕行，約抵拉薩後，再決定學校所在

地、摩達在藏之友人極多、余亦甚喜女之同行、蓋可減少寂寞也。十時、離羅谷山而南十五里至多尼嶺。又十五里巴特。自羅谷山而南、大山叢集、皆拔海在一〇〇〇〇尺以上、沿路之雪、均迎日光而化、山巔之雪、皚皚如銀、樹木相連、俱成白地、除人家炊煙自屋頂出及狗叫與獵人槍聲外、不復有其他之可睹可聞。巴特在巴特瑪郭赤山南麓、山長七十餘里、余等援石級而上、又行二十里、雪風四起、大霧蔽天、零落有聲、乃止宿結達寨中。寨中人爲淵夷族中國交趾族之另一支、係與藏族異種者。亞真之侍衛凡七人、向寨主聲述、彼等甚喜、迎余等人。居一家之神堂中。此室爲二層樓之土堡、神堂居第二層之正中室、灰塵甚多、然較之別室、固猶清潔也。供余等之奔走者、率領四五人、搬設床榻几櫬及食具等甚忙碌、一若奉迎貴宦者、供役之人、皆屏息無聲、寨主夫婦亦參雜其中。問之亞真、則此寨本其父所屬者、土俗習慣、凡土司之部屬、無論何人、皆永遠爲其奴僕、而土司承襲在三代以上者、即爲社會上之永遠貴族、間有因他種事故而失其土司之位置者、但仍得對其部屬行使其權力、而其部屬亦以最敬之禮尊之。其父所屬之地土、東至無量河西岸、南至噶爾克、西至納拉嶺、北至新蔡、南北三百餘里、東西五百餘里、清末爲清吏兵威所劫、強迫改流、徵糧納稅、因其父事前無備、器械又窳敝、不敵、乃勉強從



清吏約、但每年所完之糧賦、仍由其父代辦、照原徵收額代繳百分之七八而已。自改流以後、清兵吏所至之地、動輒爲蹂躪剝削之事、其父憤甚、思爲報復、又值邊軍擄掠部民、奸淫婦女（土俗、已嫁之婦、非與其夫脫離、他人不得與之性交、如有強姦情事、則其夫必手刃其仇、否則不爲人齒、且羣亂其妻、其妻亦得宣告與之脫離焉、）土人均敢怒而不敢言、俱住慙於其父、又釀與巨資、其父乃攜伊游緬甸印度等處、購槍械、後又遣派土人、赴印度緬甸學陸軍、大約不久即可舉事也。又述伊在孟買時。一時輸十七萬元之豪賭、及一身服飾費去五千元之奢侈。

□爲女定名幸生……媿媿情話……旅行諧屑

伊又述伊第一次旅行之故事、甚爲有趣、雜記於下：

伊在木邦伊文思旅館寓居、旅館爲歐式、伊住二日、尙未諳旋轉水喉之法、恐鬧笑話、致二日不曾洗面、後其女友來、圍乃解。

伊初食西式餐、以刀入口、致舌出血。

伊在某處、住一極大之旅館、旅館之上下有電梯十餘具、伊初上樓時、由侍者導入、及下、誤入一工人作工室、張皇半日、始得出、因伊不諳英文也。

伊由某處乘火車，及終點，伊尙未出廁所，而廁門已爲侍役所閉，且下車去矣、伊閉廁中五小時，至第二次車開時，始出。

伊好獨游，某夜謾入一酒排間、在坐之下流人，亟起擁之、伊驚駭大號，始爲街警援出。

伊初至大城市、亟欲滿足其好奇心、無論何處何事、伊所不悉者、輒潛往觀光、某夜、  
也。

伊某日誤入一小門、逡巡而入、坐一椅上、伊方詫此廣場大廈之無一人、以手捫椅側之鐵桿、忽椅隨一巨柱而旋轉、伊驚號、亦無援救者、伊遂暈去、及醒、已爲人所救、後始知乃一遊戲場中陳設之逍遙椅也、伊入時、場中之職員尙未蒞臨、距開場猶有二小時也。

伊親游泳場之男女、往來自如、亟欲一試、奈不諳水性、幾致滅頂焉。

伊登一上山電車、方抵中道、伊從窗中探首出、扳道傍花草、車行迅忽、

伊幾羅難、幸兩手握花有力、車上時、伊身竟自車墮地上、車中人皆驚異、次日、各報交譽爲神技、來訪者戶限爲穿、伊則瞠目不知所對、而各報記者方以伊爲謙遜也。

